

三茅宝卷

卷一 三茅降生

法令传下来，遵命坐经台。讲起《三茅卷》，梅花带雪开。——圣谕

上有法令传下来，弟子遵命坐经台。

开讲一部《三茅卷》，犹如腊月里梅花带雪开。

说者，《三茅宝卷》，一部劝善书。自古说：日月有光，山川有景，草木有根，流水有源。是“宝卷”一部，必有朝代帝主，忠将良才。内中有文有武，有甜有苦，喜怒哀乐，悲欢离合。这叫物有本末，事有始终，方成“宝卷”一部。卷书写明是昔日所著。昔是远年，日是今日，当初经典，弟子今日来讲；远年近还，要问朝代帝主，当然不难。

昔年汉朝高祖皇登位，一统江山总太平。

提到高祖皇帝，乃是有道明君。江山太平，干戈不举，刀枪入库，马放南山，外国年年进贡，小邦岁岁朝君。如同当初尧天舜日，甘雨和风，路不拾遗，夜不闭户。我主江山该当稳，文出忠良，武有能将。

文官执笔安社稷，武将施刀治乾坤。

疆无强寇国无魍，刀枪不动半毫分。

江湖长长流活水，南北二京总太平。

马放南山吃青草，兵裁粮止转家门。

圣天子一想，现在刀枪不动，要它何用？

刀枪改作农用物，兵书改作劝世文。

老兵回转种田地，小兵抄写“上大人”。

黎民百姓见是有道君王登位，真是龙腾虎跃，山欢海笑。

国正天星顺，官清民乐安。

妻贤夫过少，子孝父心宽。

高祖皇帝即位英明，五更鼓打端坐龙廷。

家家户户安乐康宁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。

八方多清净，处处罢刀兵。

三阳初开泰，六合正同春。

风调雨顺，五谷贺丰登。

万民齐喝彩，称赞有道君。

皇帝有道，忠良辈出。但不知忠良出在哪州哪府，哪村哪庄？是出在荒山野地，还是出在外国边邦？

也是我主洪福大，大邦中原出忠良。

这位忠良出在广西施恩府，宾州北门安乐村，此人姓金，号叫金宝，同缘钱氏。

金宝身为文宰相，钱氏皇封正夫人。

大众一听，不大相信。我们小时候听经，总说金宝出身于边邦小国，你今朝怎说他出在中原大国？众位，《三茅宝卷》要讲它的始末根由，金宝是在茅国出生，是茅初成的儿子叫茅宝。茅宝长到七岁，父母双亡，被姬家山上的大王姬龙、姬虎掳到高山作为螟蛉之子，改名就叫姬宝。后来姬龙、姬虎都亡故了，姬宝长大成人，习得满腹文章，一身武艺，文武双全。他就想了：我在高山独霸一方，自称为王，终究是个草寇之徒。

假使朝中出能将，剿灭我高山命难存。

罢，我不如归顺朝廷，帮皇定国，那是功在当今，名在自己，功名俱全。随即身坐银銮殿，呼兵唤将：“众弟兄们来呀！而今大汉高祖在位，河清海晏，君正臣贤，男有耕种，女有桑织。我等在此占山称霸，骚扰百姓，是天理不容，良心有愧，孤家决意焚山解伙，归顺朝廷，你们老者回家度晚景，少者回家读诗文。

安家银子三百两，各自立业做营生。”

姬宝解散了喽啰，将多余银子打成包袱，焚起南方丙丁火，营寨霎时化灰尘。宁愿高山长松果，不让荒草躲强人。

飞身跨上银鬃马，单奔中原去安身。

众位，他到哪里歇脚呢？

路上行走数天整，到了宾州一座城。

到了宾州，姬宝歇下脚来，就在茶馆里吃茶，酒店里吃酒，广交良朋好友。

东门结上熊总督，西门交上桂翰林。

两位大人见姬宝谈吐非凡，通文熟武，就把他留在家里，与他结做八拜之交。

两位大人把京上，带了姬宝进皇城。

路上行走数天整，到了天子午朝门。两位大人带姬宝来到自己朝房，歇宿一夜。

五更三点皇登殿，二人带他入朝门。

天色已亮，皇帝早朝。熊总督、桂翰林就把姬宝带到金殿。天子就问：“卿家，跟随你后面的是何人？”“万岁，这就是姬家山的姬宝。他文武双全，现在他焚山解伙，投奔中原，效忠陛下，伏乞我主封他官职，予以重用。”熊、桂二位是天子的耳目大臣，一说一听，两说两听。天子一听，龙心大喜，随手将姬宝传到殿前——

姬宝前来听封赠，护国将军你当身。

赐你三千兵和马，镇守边关受皇恩。

姬宝奉皇圣旨，带领三千兵马，镇守北阴山关不提。

再说边关有座二龙高山，山上有钱毛龙、钱秀英兄妹两个，也是霸占山寨，自称为王。钱秀英跟钱毛龙讲了：“我你本是忠良后，枉在高山做大王，随我们本领有多大，冰霜不得见太阳。

假使朝中出能将，征剿我高山谁敢当？”

钱毛龙说：“妹妹，现在有底高办法呢？我看打人不如先动手，骂人不如先开口。先用战书一封，送进中原，如果朝中有人来讨伐，相机行事就归降，朝中无人来讨伐，我身居高山享太平。”但战书上没有这样写。而是大话连篇，向朝廷挑战。几天后，战书呈到天子手里，天子接过战书，转动龙目观看——

高祖把战书看完，龙须也躁得乱纷纷。

天子端坐金殿，同六部大臣就商议了：“现在二龙山大王钱毛龙、钱秀英兄妹两个，有战书一封，说‘如有能将去交战，他年年进贡，岁岁来朝；如果无人来抵敌，杀进中原午朝’

门，江山与他平半分”。你们哪位文官，哪位武将，能献计定策，领兵出京征剿二龙山？

捉拿他兄妹人两个，班师回朝重封赠。”

问到文官不答应，问到武官不做声。

个个跪在金殿上，总像泥塑木雕人。

万岁看看六部大臣没有本章启奏，急得暴跳如雷。

可怜呀，太平年岁，你们官上加官还嫌小，

燎乱年岁，个个胆小怕出征。

万里江山无好汉，总是些贪生怕死人！

六部大臣见万岁悲伤流泪，随即执笏当胸：“启奏我主，龙体保重，不要悲伤。泪出龙目要水荒三载，不出龙目要旱荒三春。我们文武百官只能保护你万岁龙廷，没有出征剿乱的本领。如要出征，只有请北阴山关姬家山来的姬宝，他是文武双全。

一人能当千员将，单刀能杀百万兵。

他本身就是强寇首，还用强寇杀强人。

看他姬宝来归顺，究竟是假还是真。”

天子一听，龙心大喜，顿时发诏文一道。

立召立召三立召，姬宝召进午朝门。

姬宝来到金殿，拜见万岁：“微臣见驾，不知万岁召臣，是何要事？”“啊呀，卿家，非为别事，只因二龙山大王钱毛龙、钱秀英兄妹两个兴兵作乱，图谋我汉室大好江山，有战书一封要打进中原。我深知你有万夫不当之勇，能为朝纲出征平乱。”姬宝一听：“启奏我主万岁，区区小事不要紧，请解罗带放宽心。

随他兄妹多厉害，有我一到总太平。”

天子问了：“卿家，你要带多少精兵？”“万岁，我不要一兵一卒，只要我一人出征。但求我主赐我三件东西：清香一股，大红手帖一本，六角香盘一个。”天子一听，龙心大喜，一一准奏。姬宝接过钦赐三件东西，随即将马匹喂饱，鞍披备好。

姬宝跨上银鬃马，独马单枪就动身。

逢山不看山中景，遇水哪问浅和深。

路上行走数天整，二龙山在面前呈。

姬宝来到二龙山，下马离鞍。马朝松树上一系，叫声：“寨上岗哨，快替我向钱大王通报，就说他的世兄姬宝来到。”喽啰哨兵还不曾报到钱毛龙身边，姬宝把香焚起来，头顶大红手帖一本，手执一股清香，他就一步一拜，两步两拜——

慢慢拜到银銮殿，钱兄连连口内称。

钱毛龙抬头一看：“哎呀，是姬弟呀，你怎中原打扮？”“钱兄，我是中原人怎不中原打扮？”“姬弟，如此说来，你已不在姬家山啦？”“钱兄哎！”

占山为王名声坏，落草为寇天不容。

堂堂七尺男子汉，何不献身伴君皇。

我已放火焚山寨，归顺朝廷受皇封。

北阴山关我镇守，戍疆卫国统三军。”

“姬弟，你既归顺朝廷，为何到我高山上来了？”“哥哥啊，只为你们兄妹战书进京，天子动怒，发三千兵马来剿你们了！”

我从中帮你保一本，劝你们兄妹进皇城。

朝中多你们两大将，胜获擎天柱一根。”

钱秀英随手把哥哥喊到内室：“哥哥啊，恐怕他姬宝心术不好，把你我骗到朝廷问斩！”

钱毛龙说：“妹妹，不像。他与我契若金兰，不会把当我上。这样吧，我们暂且跟他进京，如果他当皇保本，封我们官职，我们兄妹两个尽忠报国。如果要拿我们问罪开斩——

我们兄妹就先动手，闹得他皇城不太平。”

兄妹两个跟手叫众啰兵啰将听令：“你们在山各就各位，坚守寨门，不准巡山打猎，不准下山掳掠，我们同师弟下山游赏数日，即速回山，再听吩咐。”

兄妹跨上银鬃马，随同姬宝上皇城。

路上行走不耽搁，到了天子午朝门。姬宝叫钱毛龙兄妹两个在午朝门外休息，而后来到金殿：“启奏我主万岁，微臣奉旨征剿二龙山，现已将钱毛龙、钱秀英兄妹两个带到午朝门外，听候发落。”天子一听，龙心大怒：“如果留住冤家在，我铁打龙廷坐不成。

替我把他兄妹俩，腰斩两段不容情。”

姬宝连忙叩头，跪下来帮求：“祈求万岁，龙心息怒。两国交战，尚且不斩降将，何况他钱家兄妹还是个俯首思归的人呀！”

万岁呀，他扰乱江山没此事，也想做个帮皇辅国人。”

高祖皇帝一听，倒也相信。依本准奏，随即把钱氏兄妹二人传到金殿听候。天子与姬宝金樽玉壶对座，龙凤香烛细谈。万岁问姬宝：“你看是封他内京官，还是封他出京官？”“万岁呀，钱毛龙初顺朝廷，只能封他出京官，不能封他内京官。”天子一听，正合其意。

钱毛龙前来听封赠，山海关总兵你当身。

赐你三千兵和马，镇守边关受皇恩。

钱秀英一听，两滴眼泪倒挂下来了。

哥哥呀，你到山海关把官做，丢下妹子靠何人？

众位，万岁是个有心人，就问了：“钱爱卿，你的妹子可曾有门当户对啦？”“万岁，她不曾有哩！”万岁又问：“姬爱卿，你可曾攀亲求缘啦？”“格么，我也不曾有。”天子一听，万分高兴。

寡人今朝把媒做，赐作秦晋结良姻。

高祖又说：“姬爱卿，你能征服二龙山，为孤家分忧，我也不负你有功之臣。

姬宝前来加封赠，当朝一品受皇恩。

钱秀英前来听封赠，当朝一品正夫人。”

从此，姬宝、钱秀英夫妇就在午朝门东首文华殿安身。朝朝伴皇，夜夜事君。他们上护君臣，下爱百姓；老者不打，少者不杖，耆老年幼，对他仰之如北辰。

二人朝纲把官做，赤胆忠心报明君。

姬丞相算是天子的鼎足大臣，官高爵显，名扬四海。早起上殿，万岁开口是姬丞相；到了退殿，万岁闭口也是姬丞相。不得了啦，姬呀姬，倒年年闹起饥荒来了。万岁端坐金殿同六部大臣商议了：“可是我孤王福薄，最近几年，各州各府怎闹起饥荒来了？”众大臣启奏：“我主万岁，莫非当朝姬丞相的姓不好？天天姬，月月姬，饥呀饥，弄得年年饥荒。伏望我主替姬丞相改姓。”天子一听，倒蛮相信，立即写了“金银”两个字，卷起阄团来，放在六角金盘里，吩咐焚起广南真香，掌起通宵红烛，万岁双膝俱跪，祷告上天：“苍天在上，玉帝有灵，下界饥荒，是何原因？如关姬姓，伏乞玉帝赐‘金’。”万岁用御筷在六角金盘里抄三抄，拌三拌，拿起个阄团拆开一看，是个“金”字。万岁龙心大喜。

姬宝当殿改了姓，就叫金宝金大人。

光阴似箭，三载过去，钱秀英倒有了六甲怀孕在身，是东斗文曲星到钱氏腹中投胎。十月怀孕满足，瓜熟蒂落。

连痛三个紧三阵，生到一子后代根。

金丞相看看欢喜哩：“夫人哪，这一子你看算你的还是算我的？”“太师，你的怎说，我的怎说？”“我的男为乾，你的女为坤。”钱氏说：“就算你的吧！”

取个名字叫金乾，当作无价宝和珍。

过了三年又生一子，是武曲星临凡。金宝说：“夫人，这一子算你的吧。”

次子取名叫金坤，到老终身不改名。

再过三载又生到一子，是应化童子转世。丞相说：“夫人，我们连生三子，这是你我都有福气。”

取名金福三公子，金相府天地福满门。

相府九载生三子，总是天星下凡尘。

他们弟兄三个总是天星临凡，长起来不难。伤风咳嗽无他们份，顺顺当当成人。俗话说：只愁不养，不愁不长。

春去夏来秋又到，残冬过去又逢春。

转眼间，大公子长到十二岁，二公子长到九岁，三公子也长到六岁。这天，天子早朝，金宝来到金殿朝下一跪：“启奏我主万岁，我要回去造宅，请师训蒙，让三个孩儿念书，伏乞恩准。”“爱卿，你的住宅打算造在什么地方？”“万岁呀，我来的时候是在宾州歇脚的，打算造在宾州北门。”万岁准奏，发帑银到宾州，南山伐木，北窑搬砖，兴工动土。

宾州北门砌座金相府，旗杆竖到九霄云。

一天，金丞相又来到金殿，口称万岁：“我要回去请师训蒙，教子读书。”“卿家，论我朝纲事情多端，照理不准你回转，不过，你为公子请师训蒙，也是大事。

只准回转六个月，速到京都伴寡人。”

金丞相退后百步，谢主隆恩。来到自己朝房，向书仪官交过印信。安童到水码头雇舟船一只。船夫把跳板一掺，丞相登上官船，吩咐水手拔跳撑篙，扯篷开船。

船头冲开千层浪，水路滔滔往前行。

顺风扯起篷来走，逆风打纤支橹摇。

丞相回府运气通，天空赐他好顺风。

旗牌水手忙调桨，到了宾州天妃宫。

调过桨，又到朝阳殿；转过弯，来到西水关。

水码头上震三炮，惊动下官早知闻。

城里州官府，乡下知名人，武职带兵马，文职用香鼎。一步一拜，两步两拜，齐到码头迎接金丞相。

把丞相送到金相府，众官才敢转衙门。

金丞相抬头一望，相府造得金碧辉煌，红漆堂堂。屋上盖的琉璃瓦，根根椽子雕金花。有左厅右厅，前厅后厅；有廡房库房，厨房马房。狮子亭对玫瑰亭，穿衣亭对脱衣亭。里外花园好几座，沉香阁对牡丹亭。

前后房子廿四进，中间嵌座万福厅。

张口狮子竖头匾，朱漆大门镀金边。

金字灯笼当门挂，百丈旗杆竖青天。

金相府真有钱，买了安童和梅香。丞相吩咐安童，请先生回来教公子念书。

安童察访三天整，文居士先生请进门。

先生接到高厅，饮过茶，喝过酒，把先生送到小书房。弟兄三个换过衣服，来到书房。

先拜山东孔夫子，后拜恩师老人。

开蒙教读孔子书，题头抄写“上大人”。读了三个月光景，丞相来到书房，跟先生讲了：

“先生，他们弟兄三个读书，哪个书性好点？”“太师呀，你家大公子、三公子读书都有过目不忘之才。二公子嘛，他的脾气又犟，你教他读书，他不肯念，你问他可熟，他用手在书上乱戳，整天摩拳擦掌，武气腾腾，踊跃如飞。

就怕文官伴里没他份，武官阵里好轧头名。”

丞相说：“好哇，有文没得武，怕要吃武官的苦；有武没得文，又愁要求人。我次子不贪读书，就请教头回来教他学武。”钱氏夫人就说了：“太师呀，公子要习武，不要请教头，由我传给他。安童，替我在花园搭起兵器馆，筑起演武台来，教次子习武！”众位，这个金坤是武曲星临凡，叫他读书不上进，叫他习武多来劲！

公子习武三年整，百般武艺紧随身。

硬弓拉到十三力，置子拉到九百斤。

拈弓搭箭穿杨叶，抱石如飞只嫌轻。

不提次子有百般武艺，再提到大公子读书。一而十、十而百、百而千、千而万，公子读书腾腾向上。

公子读书好聪明，先生只做领头人。

不提公子读书。再提熊总督、桂翰林那年从京里回来，到金相府来拜客。安童一报，丞相知道，打躬作揖，出来迎接：“不知年兄驾到，有失远迎。”“呵呵，年兄，何须客气。”

一把搀住年兄手，并并排排进高厅。

来到高厅，分宾主坐下，香茶解渴。格么，吃酒寻话，耕田寻耙。熊总督先开口了：“金年弟，你生到几位令郎，几位令爱？”“不瞒年兄说，生到三位男儿。”“啊，二位年兄，你们生到几位令郎，几位令爱？”熊总督说：“不要提，我只生到一位小女。”桂翰林说：“我就生到一位千金。

可惜徒劳千秋计，没得香烟后代根。”

金丞相劝说：“年兄，不要紧，有了小姐就算是福。”熊总督对桂翰林说：“桂年兄，我替你家小姐为媒，匹配相府长子如何？”“啊唷，我高攀不上。”“哎，你真正客气哩。”

换靴一双为聘礼，更改没得半毫分。

桂翰林对熊总督说：“好，有一礼还一礼，我亦替你家小姐为媒，许配金相府次子如何？”熊总督说：“我更加高攀不上。”“啊唷，你也不要客气。”

换酒三杯为媒证，两下结成骨肉亲。

熊总督、桂翰林二位谢过丞相，告辞回府。丞相来到后楼，告诉钱氏夫人：“夫人啊，我算是男了女办了。”“怎的？”“终年积德，所生三子，两子学文，一子习武。我倒定了两房媳妇，这还不算男了女办了？”“唔，我看你一件事还未办完哩！”“怎？”“文，不曾封官；武，不曾拜将。你只定了两房媳妇，一房也不曾过门哩。”“格么，这也容易的。写个拜帖到熊家，再写一个拜帖到桂家，不就行了吗？

只要他们肯答应，就将小姐娶进门。”

钱氏就同丞相说了：“今年只好娶一房媳妇。”“怎？”“一年之中，一个门堂不作兴走两顶轿子。”“呵呵，夫人，不要说娶两房，娶三房总好娶。娶熊氏走东廊门，娶桂氏走西廊门。马上我就翻开通书万年历，择个吉日好时辰。”

经中言语省一省，把两房媳妇娶进门。

日脚过了没多久，二位公子皆完婚。七盏星灯朝北斗，一对红烛照南星。两对夫妻拜天地，又拜彭祖八百春。

再拜堂前双父母，到兰桂香房去安身。

夫妻同花烛，五子便登科。

长命百岁寿，千载万年和。

一夜夫妻如山重，二夜恩情似海深。

三朝日子分大小，君是君来臣是臣。

熊、桂二氏真贤惠，三从四德女千金。在家敬父母，出嫁孝公婆，香房敬丈夫。早起打水婆洗脸，晚上搀婆上楼门。

婆把媳妇当亲生女，媳妇将婆当母亲。

夫妻说话如姊妹，争论没有半毫分。

过了三个月光景，丞相同夫人讲了：“夫人哪！”

我把两房媳妇丢给你，将三子带了进皇城。

朝见万岁讨官职，你在相府做当家人。”

夫人说：“太师呀，你不必叮咛嘱咐，我总归牢记在心。

你把两房媳妇丢给我，一切尽可放宽心。”

丞相备好路费银子，三位公子换好衣服——

各自身坐一顶轿，父子四个上皇城。

路上行走数天整，到了天子外罗城。丞相将三子带到自己朝房，歇宿一夜。次日五鼓早朝，金丞相把三位公子带到金殿，高祖皇帝问道：“爱卿，后面是你的何人？”“万岁呀，一靠天，二靠地，三靠我主福气，也是微臣祖上的德气，终年积德，生到三个孩儿。”“卿家，你家三位公子是学的文还是学的武？”“启奏我主万岁：两子学文，一子学武。”万岁说：“文要看文章，武要看武艺。孤家出一篇金字题目，你家公子做篇文章让我看看。”

三篇改作七篇做，水线也不漏半毫分。

天子一看，龙心大喜。文章贯穿直落，定能帮皇定国。

孤王该应江山稳，出到扶皇保驾人。

顿时就把金家长子传到殿上——

金家长子听封赠，接本御史你当身。

金丞相仍不眠笏，还求万岁再为他长子加封官职。天子依本准奏。

金家长子听封赠，谏议大夫受皇恩。

接下去又叫二公子舞刀弄枪，与御林军比武。金坤武艺高强，马上十八般，马下十八般，圈子里杀到圈子外，飞刀放上九霄云。开弓如满月，箭发似流星。到后来——

金坤用个拖刀计，对手跌倒地埃尘。

天子一看，金坤是虎背熊腰，鼻直口方，龙心更喜。

孤王该应江山稳，出到擎天柱一根。

金家次子听封赠，荣州总兵你当身。

万岁又出题目叫三公子做篇文章，文章做好，天子一看，眼睛发暗。颠颠倒、倒倒颠，文章不成腔：“卿家，你家三公子年纪轻，读书不用心。

还要攻读三年整，好到朝纲来跳龙门。”

金家两子，长子金大夫到文鹤殿安身；次子金总兵带三千兵马镇守荣州去了。丞相对三公子说：“儿啊，万岁说你年纪轻，读书不用心，我看你啊——

回去陪伴你生身母，再读三年好进京。”

三公子没法，只好气塌塌，辞别父亲。

身坐一顶四人轿，安童抬了转家门。

行走数日，赶到宾州。公子来到高厅，拜看母亲大人。钱氏夫人间了：“儿啊，你家两个哥哥呢？”“母亲，不要提，哥哥总有了官职罗。大哥哥封谏议大夫，二哥哥封荣州总兵。我

呢，万岁说我年纪轻，读书不用心。

亲娘呀，我还要读书三年整，再到京都跳龙门。”

钱氏夫人说：“儿呀，你要为父母拗气，替祖先争光，必须用功读书。”“母亲，不必叮咛嘱咐，为儿牢记在心。”

公子又进书房门，夜苦读可认真。

不提公子把书读，另表经中一段情。

经典是个劝世文，丢掉前文讲后文。一口难说两句话，一手难拿两支针。下文讲底高？再讲滨州南门极乐村，一人姓王名乾，同缘陆氏。王乾是两榜科甲第廿八名进士，有官无职。没得官，他心上不大宽，在家同陆氏讲了——

夫人哪，我到京里求官做，家里靠你一个人。

安童、梅香你要好好用，呼来喝去可不成。

陆氏说：“老爷不必叮咛嘱咐，妾身自会料理。”王乾换过衣服，带路费银子千两——

身坐一顶轿，安童陪他进皇城。

陆氏送到滴水檐前，说：“老爷，我不远送了。

老爷呀，依礼要送你二三里，我鞋尖足小路难行。”

“夫人，尔为尔，我为我，你送我一步远一步，我进京一步是近一步，家里事情多端，你速速回转。”

老爷赶上阳关路，陆氏回转绣楼门。

老爷晓行夜宿，一刻总不肯耽搁。

路上走了数天整，望见天子外罗城。

王老爷一看，欢喜哩！人人总说皇城好，话不虚传全是真的。二三里听见人说话，四五里看见买卖人。远望城头层上层，近望总似鸟枪门。外罗城住的是渔樵耕读，里罗城住的是文武百官。

紫禁城不把别人住，总是皇子共皇孙。

城里城外，三十六行生意买卖，七十二样店家招牌，书画琴棋，仕农工商，敲锣卖糖，各执一行。

壮汉挑水街上卖，樵夫担柴进城门。

看这皇城闹热哩：店面对店面，招牌像雪片，摆设得真正像样，有买有卖，有赊有现。

石灰店里雪雪白，乌煤行里暗通通。

米麦行里摆斗斛，银匠店里口吹风。

皮匠店里忙不住，手拿锥子口銜鬃。

茶店门口碗叠碗，酒店门口盅叠盅。

铁匠店里兴兴烘，丝弦店里乒乓嘣。

饭店门口摆胡葱，混堂门口挂灯笼。

遇到一班好世兄，解开罗带拍拍胸。

你洗澡来我会东，混堂里洗澡不伤风。

到了皇城是底高时候了？

到了皇城天已晚，要寻招商客店门。

安童就问了：“老爷，今朝下住哪家店？”“安童，生处好寻钱，熟处好过年，我那年子中进士的时候，是住在张都司的饭店的。安童，你帮我还寻找‘张都司饭店’。”讲讲说说到了双六巷首，张都司饭店门口。

老爷抬头看招牌，后堂走出伙计来。

伙计把筷子对围腰里一插，抹桌布对肩头上一搭，灯笼对夹肘里一夹，脚对户槛上一踏，说几句招徕生意的俏皮话——

不欺三尺子，义取四方财。
生意滔滔涨，财源滚滚来。
外面明不明来昏不昏，可有生意买卖人？
辛辛苦苦上皇城，歇宿小舍饭店门。
小店买卖最公正，老少不欺半毫分。
暂到我家住一宿，一本万利转家门。
如有求官取职人，歇宿小舍饭店门。
暂到我家宿一宿，整整衣冠宽宽身。
福星高照天官赐，高官厚禄受皇恩。

安童说：“老爷，正是三月三，七月七，来得早，遇得也巧，这个吉兆讨得蛮好。”王乾说：“安童，你替我去问问看，他是店堂里老板，柜台上的先生，还是跑堂的小倌？他家算账可公平，床铺可洁净，茶饭可新鲜？”安童对里喊：“喂，少请教，你是店里老板？”伙计说：“不是的。”“你是柜台上的先生？”“也不是的。”“是走堂的师傅？”“哎，岂敢，岂敢，小的是跑堂的伙计。”“我家老爷问你，你家算账可公平，床铺可洁净，茶饭可新鲜？”“不瞒你客官说，我家这个店，在皇城是数一数二的。我家老板年纪虽轻，做事蛮当心，算账哪怕是大钱夹小钱，和你客官一点不较量。你如果不信，我把店里的情形，说给你听——

我家早上洗脸铜盆花手巾，早茶百合煨莲心。
搭粥菜是扬州酱菜共瓜丁，上茶吃的癞宝馒头秤半斤。
糖炒豆沙包烧饼，吃到嘴里甜到心。
中午冬春饭米刮见心，蘑菇煨香菌。
粉皮绿豆饼，山药拌面筋。
要吃荤点心，青龙心对玲珑心。
狮子心对野兔心，鹿肝心对凤凰心。
如若客官不对味，另杀北海活麒麟。
晚上是，快刀切面细柔柔，
干子百页做浇头，大蒜叶子做香头。
如若客官嘴里淡，加上酸醋麻酱油。”

王老爷听见了，就喊：“安童，你与他开店之家乱说底高？你不晓得，卖瓜的哪肯说自己的瓜苦？做生意的是三钱买把壶——就一张嘴。”伙计说：“客官，这不是凭嘴说的，不怕不识货，就怕货比货。你到斜对门的饭店望望看。

斜对门的饭店屋子矮墩墩，烟熏眼睛不得睁。
堂尘掸掸有半寸深，筛子大的棉絮像硬衬，
臭虱、扁螂刷刷有半升。
客官到他店里去住宿，咬得你一夜睡不成。”

安童说：“老爷，就不要三移四改，反正东也把钱，西也把钱，伙计既然说了，就把铺盖行李搬进去吧。”

流水簿子登过号，客堂里面去安身。
王乾得到安身处，专等出任受皇恩。

王乾到通检司朝房投上求官名帖，在饭店里等缺。等了一天又一天，等了一月又一月，等了一年又一年。

不觉等了三年整，官职不曾有半毫分。

王乾对店主说：“店主，拿把算盘来算算账看，我要回去了。”店主用算盘珠一拨：“一一如一，一二如二，三上五去二，四上五去一，算算银子一千零七。”

老爷听了吃一惊，身上急得冷汗淋。

求官不得犹小可，亏空银子可伤心！

安童就说了：“老爷哎，我家东库有金子，西库有银子，亏空这点银子又算何事？”王乾说——

安童呀，我家东库金来西库银，值不到紫禁城里一衙门。

店主听见连忙插话：“老爷哎，自古说：‘手脚不熟莫打拳，港门不熟莫行船；厨房不熟莫端盘，朝中无人莫做官。’你到京里求官来，你京里可有哪些熟人？”“店主呀，我们宾州城虽小，在京做官的还不少。东门有熊总督，西门有桂翰林，南门有张天官，北门有金丞相，都在朝享受高官厚禄。”店主一听，哈哈大笑——

你家北门金丞相，他们父子三个在朝廷。

“老爷，你何不投奔他？只要有金丞相保本，你的官职十拿九稳。”“店主哎，我又不知他朝房住在哪里？”“哎，这总不晓得？君在高，臣在低；文在东，武在西。太师朝房在午朝门东首珠市巷口，有白玉石铺街的一段。”王乾一听，喜之不尽，就写了大红手帖一本。

辞别店主动身走，来到太师朝房门。

王乾抬头一望，吓得心里直荡。张口狮子竖头匾，百丈旗杆竖青天。

金字灯笼当门挂，红漆大门镶金边。

王乾对门口一站，口中就喊：“门上有人？请你通报一声。”管门安童回答：“子为谁，何人也？”“呵呵，吾非别人，乃与你家老爷同乡，两榜科甲、二十八名进士王乾是也。”管门安童说了：“你在门外等一等，等我去报与我家太师知道。”安童来到高厅，报与老太师得知。安童问：“太师，你看让他从哪廊门进？”太师吩咐了：“论王乾官卑职小，只好从西廊门进；格么，近是邻舍远是亲，为官莫欺当乡人。安童，替我打开正门吧！”

安童站起身，大开朝阳两扇门。

这时王乾想了：我王乾官卑职小，到太师朝房只好从廊门而入。现在太师敬我一尺，我要敬他一丈；他敬我一丈，我要把老太师顶在头上。他把大红手帖对头上一顶，弯腰作揖，一步三拜。

拜到文鹤高厅上，“太师”连连口内称。

太师连忙赐坐。王乾说：“小人官微职小，不敢就座。”“哎，既来之，则安之，岂有不坐之理？”王乾领坐，呈上名帖。太师接过名帖，从头到尾，观看到底，说了：“乡亲哎，你胡须花白，不必再为朝纲操心劳碌。哎，我问你，你家生到几位令郎？几位令爱？”金丞相问到这里，忽然门外安童通报：“老太师，张天官驾到。”金丞相听到吏部张天官临门，谅必有什么要事而来，连忙对王乾说：“乡亲，请暂回避一下，我要迎接贵客。”王乾立刻起身，避到屏后。金丞相同张天官并肩进厅，分宾主坐下，左右奉上香茶。张天官道：“太师，刻下有何贵客临门？”太师道：“你怎得知？”“哎，太师，我怎不知，这座椅还滚热的嘛，不正是有客人适才离开？”“不瞒年兄所说，适才有广西乡亲王乾到此，因他身分低微，故叫他暂避一刻。”天官道：“这又何须，王乾乃吾门生是也。”太师说：“他既是年兄门生，倒要叫他出来见见你。”王乾听到太师一声呼唤——

急急来到厅堂上，恩师连连口内称。

张天官问：“门生来京有何要事？”金丞相接口道：“喏，他为此事而来。”说着，将名帖递与天官大人观看。天官将名帖观看到底，对王乾说：“哎，门生已年过半百，何必再为求官奔

波？

不如请太师当殿保一本，照顾你家男女坐衙门。”

王乾一听此言，两滴眼泪挂到胸前——

恩师哎，不提男女还就罢，提到男女苦伤心。

张天官问：“啊呀，你这样伤心，哪里男花女花总没得？”王乾说——

恩师啊，我家没得香烟后，只生一位女千金。

张天官劝道：“门生，不要悲伤，有位小姐就算有福。”金太师听王乾说他家有位小姐，接口就问：“你家小姐今年多大？”王乾说：“太师，小女年方十八。

她是丁卯年来属兔生，卯年卯月卯时辰。”

金丞相掐指一算：男子逢三卯，做官总不小；女子逢三卯，丈夫要做阁老。“乡亲，你家小姐八字不丑，与我三儿同庚。”太师话头才出口，天官就明白八九分。天官说：“我来得早，遇得巧，你们两家既是乡亲，我看就再结个姻亲吧，我还可讨杯喜酒喝喝哩。”王乾一听，吓得一惊，两手直摇，放趟子对旁边跑：“恩师呀，你这样说，我是蜢子钻在盐包里——腌不死，渍就渍煞得呱。

太师是天我是地，乌鸦怎好入凤凰群？

太师家相公是高山沉香木，我家小女是河边柳树根。”天官说：“哎，不必客气，同是家乡人嘛。不过，还要征求老太师意下如何？”太师连忙欠身：“但愿乡亲把光。”天官说：“这就好了。

爱亲就把亲来做，皇上也有草鞋亲。”

天官说：“门生呀，恭喜你高攀，真是打灯笼火也找不到。”但是王乾又说——

先生呀，我家没得香烟后，只生一位女千金。

我内助要将小姐留家招女婿，传接王家后代根。

金丞相说：“乡亲，这件事情好办。我家又不是生一子，我家生三个儿子哩！

把三儿送到你门上，传接你王门后代根。”

王乾见太师爱亲，又是先生作媒，不好再推却。不过，他有点放心不下，就说了：“先生，恩蒙太师金诺，将三公子招我王门为婿，但口说无凭啊。”太师一听，哈哈大笑：“乡亲，我们是上等之人，口说为凭；中等之人，才用纸笔为凭；下等之人，有纸有笔总算不得凭。乡亲，你愁底高呢？”天官说：“这事由我作主。”随手倒起三杯酒来，端到王乾面前，又倒三杯酒，端到太师面前。

酒换三杯为媒证，更改没有半毫分。

格么，天官本来是路过太师府门，顺便进来拜会一下的，谁知又帮说合了一门亲事，媒做成了，他就辞行，回朝房有事去了。王乾见天官一走，立起身来也谢谢太师说：“我也要回家去哩。”太师说：“亲翁，我们结得亲，就同得心，你登我府不相十天也要相他半个月。

等到天子面前保一本，料理你出任坐衙门。”

王乾说：“太师，你有所不知：我出任为官受禄，我内助在家当家把作，如果她亲托亲、邻托邻，再替小姐允媒人，我不是一个小姐许两家？”丞相一想，不错半点。俗话说：小姐是千金，我就执银子一千两，权且作个定金。就叫手下取来一千两银子。王乾想：他来得慷慨，我回得也要客气。

收一半来回一半，客客气气定门亲。

王乾收下定金，谢过大师，来到饭店，算过饭费银子，辞别了店主。

他身坐一顶二人轿，心急火燎转家门。

行走数天，赶到宾州极乐村。轿帘落平，安童通报陆氏夫人知道。王乾走上前去——

一把拽住陆氏手，并并排排进前门。

来到高厅，夫妇谈心。陆氏开口了：“你进京一晃三年了。是做了州官，还是做了府官？”“夫人，提到做官，我边总不曾沾。”

我枉进京城三年整，不曾见到巡检司老人。”

夫人说：“老爷，你在京三年，芝麻绿豆总不曾弄到一粒，你怎甘心的？”“夫人，我虽然不曾做官，但比做官还要心宽。”“老爷，此话怎讲？”“我同金相府攀了门亲事了。”陆氏夫人一听，暴躁如雷——

老爷呀，你不是为求官上皇城，你是送了我小姐女千金。

你怎不走走前来望望后，王门可有后代根？

王乾说：“夫人，不要哭，金丞相说的，他家不是生一子，他生到三个儿子哩。说把第三个儿子送到我王门为嗣婿，传接王门后代根。”“唔，有这样的好事？你不要头想尖了，心想偏了。他们做大官的是黄梅时节里的天，御史老爷的脸，说变就变的。到时候——

经不起他说句混账话，立即要把小姐娶过门。”

王乾说：“夫人，你只知梳梳洗洗，不懂得世务道理。他在朝纲做官，是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

他上等人说话不算数，莫怪我下官乱胡行。

我们做亲不是脸对脸，张天官在中间做媒人。”

不提王乾夫妇为女儿婚事议论，再提本朝金大人。王乾走后，金丞相就想了：我在皇城为官受禄，太夫人在家掌管门庭，我金相府亲戚朋友又多，如果亲托亲，邻托邻，再替公子做媒人，就对不起王乾了。罢，我不如回府把三儿送到王家门，好让他们早日成婚。

次日五鼓龙登殿，太师带本入朝门。

金丞相拜见万岁，呈上奏本说：“万岁，微臣有本不可不奏，无本不可冒奏。只为三儿终身大事，我要回转料理一番。”“啊呀，卿家，要论朝纲事情多端，不准你回转；你三儿终身大事，一生一世难得的一次，孤王准本就是。”金太师退后百步，谢主隆恩。来到自己朝房，吩咐备八人轿一顶。

太师在路行，沿途莫稍停。

只为儿女事，昼夜都操心。

守门安童得知太师回府，赶快通报钱氏太太。钱夫人见太师回转，真是喜出望外，赶忙下楼迎接。金太师一把拽住夫人，走进府门，穿过天井，来到高厅，各自坐定。钱夫人就问了：“太师，你往常回来总要谣讲很长时间，这次怎不曾听见作声，不唧不动就回来了。可有底高要事？”“夫人，我在京里做官，上为国家出力，下为庶民担忧，中为我们夫妻男女，总要操份心血，我倒又为三儿攀了门亲事了。”钱氏夫人问：“太师，这次是攀的文官家小姐，还是武将家千金？”“夫人哪，一不是文官家小姐，二不是武将家千金，是同乡南门外极乐村二十八名进士王乾的女儿。王乾和同缘陆氏中年所生一女，叫王慈贞，正好与我儿同庚。”钱氏听见这话——

太师呀，你平常做事聪明得很，这次怎么糊涂到这功程。

太师很不高兴：“夫人，好说不好听，我哪方面糊涂？”“太师，你还不糊涂？你是当朝一品宰相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你替三儿定亲，文官、武将家总不找，偏同第二十八名进士做亲？”太师说：“哎，怪不到哩，你懂底高？王乾职份虽小，他家小姐命好，命逢三卯哩！男子逢三卯，做官总不小；女子逢三卯，丈夫做阁老。穿不完吃不了，命里儿孙也不少。”钱氏一听，哈哈大笑：“好好好，俗话说，我只认他盘篮里米，不管他盘篮有底没有底；只要小姐命好，就不问他王乾的官职大小。”太师说：“夫人，我还有句话倒要问问你，我多时不在家，金

相府里的主是哪个做的？”“啊呀，太师你客气底高？

太师呀，天字出头夫作主，非关妾身半毫分。”

太师说：“主倒还是让我做的。夫人，我做了你的主啦！”“太师你做了我底高主？”“夫人，这门亲事，不是王家小姐把我家，而是我家三儿把他家。”钱氏太太装聋作哑：“啊呀，我怎不懂？”“啊，你不懂？就是说，我家有三个儿子，他家就该一个女儿。攀亲的时候，由他的先生张天官在中为媒，我亲口准他，将三儿招与王门为嗣，在则养老，死则殡葬，决无更改。”啊依喂，钱氏听见这话不得过哇——

太师呀，东天日出一点青，你对三儿两条心。

你把长子次子当作擎天柱，把三儿当作路边人。

太师呀，你把王家小姐娶过门，我一笔勾销莫谈论。

若把我三儿送到王家去，我不上刀来就上绳。

金相府里的日子我不过，只愿死来不愿生！

金太师眼睛一暴，胡子一翘：“安童啊，打轿！”安童说：“太师，打轿做底高？”“进京！”安童说：“老太师，你才从京里家来，怎又要进京？”太师说：“我千山万水回来怕没得脸嘴看？进门我就问过她，金相府里的主是哪个做的？她又说天字出头夫作主。既然我做主，她这种脸嘴对哪个？走，送我进京，我要把点颜色她看看！”

五鼓当皇奏一本，她妒夫之罪罪不轻。”

钱氏一听，吓得没命。随即用个缓兵之计，走到太师身边，一把拉住他——

太师呀，你慢点跑来慢点行，我有话同你说分明。

你把公子打发到别家去，要笑坏朝中许多人。

说你传接王家后代是假意，谋占他产业是真情。

说你是当朝文宰相，父子三人受皇恩。

赚到银子用秤称，竟爱王家宝和珍。

老太师一听，夫人说的也不错。他想：我如果把三儿招到王家去，有些不懂道理的人要胡说瞎道，说我金宝有这样好的良心，怕人家绝后代，把儿子招到人家去？不是的，是眼热他家财产。格么，我心问心，口问口，他家就这一个独杆女，要是挨我家硬行娶过来，他家老夫妻俩不要哭杀得？再说，把三公子打发到王家去吧，钱氏夫人又不愿。我又在京里为官受禄，顾及不到家中许多琐事。钱氏在家当家把作，操心劳碌，如果有個初二、十六，躁杀得怎得了哇！

太师在那转了几个弯，横也难来竖也难。

金丞相左思右想：罢，人在马鞍上，不得不行走。就对安童说：“安童，替我请两个‘月老’来说亲。”众位，金相府请人说媒可要出门？不要，是信到奉行。只要带个信去，两个媒婆就来的。钱氏在高厅上望好了的，见媒婆才进他家门，她就连忙稀稀步子下来拍拍媒婆的肩头，背背她的衣袖——

媒婆呀，你帮我用点心，这门亲事很要紧。

说成王家千金女，我暗里赏你雪花银。

两个媒婆来到高厅，拜见太师：“太师，唤小人前来有何吩咐？”“哦，媒婆，我在京里同王乾攀了门亲，攀亲的时候我不曾从心上出发，信嘴里一塌，准他将我的儿子给他家招婿的，哪晓得我家夫人不愿意，所以请你到王家说说看，是否可以让小姐过个门！”哎，媒婆的嘴巴子好哩：“太师哎，你请到我，没底高不妥。如果她家肯的，就拉倒；如果不肯，那老实不客气，我就向你借大帽子坎他的头！”太师问：“媒婆，你去准备怎样说？”“怎样说？你王家放漂亮点，金老太师说呱，小姐给他过门，两家欢欢喜喜，客客气气，是一门好亲；如果留落小

姐，金老太师是火光老爷，他有几个理哩——烧不着要敬他，烧着了也要敬他。他这遭眼睛一暴，胡子一翘，对京里一跳——

五鼓当皇奏一本，你家赖亲不嫁罪不轻。”

太师说：“媒婆，你不要乱说，办底高事体总不能离开规矩，你们做媒可有底高规矩？”“有的。”“你们的规矩怎么说的？”媒婆就胡说了：“太师，现在的乡风哪——

只有嫁娶二字，招贅二字不作兴。”

老太师一听，心上高兴。对媒婆说：“如果有这样的乡风，倒请你们去说说看。”钱氏说：“老太师，不能空口去说白话，把礼仪带了去。”这遭就配了千两金子千两银，珍珠玛瑙亮晶晶，绫罗绸缎廿四匹，康桃安枣十二斤。再加上——

茶花对果一杠担，又用四支万年青。

钱氏夫人拿纸折迹，磨墨掭笔，写张拜帖。上写——

拜上拜上三拜上，拜上亲翁姓王人。

朝纲同你攀亲事，要把小姐娶过门。

打发小姐到金相府，一笔勾销莫谈论。

留落小姐千金女，赖亲不嫁命难存。

老太师一看：“哎呀，夫人，你好这样写？俗话说，骗杀人不要偿命，打杀人照常要偿命嘛！等我来重写一张。”金太师另外又拿纸折迹，磨墨掭笔。你看老太师怎样写？——

拜上拜上三拜上，拜上亲翁王大人。

朝纲同你攀亲事，更改没得半毫分……

太师接着又写：“本相辞朝回转，告诉钱氏，夫人不肯，三儿不愿，今来与亲家翁母相商，权且将小姐娶过门。小姐过门之后，一家不接，一家不送，在金府过六个月，再到王府过半年春。

生到男来育到女，传接你王门后代根。”

钱氏一看，眼睛发暗：“太师，何苦唷，你倒说金府过六个月，王府过半年春。他们小夫小妻，恩爱稀奇，可肯过六个月半年啊？三天一跑，两天一趟，向南向北，跑得好看？”金太师哈哈大笑：“夫人哎，你懂底高？能够把我骗家来，就是我金家人了，还放她跑得掉！”

金相府门槛三尺三，进门容易出门难。

礼物备齐，安童挑礼。众位，做媒人竟要到金相府做嘛！随常人家礼物动身，安童前头走，媒人后头跟；到金相府做媒，阔气哩，媒人不用跑，有的是轿子。

媒婆身坐两顶轿，安童挑礼后头跟。

北门到南门不远，穿街过巷，走出南门，来到王府门前。媒婆用指头敲门：“门上有人？”守门安童问了：“是哪个？”“哦，我们是金相府请来的月老，来王府行聘礼的。”安童随手报到高厅说：“老爷，金相府有媒婆行聘礼来了。”王乾一听，喜之不尽。心想：哎，金相府为人竟好哩，又不是我家小姐把他家，是他家公子把我家，我家还未行茶过去，他家倒有礼上门了。随即吩咐安童大门正开。媒婆走到高厅，弯腰奉揖，拜见王大老爷。王乾接过拜帖，把纱窗推开来，二铜钱眼镜戴起来。念道：“拜上拜上三拜上，拜上亲翁姓王人……”王乾鼻子一哼：“唔。”随即站起身来用手对北摇摆：“亲翁，不须客气。”又往下看：“朝纲同你攀亲事，更改没得半毫分。”王乾随即喊陆氏：“夫人，你来听听，别家可像你，小心眼狭肚量。你说他家要娶小姐过门的呢，他家怎不提！这拜帖上写得多客气啊，一拜上不算，二拜上；二拜上不算，三拜上；还说朝纲同我攀亲事，更改没得半毫分。你看，不歇几天就把公子送到我家来嘛。”又往下看：“丞相辞朝回转，夫人不肯，三儿不愿……”王乾自语道：“小婿，我晓得，祖父祖母爱的是头孙子，爹娘惯的是荡江儿。你在金相府岁数顶小，爹娘把你当个惯宝

宝。小婿哎，你胆大点，上我家来没底高朝四两、夜半斤等你来做！我把实话告诉你听——

随你金相府多惯养，我王家还要胜三分。”

又对下再看：“与亲家翁母相商，权且将小姐娶过——”

一个“门”字不曾念得出，腮边不住泪纷纷。

王乾丢下拜帖，手对北门恨恨地一指——

亲翁哎，你我在朝纲攀亲末，准我王家招嗣婿，为何要把小姐娶过门？

亲翁呀，你娶走我王门千金女，叫我老来靠何人？

陆氏说：“老爷，你不要哭，我可是一口断定他金丞相说话不算数的，要依官仗势把小姐娶回去的，你还不信呢？”“夫人，依你怎么说？”“依我哇，我也不想他家公子来招婿，他也不要我把我家小姐娶进门。

这样南北摇摇手，譬如不曾做这门亲。”

格么，媒婆倒催起来了：“老爷，你家到底肯还是不肯？肯末，写个允帖；不肯，要把句话我，好让我回金相府做个答复！”王乾揩揩眼泪问：“媒婆呀，我家亲翁可曾有底高话在你面前说过？”“有的。说小姐给他家过门，双方亲眷欢欢喜喜；如果不给他家过门，他是火光老爷，性子又躁，对京里一跳，五鼓当皇奏一本，说你赖亲不嫁你吃不消。”王乾一听，犹如头浇冷水，怀里抱冰——

叫声陆氏夫人哎，就怕高山上倒树留不住，要让他把小姐娶过门。

陆氏呀，我们只好捏住鼻子吃酸酒，哑巴吃黄连肚内吞。

夫人哪，苦是苦了我你人两个，不要连累小姐不太平。

夫人啊，恨只恨我官职小，鸡蛋怎好同石头拼？

王乾伤心哩，他揩揩眼泪，一头写允帖，一头哭——

“谨遵台命”四个字，更改没得半毫分。

亲翁，你家看到良时黄道日，就把小姐娶过门。

王乾喊：“安童、梅香，前来料理聘礼。照理，他家来多少我家要倍多少。今天，我家不收他的金银，可也不倍给他金银。只是——

茶花对果收一半，分他两支万年青。”

再说媒婆。二人得到允帖，忙得不歇，赶紧动身回到金相府。钱氏太太看见媒婆回来了，就问：“媒婆，我家亲事说得怎样的？”格么，做媒婆的人是反过来葫芦正过来瓢，反一说正一说，死人总要挨他说活的：“太夫人哎，我们一世的媒话说过来了，还不曾见过王老爷家的话难说。你晓得他家说底高？他家说：‘他也不想你家公子来招婿，你家也不要我把你家小姐去过门，就这样南北摇摇手，譬如不曾做这门亲’。”钱氏说：“从前我家亲翁倒在理的，就怕是你们去把话传错了。”媒婆说：“哎，太太，你等我把话说到底呀。我老实不客气，就用老太师的大帽子对他头上一克，他吓得命总没得，拿允帖写了对我手里一塞。”媒婆跟手就把允帖摸出来交给老太师。老太师从头至尾，上下观看到底，站起身来对南门指了三指：“王乾、王乾，你就这样胆小？竟被两个媒婆吓住了。我先前倒想说了试试看，你家肯么，顶好；不肯么，也只好拉倒。这遭，允帖对我家一来，我倒是一定要去娶亲了。怎？我有了把柄了。就是请你的先生张天官来作证，我也不怕。

你当皇告我说赖话，我要问，允帖怎得到我门？”

太师对媒婆说：“媒婆，你们且吃酒去，等我家看到周堂喜日好娶三娘娘，到时候再请你们来领轿。”媒婆说：“太师，我们一年三百六十天，天天供在外面说这倒头媒话。东家到西家，成年累月不归家。现在趁我们在这里，你把通书万年历翻开来看看，何时有好日，我们到辰光就好到你家里来。”钱太夫人说：“好的，太师你查看看，几时日子好？”老太师拿通

书万年历在手里横相竖相，嘴里就是不念。钱氏倒心急起来了：“太师，几时有个好日子啊？”“唉，夫人哪，不巧，远的是太远，近的是太近。”“远的何时？近的何日？”“夫人，远，三年之内总没得好日子；近呢，就在这三天之内。”钱氏哈哈大笑：“好的，就这三天之内。”太师说：“你倒说得轻巧呢！我家娶长媳不曾摆銮驾，娶二媳也不曾摆銮驾，娶三媳再不摆銮驾，金相府的架子到底高时候才摆得成？”钱氏说：“要銮驾容易的，拿大红单条送到州官府就是了。

如果哪个不把銮驾送上门，叫他瘟官做不成。”

太师说：“夫人，还有桩事体。有了銮驾还要顶相配的轿子呢。”“太师，这也便当的。你的八大人轿好从京里坐到家，我家三儿媳就坐不得？”老太师又问媒婆：“我家三天之内娶三媳妇可嫌急促？”媒婆说：“太师，急促底高？还有比你家更快的呢。我们有一次上西门，杜老三家请我说门亲，随便哪个总想不到有多快——

早上说话中上成，黄昏就把媳妇娶过门。”

老太师一听，说：“好。”决定这三天之内娶媳妇，跟手叫人拿单条送到宾州府。这叫大官动动笔，小官忙得不得歇。宾州大小官员就议论了：“金相府做事刁呢，如果不叫我们送銮驾，我们连人情礼物总不要送，而且下次看见他，还好说点漂亮话：太师，你家娶三娘娘总不把我们晓得，我们哪里带铁筷子叉你家盆底啦？这下銮驾未行，人情倒是要先送过去呢！唉，送就送吧！”于是——

执行官提盘托盏，四城里保肩旗打伞。

仪仗队前呼后喊，没得哪个敢拖后偷懒。

这帮人到金相府里吃了酒。老太师把人数一点，没得这么多，缺少扛漏筛的，还少抬香亭的。便说：“安童，上街，把乡下人对家喊。”钱氏太太说：“不要，我家喜事堂堂，假使人家没工夫，硬七硬八把人家背得来，人家要骂的。”“夫人，胆大点，我只要把工钱，还有哪个不愿。”随手用梅红纸写几个大字对照墙上一贴——

大工开支一百六，小工开支八十文。

格么，有吃有拿，哪个不去？没得功夫挤也要挤出功夫来。大家到金相府把酒一吃，钱一拿，站站队，就动身。格么，金相府的銮驾是怎样摆的？

前锣铳，后鼓手，喇叭涨号，
有笙箫，和细乐，不得绝声。
青道旗，黄道旗，遮天蔽日，
掩云伞，百脚旗，八面威风。
香亭一座前引路，四角红灯耀眼明。
有纱灯，和信灯，前面开路，
有硬牌，和掌扇，后拥前呼。
硬牌上，写的是，金殿接本，
掌扇上，写的是，边关总兵。
纱灯上，写的是，当朝一品，
信灯上，写的是，相府迎亲。
漏筛叉起高高举，上插狼牙箭三根。
福星高照当中贴，又挂四盏状元灯。
催亲官，骑白马，催亲结事，
有兵丁，带链索，锁捉歹人。
捆绑校尉好几个，八个中军官赛阎罗。

红黑帽子十六顶，喝道就像响雷阵。
抬轿的扮作阿罗汉，护轿扮作吕洞宾。
安童身上披红纱，梅香头上戴金花。
三十六盏天灯高高照，七十二盏杨柳雪花灯。
大红轿衣衬燕青，珍珠玛瑙亮晶晶。
轿帘上面绣龙凤，五光十色耀眼睛。
轿子生来四角平，轿子顶上放光明。
三寸须头四面挂，六尺红头绳锁轿门。
大明红烛用一对，还用一对老寿星。
啊唷，多少人啊，里里拉拉不脱链，北门摆到祠三殿。
相府娶亲闹热很，男家摆到女家门。

丢下这头不说。再说那个王乾将允帖写给媒婆带走，心上烦躁不安，带领安童在外面散步。正在烦闷之中，只听远处笙箫管乐，吹拉弹唱，闹热非凡。就问：“安童，今朝是哪里的菩萨出会，哪个承头，怎不把个信我？让我摆它一堂祭桌上个会，也让我好消消罪。”停了一停，王乾忽然叫道：“不好，锣鼓越敲越近，菩萨快要到了，摆祭桌来不及了。安童，赶紧替我端张椅子，供个团花纸马，摆个路头祭吧。”安童真正就去端张椅子，拿张团花纸马，舀杯净水来，恭恭敬敬在路边供起来。王老爷跪下去烧股香，点对烛，磕头，也算消灾降福。他正在那里拜菩萨，催亲官打马加鞭来了，一把拉住王老爷的衣袖，拍拍他的肩头说：“恭喜您呀！”

恭喜老爷福气好，相府到你家娶千金。”
老爷闻听这一声，转过头来进前门。
吩咐安童人两个，把前门杠得紧腾腾。

王乾想：随你们人多旺，我把门一杠，你们只好站在外头望，不得进去。哪晓得媒婆对他家熟悉哩，角壁角落透透烂熟。转呀转，转到半掩的耳廓门边轧进去了。来到高厅拜见王老爷说：“王老爷，你何苦啊！要得狠，只有不写允帖；写了允帖，他家娶不到人可就肯歇？现在生米煮成熟饭，这个事情也不得不办。”王乾找不到话说了——

媒婆呀，相府娶亲太慌忙，我家妆奁还不曾办停当。
媒婆的嘴皮子薄绡绡，说起话来轻飘飘。你晓得她说底高：“老爷哎，没得妆奁不怪你，只怪丞相家看的日子近，小姐到了相府，还愁没妆奁用？就是等养了外甥么，再办也不迟。

哪怕等个三二载，车推船装送上门。”

王乾一想：“罢了罢了，安童开门。”门拿起来一开，淘淘罗罗的人对里直裁。媒婆说：“老爷，你来，把小姐轿子里的行规礼套接过去。”

你家小姐二九十八春，镇轿米有斗六升。
掸草衣裙还娘席，富贵猪头发两门。
拥轿被来踏轿鞋，千年旺盆取过来。

王乾拭泪叫道：“亲翁哎，你好无道理了呱！”

你在朝纲攀亲未准我王家招嗣婿，为何要硬将小姐娶过门？
你知道我就该独杆树一根，呼前应后一个人。
你把我小姐娶到金相府，绝了我夫妻后代根。”

陆氏说：“老爷，你哭有底高用？小姐在楼上还不晓得哩。我上去同她讲讲，让她早点准备准备。”

陆氏夫人站起身，揩揩眼泪上楼门。

小姐听见楼板响，抬头一望是母亲。“母亲，你怎到我楼上来？”陆氏眼泪挂下来了——

小姐呀，你还在楼上昏沉沉，
可晓得你家父亲在皇城，将你许配相府门。
金家全副銮驾闹得很，要把小姐娶过门。

小姐听见这一声，热身子泼上冷水盆。
调过头来进楼门，又是抛来又是滚。
亲娘连连叫几声：
亲娘啊，你怎不走走前来望望后，王家可有后代根？
亲娘啊，我指望在你们千年后，
由我罗裙打结来化纸，做个传宗接代人。

不提慈贞小姐哭得伤心。再提催亲官只是催：“老爷，金相府对我说呱——
日落酉时要上轿，黄昏戌时要成亲。”

王老爷挨催亲官催得没法，只好揩揩眼泪上楼。

老爷上楼亭，对夫人说分明。
打发小姐早上轿，反正已是别家人。
陆氏叫声梅香呀，
你把小姐搀去香汤沐浴洗个澡，
早生贵子跳龙门。
老爷叫声安童呀，你到高厅上去烧香点烛请个老。
让我家小姐别过祖，金相府才好退家亲。
这叫鼓打哔哔嘣，红烛亮彤彤。
小姐换衣帽，高厅上别祖宗。
陆氏叫声宗亲呀，当初生到小姐么，
你们在高厅上也喜欢，今朝要别王家门。
宗亲呀，我如今失落千金女，断了王门后代根。

小姐见娘哭得伤心，鼻子一酸，揩揩眼泪也哭起来了呱——

宗亲呀，你在则为人，死则为灵，有灵有感，
保佑我母亲生到一位小弟弟，日后才有烧钱化纸人。
宗亲哎，如果我母亲男花女花总生不到，王家是斩草又除根。

陆氏夫人一把背住小姐说：“小姐，你不要哭了。”随手摸出手绢替她揩揩眼泪，搀上楼去。媒婆说：“你们不要哭了，小姐好上头了哇？”

寿香寿烛上寿台，上头纸马供起来。
弯下腰来拜三拜，脚踏相府发大财。
小姐呀，你到别家去么，
脚踏别家地，头顶别家天。
你要紧开口来慢开言，
话到嘴边留半句，理到足色要让三分。

小姐呀，你到人家去么，认得的人叫一声。
不认得的人要立起身，你若是不叫人又不起身，
等到人家来议论，要说你小姐是呆人。

小姐呀，你从此嫁夫着主了，
我把锦囊言语吩咐你，你要牢牢切记在心。

陆氏将言说，小姐听分明：
你到人家为媳妇，里里外外要照顾。
堂前敬重你公婆，香房里敬重你丈夫。

公婆在说话，别把嘴去岔。
遇事要忍耐，抵不得沿小在娘家。

未暗先点烛，五更听鸡啼。
闲话要少说，多言惹是非。

夫妻要和睦，妯娌莫相争。
邻舍相处好，遇事让三分。

劝善终有益，挑祸两无功。
人无千年好，花无百日红。

说话要轻声，穿衣要齐整。
吃饭要斯文，跑路要稳沉。
坐凳要端正，堂前有外客。
厨房莫高声。

说话不轻声，穿衣不齐整。
吃饭不斯文，走路不稳沉。
坐凳不端正，堂前来了客，
厨房里放高声，人家要齿论。
说你是下三等。
小姐呀，敬重公婆敬重天，敬重丈夫称贤良。

小姐呀，你到相府里去么，叫安童到大米园里挽米淘。
叫梅香到大草堆上拔草烧。
你这遭头顶生天，脚踏生地，
眼见生人，如同白鸽子上天天天旺，
脚踏楼梯步步高。

陆氏在那里细细叮嘱，媒婆倒又催起来了：“老爷，放快点，金相府说呱，日落酉时要上轿，黄昏戌时要成亲。”

打发小姐早上轿，不能错过好时辰。”

王老爷挨媒婆催得没法，二次上楼。

老爷对楼上跑，两手只是摇。
夫人、小姐不必哭嚎啕，

怨不得我心肠狠，痛处割一刀。

小姐又哭了——

爹娘啊，我下无弟来上无哥，白白丢掉个暖被窝。

王老爷也伤心起来了——

心肝呀，你苦更比我命苦，

我家没得香烟后，小姐又没得抱轿人。

小姐呀，为父今朝来抱轿，你要包涵二三分。

话犹未了，脚夫等人轿子倒掌过来了。王老爷狠狠心肠，咬紧牙齿，走近小姐身前，夹腰一捧，

把小姐抱上花花轿。

脚夫人等七手八脚将拥轿被一拥，毡带抹得紧筒筒。

轿子掌出去，抽了短杠换长杠，打了几个喜圈郎。众位，过去人家嫁女儿，小姐上轿后，为底高轿子要在场上转？这是旧社会的风俗。如果轿子不在场上转，小姐要时常对娘家跑的；轿子在场上转三转么——

转得小姐头发晕，把娘撂到脚后根。

轿子正在场上转，王老爷端出一盆小姐上头梳洗的洗脸水，对轿脚下一泼——

嫁出去的女儿如泼出去的水，你离开双亲要自做人。

脚夫人等忙忙碌碌，敲锣的摸锤子，吹喇叭的装哨子，吹笛子的贴膜子，打灯笼的寻媒子，抬轿的糊红纸。有的寻帽子，有的拔鞋子、系带子，东邻西舍赶来看轿子。轿子要动身走了，陆氏夫人越想越难过，赶紧下楼。梅香说：“太太，你又下来做底高？”“梅香呀，我下来望望轿子是对东折的，还是对西斜的？”“太太，对东折怎讲，对西斜怎讲？”“对东折旺夫家，对西斜旺娘家。”“太太，别难过，轿子平平正正，也不对东折也不对西斜，两头总发财。”轿子才出门，陆氏一把背住王老爷的手说：“你倒看望看——

轿子前头千盏火，轿子后面冷清清。

老爷呀，相府娶亲闹热得很，我王家怎没得送亲人？”

王老爷一看，当真的。随手揩揩眼泪，叫声：“安童，你来唷！”

安童呀，小姐长到十八春，她是善良厚道人。

你在我家三五载，她从未高声对你们。

看在我的面子上，送送小姐女千金。”

一班懂得送亲规矩的安童就说了：“我们送亲不要跟轿子后面跳，要在轿子前面慢慢跑，叫押轿送亲。如果我们在轿子后面跳呀跳，脚夫跑得又哨，小姐就要晕轿；我们在轿子前面跑得慢，老爷家猪头才煨得烂。”这遭——

轿子走得慢吞吞，流星火炮不绝声。

吹吹打打进城门，城门外面等一等。

送亲的遇到接亲人。

送亲的安童回家转，接亲的安童领路行。

送亲的安童要打转啰，走到轿子跟前对小姐说：“小姐不要哭，我们走了。”

姑娘呀，你到相府权且过上一个月，我们来接你转回门。”

小姐见安童一走，更加哭得伤心。

高哭又怕人听见，咽咽低哭泪纷纷。

安童打转回禀太太，见太太还在呜呜啼哭，就劝太太说：“太太，不要再哭了。

把眼睛哭得鲜鲜红，就怕小姐只当耳边风。

太太呀，你务必不要朝思量来夜肉麻，姑娘将来要赖娘家。”

这时，梅香也开口了：“倒也是的。太太，我也劝劝你。

桃花落地瓣瓣红，娘养女儿一场空。

花花轿子抬到别家去，亲娘丢在冷房中。

女儿养不得娘，草灰砌不得墙。

雪飘千里总得化，霜见日头不久长。”

太太依了梅香劝，揩揩眼泪上楼门。

丢下这头不说。再说小姐的轿子要到金相府了。抬轿的听见小姐还在哭，就说：“小姐，你不要再哭了。

小姐呀，你不要在轿子里泪涟涟，金相府里不愿养娇娘。

小姐呀，你如果在轿子里哭喳喳，将来是不旺夫家旺娘家。”

劝劝说说，轿子快到金相府了。催亲官打马加鞭来到太师面前：“恭喜太师，三娘娘的轿子回来了。”

轿子到门庭，太师喜在心。

安童忙不住，桥外去“退家亲”。

轿子到门庭，搀亲娘子喜盈盈。

双手来接宝，步步入高厅。

轿子到内厅，公子喜开心。

牵动红丝带，搀出女千金。

高厅上摆开八仙红桌，设供天地纸马，掌起通宵蜡烛。小夫妻俩手搀手，八拜天，八拜地，八拜虚空过往神，再拜夫妻同到老，又拜父母养育恩。

夫妻二人手搀手，到兰桂香房配成婚。

青春公子少年女，讲讲说说如一人。金福公子和慈贞小姐，恩恩爱爱，情投意合。

公子日间把书读，夜归香房伴千金。

金相府家规很严。每逢初一、月半要到高厅见礼。单说那天熊、桂两个媳妇到高厅拜见公婆，王氏小姐也走到高厅拜见公婆。钱太夫人一看，欢喜不过。为底高欢喜？熊桂两个媳妇的相貌就已经倾城难数了，而王氏小姐的相貌更是天下难寻。

总说我家长、次二媳相貌美，谁知三娘娘还要胜三分。

老太师说：“夫人，看你欢喜得这个腔调，你晓得还有人家在哭哩！”钱氏问：“哪家在哭？”“我问你，我说把三公子给王家做嗣婿，你要哭的？王家不曾招到我家公子，反而把小姐挨我家娶回来，他们夫妇俩不在家哭杀得！”钱氏说：“这倒是的。格么，我也问你：王乾进京可是为了把小姐送给人家的？”“不是的，他是为求官去的。”“那你可曾料理他为官？”“那倒不曾。”“喔，你这就马虎了。我说你呀，速速进京！”

照料亲翁有官做，好让他坐在衙门散散心。”

太师说：“夫人言之有理。安童，赶紧备轿！”

太师身坐一顶轿，连夜赶了上皇城。

太师一路不曾耽搁。到了京都，明天一早来到巡检司朝房，把职官簿子取来观看。查到江淮二地、云桂二州、山东济南总没缺任。可查到广南，才知道四品陈太守官任完满，要交印回转，无人接缺。金太师一想，这是一个好地方，好差缺，有心让他亲翁王乾讨封去广南接任。次日五更三点，金丞相执笏当胸，快步上了金殿，向万岁奏了一本。天子一听，心里想了：王乾大不了是个进士，两榜科甲，官底实在太小，哪好平步青云一下接任四品太守？于是对两旁众部大臣看看，看众朝臣的脸色。金丞相晓得这是朝廷破格加封，恐怕众部大臣

不愿，皇上不准。随手又把两个儿子搬出来：“启奏万岁：如王乾官卑职微，不足充任，就由我金宝和我长子接本御史、次子边关总兵共同担举。

父子三个在朝内，保举我亲翁受皇恩。”

万岁见金宝竭力保本，哈哈大笑：“爱卿，既有你们父子三人保举，不要说王乾还是两榜进士，就是白衣之人，也好加官受禄。”遂用圣旨一道，加封王乾到广南上任。钦差官奉旨，不分昼夜，赶到广西宾州极乐村王乾门前。安童来到高厅，回禀老爷：我家门前来了两位将军，说是要老爷接旨。众位，王乾家和金相府大不相同：金相府接圣旨是常事，王乾长到这么大年纪，才第一次听到圣旨上门。见圣旨一到，不由心上战战兢兢，放声高喊：“夫人哎，不得了啦呱！“

小姐被亲翁娶过门，亲翁自己上皇城。

五更当皇奏一本，传出圣旨来召人。

夫人哪，把我召到京里去，是祸是福不知情。”

陆氏说：“老爷，你不要怕，为人不做亏心事，半夜敲门不吃惊。小姐被他家娶过去了，又不是赖婚，哪有告发你之理？你要把钦差官迎进家来，把圣旨接过来看看，才晓得头底。”王乾想：倒也是的。便大开正门——

一来迎接皇圣旨，二来迎接钦差两大人。

王乾将钦差接到高厅，摆起龙凤香案，铺起绣绒毡毯焚香掌烛，二十四拜，钦差开读圣旨。

从头至尾读完毕，千中意来万称心。

陆氏一看：“老爷，你方才听见圣旨一到，吓得魂飞魄掉；听了圣旨，又眉花眼笑。你喜从何来？”王乾说：“夫人哎，攀亲到底要攀大门第亲的。我前年进京三载，你说我芝麻绿豆总不曾弄到一粒；这次小姐过门才几天，四品皇堂就到手了。竟是港门不熟莫撑船，朝中无人莫做官啊！”

陆氏喜开怀，进厨办酒菜，

山珍与海味，款待二钦差。

酒宴饮毕，王乾拿出一百两银子走到高厅，对钦差说：“二位大人，你们一路跋山涉水，为我而来，这里有百两茶仪执把你们，聊表寸心，望莫见笑。”俗话说：抬轿的肩头吃肉的嘴，钦差收几个跑腿银子也不为愧。二钦差收下银子，叮嘱王乾速到广南上任，不可耽搁。王乾送走差官，回到高厅同陆氏讲讲说说，不禁眼泪珠抛。陆氏说：“老爷，你真是货郎不来望货郎，货郎一来又着慌。既然上任，喜事堂堂，你哭底高？”王乾说——

夫人哪，我你多男多女不曾生，只生小姐一个人，

膝下仅有的独生女，又给相府娶过门。

我今到广南去上任，家里财产交何人？

陆氏说：“哦，就为这件事？你不要难过。

老爷呀，你到广南去上任，我做当家把作人。”

王乾说：“夫人，你这话错了。你不陪我在任上，广南人要笑的。笑我四品太守，连太太总不该。

夫人呀，你陪我到广南去，坐在衙门散散心。”

陆氏说：“老爷，我在家当家把作，不陪你去衙门享福。如果你在广南心焦的话，不妨请地方人士帮你为媒——

拣美貌小姐娶一个，陪伴老爷度光阴。”

王乾说：“夫人，我不是十七八、廿二三，我头发总花白了。

夫人啊，我为官不过三年整，怎好误失人家女千金？

夫人呀，我只身广南把官做，决不把偏房娶过门。”

陆氏说：“老爷，我又要问你了：你去做官末，是做清水官还是浑水官？”“夫人，人过留名，雁过留声；清正官留芳百世，糊涂官遗臭万年。况且我这万贯家财将来丢把哪个还不得而知。我一不图财，二不为利，只求四方升平，官民同乐。夫人哪！”

我红笔黑笔随身带，不用广南任上人。”

王老爷整顿四季衣服，带了能作安童，乘官船一只，到广南上任去了。

卷二 寺庙得经

水东流，向前修，花正茂，遭冰踩。
大江滔滔水东流，宝卷未满向前修。
六月荷池花正茂，冰雹一来芳尽休。

《三茅宝卷》上册之文讲到金丞相以官恃势，强将慈贞小姐娶了过门，料理王乾为广南四品太守。王乾接到圣旨一看，悲喜交加，便辞别陆氏夫人，带了安童四个，雇官船一只，拔跳起程，到广南上任。

船头冲开千层浪，水路登舟往前行。
四品灯笼船头挂，旗分八字两边飘。
顺风扯起篷来走，逆风打纤支橹摇。
路上行程数天整，到了广南一座城。

众位，广南码头离城有多远？只有二三里路程。王老爷就想：还不晓得前任官在此治理得如何？我倒要察访察访。

他未曾到任先私访，察看当地风土情。

王老爷吩咐水手抛锚落篙，靠岸掺跳。他头戴道士巾，身穿蓝布袍，手执竹板，进城而去。

手敲竹板来相面，私访广南城里人。

从北门访到东门，遇到一淘油头恶光棍。这班油头恶光棍，帽子三七欠，鞋子拖脚上，膝馒头上长鬼脸，哼哼唱唱抽老烟。要么台子一搀，来摸“十八张”；通夜点火，满屋乌烟，赌呀赌，输得伤心，就偷“九饼”。赌钱台上是三双眼睛看住两只眼睛，倒挨那三个赌伴看见了。这遭，拳头不装柄，三人背住一人钉。打得头破血流，像个血猴。王老爷一看，啊呀，那位前任，为官怎么这样糊涂？

我到此地把官做，决不容量这等人。

王老爷从东门访了上南门，忽见前面来了一壮胖汉子，就问了：“安童，这个人怎沿路跑沿路哼，颠颠倒倒乱骂人？”“老爷，不要管他，他喝醉了。酒是麻木水，多喝就软腿。他倚酒三分醉，酒后乱骂人，说不定要撒野打人哩！”王老爷一听：“啊呀，这种行为，伤风败俗，不能不治！”

南门访了上西门，胭脂卷到面前呈。

这个地方的女人，打扮得如花似玉，日里不做事，夜间作买卖。王老爷问：“这叫什么地方？”安童说：“叫夜市街。油头光棍找上门，嘻嘻哈哈度青春；来往客商从这里过，把他往里边拖，铜钱银子化得差不多，两手空空才让走。说夜市街是好听点，骨子里就是妓女行。”

老爷一听，大吃一惊。

这种邪风不整顿，是害国殃民的大祸根。

众位，王老爷在广南访了多少时间？

城里城外访了三天整，奇闻丑事尽知情。

王乾访了三天，依还来到船上。震炮三响，广南人知道新官来了。这遭，捐旗打伞，敲锣放炮迎新官，忙忙碌碌心喜欢。

就把老爷接到衙门里，个个敬重王大人。

王老爷第一天到任，前任官交过禄簿、册户，槽过皇银；第二天准备坐衙理事。到了第三天，老爷吩咐写告示张贴四门。上写：“本郡太守为安民正风，兴利除弊，特规定男子不准

酗酒，女子不准抹脂；帽子不准三七欠，鞋子不准拖脚上。有田种田，有店开店；不准开扬聚赌，不准掳掠妇女。男安正业，女守本份，不准明娼暗妓，不准为匪作盗。特此周知，违者必究！”

哪个不依告示做，拿到公堂不容情。

告示贴到四城门，城里城外都知闻。大众就议论了：“新来的王老爷究竟是清正的，有事情只管去向他禀报。”这遭，为一个钱的纠纷也到老爷面前去喊冤，为两个钱的瓜葛也到老爷面前告状。老爷从早接到中，不曾放点松；中午接到晚，不曾偷点懒。

眼睛对案桌上瞟一瞟，状子垛上来数尺高。

总是哪些案件？也有为小偷小摸，也有为强占良田，也有为奸淫拐带，也有为田土买卖。代书说：“老爷，这么多案件到何年何月能理完？”王老爷说：“把被告、原告都抓来，替我打！原告打三十，被告只打廿九。”老爷开口，衙役动手。

一五一十打完成，原被二告喊冤声。

嘿嘿，中午打到暗，人就退了一大半。告状的人走到衙门外就说了：“不晓得这位老爷住哪块？”有人说：“听说住宾州。”“宾州？不是的。这个老爷可能住溧水？溧水地方打铁的人多，叫溧水人做官——只会打。所以他接到状子就撒野，揪下来就打。”

往后有点小是非，不要告到衙门里。

请乡间老者讲场和，免得自找苦吃动干戈。

众位，这遭可有人来告状啦？有的。南门外有个张伯龙，叔侄两个为一棵菜，长在当合界，侄儿要挑去吃，叔子要挑去卖。吵呀吵，侄儿坐夜把菜对家一挑。叔子第二天望望这棵菜倒没得了，吵呀吵的告诉邻舍：“我家这个侄儿可犯着？这合界上一棵菜挨他坐夜偷去了。”格么，有的人就劝解了：“老爹呀，你们叔侄二人关起门来是一家人，不是外边人，大不了就一棵菜，能值几文？他挑去就拉倒吧！”众位，这个劝解的当然是好人。嘿，也有好唆事的人就说了：“现在一些后生家把年纪大的不放在眼里，处处想吞吃你。你不要当一棵菜是小事，小事不治，大事不止，将来还要锯你的树哩！”

听说新来一位王老爷，你何不到衙门去把冤伸。”

这个叔子给他一唆，不晓得多火。三个钱买一张呈文格式纸，请代书写张状子送到公堂。王老爷接过状子一看，眼睛发暗：“广南地方人这么坏？为棵菜呀，还到本府来告状？”老爷出张拘签堂票，把叔侄两个抓到公堂，惊堂木一拍：“我问你这棵菜值几钱，还到本府来告状？”“老爷，我这棵菜一个钱还值一个钱呢，到你老爷面前完钱粮国课，少带一个钱裁不到券！”“啊，你倒还有理，下去！”老爷又问被告：“这棵菜是不是你挑的？”侄儿的嘴巴子也不错：“老爷在上，这棵菜我不曾挑，我家男女出门挑野菜的，他不识得这棵是家菜还是野菜，就把它挑回来了。当时就招呼我家叔叔，这棵菜值几钱，我赔钱给你；如不要钱，我赔菜给你。我家叔子偏不依，要到你老爷面前来告状。”王老爷一听：“啊，你倒会辩理。衙役，替我打。”衙役问：“打哪个？”老爷说：“他们总有理，总要打，原告打三十，被告只要打廿九。被告本不要来，是挨原告背来的，所以原告要挨多打一记。”衙役动手，揪下来就打。

一五一十打完成，叔侄气死又还魂。

叔侄两个不分输赢，一起具结了事。他们走到衙门外面，侄儿拍拍叔子的背：“叔叔，官司你赢了。”“哎，怎我赢的？”“你打到三十，我只打廿九，比我多打到一记，不是你赢的！”“唉，我打三十，你打廿九，虽不伤命，总归现丑。侄儿哎——

今朝皮肉吃得苦，只怪我心高气不平。”

这桩案件过去了，以后可还有人来告状？有的。东门外面有个人虽穷，胆不小，绰号叫穷大胆。他中年丧妻，留下一个女儿，长到五岁。穷大胆没得妻子管束，更加放荡不羁，就在

茶馆里吃茶，酒店里吃酒，弄得衣不遮身，食不充口，走投无路，就替小姐把人家。把哪家？把了姓陶的人家，得六两银子。这六两银子你当点宝贝呢，他不！又到酒店里吃酒，赌钱场上伸手，倒又化光了。小姐长到十二岁，又替她把人家。把哪家？把姓吴的人家，得十两银子。这十两银子到手你慢慢用啊，他不。到胭脂巷里过夜，钱倒又化光了。小姐长到十八岁，又打她的主意，替她把人家。把哪家？把东门外青货行毛老板做小。毛家看了良时好日来娶小姐。轿子经过吴家门口，吴家就问：“今朝毛老板家到哪块娶亲？”“唔，到穷大胆家。”“他家有几个女儿？”“还几个哩，一个也养不活！”“不对，这个丫头十二岁的时候把我家的，应该我家寻，不应他家娶。”随手抬起一顶轿子——

两顶轿子站起身，哪肯耽搁片时辰。

一路吹吹打打，灯笼火把。不一会，两顶轿子走到陶家门口。陶家问：“哎，这倒稀奇，你们这两顶轿子又不像回门轿，上哪家去？”“嘿，不要提，穷大胆这个贼，不说人话，一个小姐把我们两家。”陶家一听，大吃一惊：“怎？他家的小姐，沿小是把我家的，你们去，我家也去！”

三顶轿子站起身，齐进穷大胆的门。

穷大胆一看，眼睛发暗，咂嘴顿脚，实在为难：把毛家娶吧，吴家要争；把吴家娶吧，陶家要闹。“你们不要争不要闹，我一家总不发轿。”嘿，一闹三天，三家商议商议，齐齐一张禀单，总告穷大胆一女三许，赖亲不嫁。王老爷接到状子一看：这个广南地方的风气真坏哩，总说一家女儿不吃两家茶，他竟敢一女三许！随手出张拘签堂票把穷大胆抓到公堂。王老爷审问了：“下跪者姓甚名谁？”“老爷，我姓穷，叫穷大胆。”“嘿，本府看你的胆子确实不小啊！总说一个女儿不吃两家茶，你竟许把三个人家，这事体你可知罪？”“老爷，我知罪的。”“你可犯法？”“老爷，我也晓得是犯法的。”王老爷就想了：他又知罪，又晓得是犯法的，就是拖他去杀头，这个案子还是不得了结！只得把小姐传到公堂。老爷问了：“小女子，你的父亲把你匹配三家，你愿上哪家去？”老爷就等她嘴里一句话好定章程。

小姐跪在公堂上，青天连连叫几声。

我父亲做了没头的事，凌迟碎剐只嫌轻。

“老爷，我爹穷得没路走，才把我一女许三门。我现在横也难来竖也难，说上吴家去吧，陶家要争；说上陶家去吧，毛家要闹。

老爷哎，我舍得自己一条命，替我生父顶罪名。

我三个人家总不去，情愿了却命残生。”

女儿要为父亲顶罪。王老爷听了哈哈大笑：“小姐，你孝心真重！这里有钢刀一张，药酒一服，麻绳一根，我问你愿走哪条路？”“老爷，我为父伏法，不能将我用刀去杀，总要留我一个整尸呀！”“这里有药酒一服，拿去吃吧！”小姐一心舍己救父，捧起药酒就吃。

药性发作了不得，活跳鲜鱼丧残生。

众位，来看审官司的人多哩。大家见了愤愤不平，说：“这个瘟官可犯杀！一个活蹦蹦的体面小姐，就挨他不分青红皂白，用药酒毒杀得。”王老爷也不着躁，他听到当没有听到。吩咐左右将毛家传到公堂。王老爷对毛家说：“我问你姓毛的，这个小姐是几岁把你家的？”“启禀老爷，她十八岁时把我家的。”“我再问你：你家出了多少银子？”“老爷，我家出了十六两财礼。”“那这样，我劝你再出十六两银子，买口棺木，买点衣服，把小姐承办掉吧。”毛家一听，浑身松劲：“老爷在上，活人我是要的，这个死尸我不要。

死小姐娶了转家门，要笑坏邻舍许多人。”

老爷问：“你是真不要还是假不要？”“老爷，我真不要。”“当真不要？”“不要不要真不要，死活总不要这个人。”“你可肯画字？”“老爷，不要说画字，画刀我总来的。”

公堂上面具了结，非关姓毛的半毫分。

随即又把姓吴的传到公堂。王老爷说：“我问你姓吴的，穷大胆的女儿是几岁把你家的？”“老爷，是十二岁时把我家的。”“我再问你，你家出了多少财礼？”“老爷，我家出了十两银子。”“好啊，我也劝劝你，再出十两银子买口棺木，买点衣服，把小姐承办了吧。”“老爷，毛家是刁的，我家也不是呆的。他家不要，我家也不要。”

把这个死尸娶上门，要笑坏亲眷许多人。”

老爷问：“你是真的不要了？”“真的不要了。”“你可肯画字？”“老爷，我双手画字。”

公堂上面具了结，非关姓吴的半毫分。”

老爷又把姓陶的唤到公堂：“我问你姓陶的，这个小姐是几岁把你家的？”“老爷，她是沿小把我家的。”“出了多少财礼？”“老爷，我当时出了六两银子。”“噢，我劝劝你，再出六两银子，买口棺木，买点衣服，把小姐承办了。”“老爷，小姐她沿小就把了我家，在是我家人，死是我家鬼，我决不反悔！”王老爷一听，哈哈大笑：“哈哈，恭喜你量大福大。”

小姐一刻转还魂，好到你家做新人。”

王老爷吩咐衙役，把小姐的青丝细发打开来。只见王老爷胡须一分，喝口水一喷，小姐翻个身，倒动起来了。

小姐并非喝毒酒，只是蒙药口中吞。

冷水激面转还魂，喜坏了姓陶的一家人。

啊唷，这遭姓吴的和姓毛的急得没法，站在那里顿脚：“这个瘟官，早知道小姐得活，不要说出十六两，再搬十六两银子也舍得。”毛家说：“不管他，我们吃点亏，拦在半路上对家背。”陶家一听，吓得没命，连忙又去禀老爷：“王老爷，这个小姐我家也不要了，毛、吴两家拦在路上对家抢哩！”王老爷说：“你不要怕！”

本府官轿送她上你门，衙役扮作送亲人。”

众位，这个案件又过去了，以后可还有哪个来告状？有的。如果这么多案件统统讲来，就怕四天四夜也讲不完《三茅宝卷》。正因为王老爷为官清正，审案有方，一般刁民再也不敢惹是生非，前来告状的也就越来越少了。你看，衙门口清闲到底高样子？

案桌灰尘有半寸高，公堂上面老鼠跑。

乌龙板子烂了两三条，衙门口青草齐人腰。

差人衙役没事做，衙门里面把棉摇。

衙门里太清闲了，公差、衙役总要辞职回家。“老爷，我们不蹲这块了。老爷啊，我们家里不种田，就靠手上寻几个钱，只望有人来告状，我们手上才有进账。现在老爷为官清正，我们银子寻不到一星星。妻儿子女还小可，要饿倒八十岁的老娘亲。”老爷说：“哎，你们倒也有敬老爱幼之心。这样，替我挨家挨户将人口统统登记。”登记人口做底高？发赈。但老爷没有告诉他们。有些年老之人，经历蛮足，公事透熟，就猜想啦：老爷叫我们挨家逐户登记人口，不晓得是要抽丁还是要征兵？所以，十来个人口的一家只敢报七、八个；七、八个的只报四、五个；三、四个的只报一、二个。穷大胆一想：我寻死不如闯祸，一口报上十六个。王老爷拿起来一算，如果发赈，连自己的俸禄贴进去还不够。当时就写封书信打发安童送回宾州家中。陆氏夫人一见，开口就念——

陆氏贤夫人，广南遇灾情。

差役家贫困，灾民不聊生。

我老爷想发赈，国库少纹银。

万望贤内助，赠银度众生。

陆氏夫人大贤大德，见到老爷写信回来要银子到广南发赈，高兴不过。

老爷他为官清如水，修男修女修子孙。

他在广南做好事，我在宾州也放心。

陆氏夫人随手吩咐安童雇船，脚夫装箱，把银子搬到船上，水路迢迢送到广南。王老爷接到陆氏夫人送来银子，吩咐代书用梅红纸条写了告示贴到四城外面——

大口发赈米麦二斗整，小口一斗零半升。

大家说：“惹鬼，真是胆大赢胆小，胆小赢不到，我只当人口登记是要抽丁，哪晓得是发赈？”一班贫民灾户，天天把米麦对家背，顿顿就有得炊。王老爷在广南为官，真是口碑载道。

人人称赞王老爷，倒贴银子坐衙门。

丢开此事不提。再讲到金三公子在小书房读书。

金公子，在书房，辛勤苦读，
读《春秋》，并《礼记》，夜昼操心。

哪一天，不读到，黄昏时候，
哪一夜，不读到，鼓打四更。

天天读到东方白，金鸡一叫又起身。

他高读能像鸚哥叫，低读犹如凤凰声。

夜静夜静，啊呀，听出去不近。

公子读书不打紧，惊动玉主早知闻。

玉主端坐灵霄殿，左眼不跳右眼跳，心血来潮不安宁。掐指一算，晓得一半：啊呀，应化童子转世失落红尘，只知勤读诗书，不知吃素修道。

等他再读三年整，稳是新科状元身。

玉主想：他有了官职坐衙门，就不思吃素办修行。顿时把三官大帝召到御宰台前：“三官，应化童子转世，现在宾州北门三里之遥安乐村金丞相府内，昼夜攻读诗文，不思修身了道，将要掼掉七世道功，你去指点他修行，就算你的徒弟吧！”三官大帝想：“我在宫中事情多端，难以分身，不如打发玉清真人临凡劝化。”于是，一阵仙风来到蓬莱仙山，对玉清真人说：“玉清，你赶快临凡，点化我徒弟金三公子吃素修行。”“师父，我不去。”“怎的？”“我是你的徒弟，他如在我名下修道应是我的徒弟，这究竟哪是哪的徒弟？”“啊，这样吧，我把个名目你。

我算他的名师父，你算他的领头人。”

三官忙传令，玉清下凡尘。

要问仙家何方去，东土里点化小书生。

仙人显神通，飘然一阵风。

不为这个点化事，无事怎肯下虚空。

玉清奉了师父令，来到金家相府门。

仙风一息，玉清真人对金三公子小书房一立。众位，这是什么时候？将中未中的辰光。金三公子瞌睡蒙忪，伏在书桌上曲肱而枕之，他倒睡着了。玉清真人顿时就变，变作白发童颜仙者模样。对他面前一站，口中就喊：“金三公子醒来，金三公子醒来！”这不是喊他的人，是唤他的魂。金三公子抬头一看：“仙家，你唤我何由？”“嗯，非为别事。我问你是愿享清福，还是愿享洪福？”“仙家，清福怎讲，洪福怎讲？”“愿享清福，吃素修道，修成正果，日后是三茅祖师神职，应化真君之位；愿享洪福，勤读诗书，龙门高跳，有头名状元之衔。不过，这样你要掼掉七世道功，还不得成其本位哩！这事由你抉择，吾乃去了。”

仙家去是一阵风，公子惊醒出梦中。

公子惊醒，大汗淋淋，有点恍恍惚惚。梦中之言，忽中之语，记得清清爽爽，明明朗朗。他就把梦中之事对先生讲了：“先生，我梦一兆，就怕不妙。”“怎？”“我看见个人童颜白发，就像菩萨。他问我愿享清福，还是愿享洪福。我问他清福怎讲，洪福怎讲？他说愿享清福，吃素修道，修成正果，是三茅祖师神职，应化真君之位；愿享洪福，勤读诗书，龙门高跳，有头名状元之衔。这样，要掼掉七世道功，还不得成其本位。我不知此梦是好是歹？”先生说：“门生，春梦反也。你见的那个人莫非是魁星菩萨？”

门生呀，文曲魁星跟随你，稳中头名状元郎。”

师生二人在详梦，玉清真人早知闻。玉清真人说：“好啊，你不信我的话，反听先生言。看来，我不下无情手，你也不知神有灵。”就用拂帚对下界一闪。一闪，三公子一个哈欠；两闪，三公子两个喷嚏。

连闪三闪不得了，公子寒热上了身。

“先生呀，这叫天上风云有不测，人间祸福旦夕临。

才间我还好得很，现在毛病紧缠身。

头疼如同乱剑砍，腹痛犹如万箭穿。

眼目昏花不得过，生死在此片时辰。”

先生给门生哭呀哭，心上哭得像突粥：“门生，你不要哭。你朝朝用心，夜夜苦读，是劳心过度，心上积郁。现在百花盛开，万物放青，你出门散散心就会好的。

外出游春散散心，再到书房念‘五经’。”

公子提到出门游春，毛病轻掉八九分。他来到高厅，拜见母亲：“母亲，孩儿有礼。”“儿啊，你不在书房读书，到高厅来作甚？”“母亲，为儿要出门游春散心。”“儿呀，你说哪里话来？好男不游春，好女不看灯。攻乎异端，斯害也已！”

男子游春是风流子，女子看灯要看花心。”

金三公子见母亲不准，心上发狠，困下来就滚。

娘亲呀，你不准孩儿去游春，为儿也不要命残生。

钱氏夫人就想：我儿平时娇生惯养，不要让他躁坏了。就说：“儿啊，你出门游春玩景，不要走远，要知道，父母在，不远游。”“母亲，我游必有方。”“孩儿，你要速去速回。

早上去，要谨防，云腾致雨，

晚上来，又要防，露结为霜。

你出门游春玩景么，见人要懂礼。看见老者叫伯伯，少者叫叔叔；和尚叫真人，道士叫先生。

年少妇女叫贤嫂，闺门小姐叫千金。”

“孩儿呀，你出门么，要懂得瓜田不纳履，李下不整冠，叔嫂不亲授，长幼不比肩。好比你从人家瓜田经过，瓜藤一绊，鞋子倒绊脱了，宁可跑出瓜田再把鞋子拔起来，如若在瓜田里弯腰拔鞋子，人家要说你是偷瓜的。李下不整冠：好比你从李树底下经过，树枝把你的帽子刮歪戴头上了，你宁可走出李树下伸手将帽子戴正了。如果你在李树下伸手戴帽子，就有偷李子的嫌疑。叔嫂不亲授：在路上遇到年轻妇女，如果与她肩并肩，手挽手，这叫男女授受不亲，说你品行不正。长幼不比肩：看见摇篮里的孩童，如是辈分比你大的，要按辈分称呼，不可欺公别祖，称名道姓。

孩儿呀，如果欺公又别祖，算不得相府念书人。”

三公子说：“母亲，你不必叮咛嘱咐，为儿牢记心头。”钱氏夫人又说：“儿呀，你在家无好歹，出门要有新鲜。”随手翻箱倒笼，把好衣裳对外捧。三公子立刻打扮起来。

头戴逍遥八字巾，身穿鹦哥绿海青。

腰里束根丝罗带，粉底乌靴簇簇新。
手执一把白纸扇，文质彬彬念书人。
公子吩咐安童，用草料将马喂饱，鞍披备好，辞别母亲。
公子跨上银鬃马，离开家门去游春。
只见乡间人攘攘，不少儿郎放风筝。
金三公子在小书房读书，从未出过远门，也不晓得外面世景，就同安童讲了：“安童，不要跑多远，我们玩一刻早点就打转。”“怎的？”“你可听见天上老龙喊？我在小书房听先生说的。
老龙一喊要下雨，小龙一喊起狂风。”
安童说：“少爷，你宁动冒失鬼手，不要开冒失鬼口。那个大的叫风筝，小的叫鹞子，不是老龙喊，是鹞子上的葫芦声。”公子懂了：“哦，这叫风筝。”乃作偈文——
鹞子生得四角齐，篾作骨子纸糊皮。
倘若一日棕线断，跌倒荒郊伴土泥。
安童说：“少爷啊，亏你还是宰相之子哩，不说它的好话，总说它的霉话。给放风筝的人听见，要挨他骂的。”公子说：“格么，我就来说它几句好话。
纸糊一把弓，脚踏一条龙。
也是前世修来的福，今世才得伴虚空。”
公子提到修行事，毛病轻了八九分。
主仆双双对前行，看见少年寡妇上新坟。
公子说：“安童，你看啊，要得俏，常穿三分孝。这个女子啊，浑身穿了雪白，在那乱滚乱哭，不知她为点底高？”“少爷，看样子，她是死了丈夫，在丈夫坟上化银锭纸锞，所以要悲泪啼哭。
这叫三月寡妇过清明，啼啼哭哭到坟茔。
罗裙打结来化纸，逢社先要祭夫灵。”
主仆双双对前奔，听见农夫唱歌声。
金三公子说：“你望这个老公公，头上戴个草帽子，肩上杠根木棍子，可是在田里追兔子？”“少爷，他手里掮的是耙子，向南向北窖棉籽。”“啊呀，他胡须倒也花白，文章怎么不熟？还学得哼文章哩！”“少爷，他不是哼文章，是唱山歌。
这叫县官出门一面锣，和尚出门念弥陀。
戏子出门唱小曲，农夫辛苦唱山歌。”
公子说：“安童，你望哦，一淘丫头老小弯腰驼背，在田里像寻找底高东西？”“少爷，你不晓得，他们家里没粮吃，要盖锅断顿，在田里挑野菜回去度命。”“安童，我来作首偈文。
有伯夷，和叔齐，推位让国，
首阳山，采薇食，苦度朝昏。”
主仆双双再起身，六板桥到面前呈。
公子对河里一望：“安童，河里偌大的脚盆不对家里收，怎又没人偷？”“少爷，这不叫脚盆，小的叫舟，大的叫船。”“哦，这就叫舟。
为人在世好比一只舟，天天总在水上游。
木头一烂钉要锈，不如及早上坞修。”
公子提到修行字，毛病轻了二三分。
哎唷，公子对河里一望，欢喜了——
河里水深鱼撒籽，青黛河里绿沉沉。

主仆双双对前行，望见宾州北城门。

金三公子又说：“安童，你看啊，乡下瓦匠多坏唷，总把锅洞门砌得朝外，天阴下雨，滑之滑塌，怎样烧法？”“少爷，你又开冒失鬼口了。”

远望很像锯齿口，近看都是鸟枪门。”

公子问：“这鸟枪门有底高用？”“怎没有用？

外国叛军来造反，鸟枪门抵挡他二三分。”

主仆两个进了宾州城。啊唷，宾州城里热闹了，三十六行店面对店面，招牌像雪片。

十字街上行人多，挤挤攘攘推不走。

老者倚杖街边过，少者孩提背上驮。

这边敲锣做把戏，那边喊看武少林。

东边敲板来相面，西边鱼鼓唱道情。

主仆双双到城中，看见一位老年翁。

扁担挑得像把弓，贩的胡州大蒜葱。

主仆双双站起身，学场到了面前呈。

三公子来到学场，抬头一望，面前是座孔圣庙。跟手下马离鞍，马对旗杆上一系。

双膝跪到尘埃地，拜拜山东孔圣人。

孔子三千门弟子，出到七十二贤人。

主仆双双出城东，听到三清寺里撞铜钟。

金三公子说：“安童，不好了，你怎把我领到天子皇城来了？那不是皇上撞钟击鼓，天子要坐殿了？”“哈哈，少爷你说错了。这是三清寺道士撞钟上班拜忏。”“啊，钟声一响就是上班拜忏。我们可好进去看看？”“怎不好去，我家也算半个头山主哩。”“安童，何谓半个头山主？”“少爷，你有所不知。我听老太师说的，为修这个三清寺，我家出了一斗金子，一斗银子，所以，我家就成了半个头山主啦。”金三公子说：“我们进去看看。”

三清寺里走一遭，轻灾薄难一齐消。

主仆双双站起身，到了三清庙堂门。

二人把马对旗杆上一系，抬头一相，开口就念——

道高龙虎伏，德重鬼神惊。

“嘿嘿，这个口气真不小，能降龙伏虎，神鬼皆惊。”金三公子说着又对前跑。二人穿过天井，来到后殿，又见一副对联——

参礼黄金相，皈依大法王。

公子说：“安童，这个‘参礼’二字当‘拜’字解说。参礼么，就是拜。不好啦，我倒拜迟了。”

公子跪到尘埃地，拜拜虚空过往神。

三清寺的小道士看见了，说：“哦唷，这位金三公子，骨子里是个金三呆子。又没得菩萨在哪里，你着底高慌，着底高忙，跪下来磕枣木榔？”众位，金三公子是宰相之子，从来未被人奚落过，他挨这小道士一耻笑，说了就像挨骂了，骂了就像挨打了，打了就像挨杀了。

公子听到这一声，脸就红到耳朵根。

这时，三清寺的当家师走出来了，随即责怪小道士：“你这小囚，不懂道理。我们人有上中下三等。下等之人，见佛不拜；中等之人，见佛就拜；上等之人，望空而拜。

少爷他是上等人，望着虚空拜世尊。”

三公子回头一望，在后廊有个韦驮菩萨，面向朝北，身穿明盔亮甲，手执降魔宝杵。金三公子欢喜不过，对前直轧，背住它两只脚：“哥哥，说你在边关做总兵的呢，怎站在此地看

庙门？”安童说：“哎、哎，少爷，你怎同菩萨调起来了？这是韦驮菩萨，不是二少爷。”公子仔细一望，看见韦驮两边还有对联一副——

十世真童体，三洲护法身。

公子说：“安童，这个庙宇的对联，口气大的只嫌大，小的又嫌小。韦驮菩萨修十世，只在三洲做护法，还及不到泗洲大圣。”安童说：“三少爷啊，提到这句话，我听见人家讲过的，三洲同泗洲相距远哩。泗洲地方富了，富到底高样子？它有四大名洲：东胜身洲，西牛货洲，南赡部洲，北俱卢洲。东胜身洲驴吐布：说东胜身洲的驴子，把棉花吃下去会吐出布来，百姓不要纺纱织布就有衣穿。西牛货洲鸟呕油：说西牛货洲的鸟，把黄豆吃下去能呕出油来，所以货洲地方家家户户养鸟。南赡部洲蚕作茧：南赡部洲的蚕把桑叶吃下去，能作起茧来，抽出丝来，织出缎来。北俱卢洲骨出羊：说卢洲地方的人不种麦，不种稻，不吃五谷，都吃羊肉；羊肉吃下去，羊骨磨细了，对地里一撒，又生出小羊来。泗洲人讲道德，从不偷东西。金银财宝拿不动，摆在半路上画上圈圈，过了十天半月时间再去拿，总没得哪个贪小挨你的，就叫‘路不拾遗’。韦驮菩萨一看，泗洲那么富，我不蹲三洲，我要上泗洲去。三洲和泗洲隔一条黑河，要游水才得过去。韦驮菩萨就想了：我修十世修到这件明盔亮甲，不能脱掉，留在身上过去吧。泗洲人一看：你这小气鬼菩萨，你那一套衣裳，我们这块少朝宝哩。”

泗洲人就笑呵呵，怪不到三洲小人多。

泗洲地方不给你蹲，还到三洲去安身。

韦驮菩萨给泗洲人打得溜到三洲来的。韦驮菩萨哭了。佛祖说：你不要哭。

玉皇大帝重封赠，你手执铁杵管山门。

诸位，凡是庙宇里的韦驮菩萨为底高总是面朝北？有解说的——

韦驮菩萨朝北撑，望望你泗洲可出小人。

要是泗洲出了小人，他就好回过来朝南的。此话不表。再讲到三清寺里当家师。他见金三公子一到，打躬作揖，招呼不及：“刚才小徒儿言语冒犯，多多有罪，万望公子宽恕。”随将金三公子接到缘堂，献上香茶一杯。金三公子说了：“老师父，你热水要烧，冷水要挑，我无功不受禄，怎好打扰呢？”“少爷，不须客气。

清茶不待无情客，杯杯总敬有缘人。”

三公子问：“师父，底高叫有缘，底高叫无缘？”“往常少爷来散心，我们师徒在经坛上诵经，不好歇下来迎接你，这叫无缘；今天少爷来散心，恰遇我在寺里守清净，这就叫——

有缘千里来相会，无缘对面不相逢。

今朝与公子来相会，真可算是有缘人。”

宾主用过香茶，又到大殿上去浏览散心。金三公子看呀看，看见大殿上坐着三个菩萨，一样的脸相，一样的袍帽，两边一样的对联。金三公子就问：“老师父，这三尊菩萨是一样的脸相，一样的袍帽，还又是同一对联，他们是祖孙三个吧？”当家师说：“不是的。”“啊，可是父子三个？”“也不是的。”“可是弟兄三个？”“正是弟兄三人。”“这叫底高菩萨？”“这叫三官菩萨。”“啊依喂，这弟兄三个真舍得吃苦，一个个总修得成道作祖。师父啊，

他们弟兄三个一条真心修到底，我家弟兄三人倒有六条心。”

当家师说：“少爷，你这话我不要听，而且我也不相信。弟兄三个一人一条心，也只有三条心，哪来六条心？”“师父，果真不信，我讲给你听：大哥是接本御史，大嫂要望他拜相；二哥是边关总兵，二嫂望他封侯。

我么现在年纪轻，有心吃素办修行。

我的妻子王氏女，望我高中得头名。

师父啊，十三位算盘算一算，三人可是六条心？！”

三公子又问：“当家师父，这三官菩萨住哪里，他姓底高，叫底高？”当家师说——

提到三官大帝话头长，小道讲他并不难。

三官大帝本姓陈，父是中州陈梓春。

母是龙宫三王女，他是龙王家小外甥。

三公子说：“师父，你这话不真，我一点总不信。陈梓春是凡间人，怎得到东海龙宫招亲？”“哦，你要问这个根由，我再讲给你听。

光明皇上改国号，逍遥帝主忙兴灯。

陈梓春，带领安童四个人，灵台县里看花灯。

学场上轧得头发昏，轧散了安童四个人。

太白星君下凡尘，变作李梓春。

结拜陈梓春，同到龙宫看花灯。

看灯看到鳌山脚，闯进龙宫十重门。

龙皇爱他书公子，一龙三凤配为婚。

龙宫招亲三宿整，生到三元弟兄三个人。

云台山上学仙法，迷魂洞里救父亲。

光明皇上封神职，三官大帝受香烟。”

三公子说：“师父，我再问你：他可有底高经忏留下来？”“有的。有三官忏好拜，还有《三官经》好诵。”公子想了：要说拜三官忏嘛，我没得这许多人，也没这套家伙；《三官经》么，倒字分清，一个人好诵的。就问：“师父，《三官经》有什么用处？”“少爷，你还不知？父母健在诵《三官经》，可以加添阳寿得长生；如果父母亡故诵《三官经》，地府赎罪早超升。

免得生死轮回苦，报得父母养育恩。”

公子一听，喜之不尽：“师父，把这《三官经》卖给我吧。它是量了卖，称了卖，还是大约估估价钱？”“嘿嘿，三少爷，这部《三官经》一不称了卖，二不量了卖。人人都说黄金贵，它比黄金更值钱。”三公子说：“黄金虽贵，要份量还人，你到估估价看。”“不瞒你说，三天之前山东来了个酒肉汉子，精精壮壮，肥肥胖胖。

愿出黄金四百两，要买这部《三官经》。

千两黄金总不卖，只想送给有缘人。”

三公子一听，连声道谢：“多谢师父，你想把《三官经》送给我了？”“喔，怎会送给你？”“才间还说你与我有缘，一歇辰光你倒赖账啦。”“三少爷，我和你有缘没用，要佛祖和你有缘。这叫有缘得度，无缘就不度。况且，这部经卷还有几个‘不得’：荤眼相不得，荤手碰不得，荤口念不得。

荤口念了《三官经》，佛祖罚你瞎眼睛。”

公子一听，喜之不尽：“师父，你帮我烧香点烛，我来罚愿。”“三少爷，往常你来还香了愿，我可以替你烧香点烛；今朝你罚愿修道，只好自己点烛，自己烧香。

是经要从佛口吐，自点香烛才诚心。”

金三公子连忙烧香点烛，整冠理服，跪下来就拜：“三官大帝，我金福二十二岁，十月初三子时诞生。为上报父母，下免轮回，情愿舍妻弃读，吃苦修行。

到你面前初罚愿，永远不开酒和荤。

如果吃吃素来再开斋，南牢里拖到北牢里来。”

当家师说：“三少爷，不要信嘴里瞎嚼，瞎许菩萨啊！

看见西天好就吃长斋，说不定馋痨病一发又要开。

你吃素来我担忧，就怕长斋不到头。

要是以后再开戒，全盘功德一齐丢。”

三公子说：“师父，你要是不信，我再罚愿你听。

吃素当初最艰难，犹如肩挑重担上高山。

宁可一步高一步，绝不中途退下山。

我今好比南山一棵松，三丈六尺透虚空。

十万八千枝和叶，树大哪怕起狂风。

要说吃斋就吃斋，爹娘打骂永不开。

船到江心把紧舵，不被狂风刮转来。”

当家师见他蛮有决心，就说：“你真心吃素么，我来替你求堂忏悔吧！

初吃斋，就如同，新裁杨柳，

根又浅，土又松，怕起狂风。

求佛祖，洒甘露，微降细雨，

浇一浇，润一润，慢慢生根。

吃素修行苦向前，爹娘打骂你不还言。

十分情理你不要说，不成佛来也成仙。”

金三公子说：“师父，宁可钢刀头上滚，要我回心万不能。”他向师父作个揖，拿了经典就走——

你就算我名师父，经典是我领头人。

当家师一听，不大对劲：“三少爷，就算了吧，你不要走，经典还是丢把我。”“怎？”“假使你家老太师回来，晓得我是你的师父，说是我叫你修道的，将来我的性命不稳，头也不在颈脖子上滚啊！”“格么，依你怎说？”“三少爷，我把个名目你。

三官是你名师父，经典是你领头人。”

金三公子得到一部《三官真经》，辞别师父，正要走出山门，老道师又喊住他：“三少爷，你不要走，经典还是丢把我吧！”“师父，又为底高？”

你左肩高来右肩低，香房里必定有娇妻。

金三公子说：“有妻要什么紧？我不要她就是了。你如不信，我再罚愿你听。

今日取经回家转，永远不进绣楼门。”

主仆二人出了三清寺。金三公子同安童讲了：“安童，从此，我吃素修道，牲口骡马也不骑了。它也是前世不曾修，今世背驮日月难抬头啊！”

你替我解解笼兜松松绳，让它到荒山野地去安身。”

安童说：“少爷，你这样做，不是修道，是在作孽啊！”“怎？”“一马有五口，它嘴里要嚼，四蹄要踏；嘴里啃呀啃，还要困下来打滚；五谷滚死不少，孽障作得不小。你把它放掉，不是在造罪吗？”“安童，我总归不骑它了，你替我骑回去吧。”“三少爷，万万不能。

我骑马走到宾州城，大小人等要议论。

金相府里奴欺主，这顶帽子要压杀人。”

三公子想了想，说：“安童，你替我牵了回去吧。”“哦，牵了回去是可以的。”

公子单身前头走，安童牵马紧随身。

转弯抹角来得快，自家门在面前呈。公子说：“安童，这匹马的颈项里挂起牌来，牌上写起字来，‘在不准耕役，死不准宰剥，还要替它砌个坟廓’。”公子来到小书房写起三官大帝神位、三代宗亲牌位、南北星斗牌位来，供在小书房内。把“四书五经”——

一概放进书箱内，单诵三官一真经。

专心书房来修道，也不回转绣楼门。

公子得到《三官经》，朝朝夜夜忙诵经。王氏小姐在绣楼上问了：“梅香，你家三少爷出门游春可曾回来？”“啊呀，三主母，三少爷他回来了。怎么，他不曾到内楼来？”“不曾啊。可在暖阁楼？”“没得！”“可在万福厅？”“没得。”“可在小书房？”“也没得。”“难道他上天去了？”“天不曾得上，恐怕在那里搭上天梯了。”“奴才胡说，底高叫搭上天梯？”“主母呀，三少爷不像读书的腔口，倒像诵经的调头。”“梅香，你是耳闻还是目见？”“主母，我是耳闻。”“耳闻是虚，眼见是实。梅香，前面领路，陪我下楼！”

梅香搀住主母手，移动金莲下楼门。

二人来到小书房门口，望望小书房门关的。王氏说：“梅香啊，打断经，罪不轻。我们来听，听他念到‘终’字才好叫门。”梅香说：“不要说念到中，念到晚就怕也不开门。”“梅香，不是到中到晚，《三官经》念到头，要有‘终’字的，你只要听见一个‘终’字，就好推门了。”主仆二人对门外一蹲，接耳听声。金三公子这两天伤了风，鼻子管里“嗡呀嗡”。这一“嗡”就像“终”，王氏以为经念到头了。连忙走上前去——

经卷不曾念到底，王氏推开两扇门。

公子见了王氏到，好像来了对头星。

金三公子用手对王氏一指：“王氏，王氏，你还得了！

金相府里规矩重，你无事怎好下楼门。

我去告诉生身母，你违条犯法罪不轻。”

王氏一听，两滴眼泪倒挂下来了——

三少爷啊，我出了好心没得好报，烧了好香得不到好兆。

我好心好意来张看你，冷落我慈贞为哪条？

公子想：啊呀，我骂王氏骂冤枉了。不过，我和她是夫妻，陪个笑脸也没底高稀奇。公子就用手背住她的衣袖，还又转上几个溜溜：“王氏啊，近不过夫妻，才间我说句笑话，你不要见气。”“少爷，你说话没轻没重。”公子说：“我以后不说好了。王氏，你晓我现在念的底高书？”王氏说：“我认得字的，你给我看。”公子拿《三官经》对王氏面前一摆，用手按住“官”字下面两个口，上面剩个宝盖头。王氏说：“少爷，我知道了，你念的《三字经》。”公子巴掌一拍，三个字猜着两个半，你好陪我办修行。

公子告诉王氏：“我‘四书五经’都不念，单诵‘三官’一真经。”王氏一听，眼睛发定。

三少爷啊，我在家靠父母。

出门靠公婆，香房靠丈夫。

亲亲丈夫啊，你倒修办道，叫我叶落归根靠何人？

三少爷啊，你年纪轻轻修办道，绝掉王家后代根。

哪怕是黄胖道人生一个，我王氏也没这伤心。

公子哈哈大笑：“王氏，既然修道，要男女做底高？男是冤家女是害，无男无女多自在。养了鸡子就莫种菜，吃素修道就不要生后代。我同你好有一比——

我日后能像阿罗汉，你将来好做活观音。

王氏一听，更加伤心——

少爷啊，老来修道不嫌迟，切莫耽误少年时。

公子说：“王氏，你这话错的！

修道要在年少修，老来修道气吼吼。

等你想到要修道，阎王要出票来勾。

修道要趁早，莫等腰驼背曲了。

念佛也念不动，手戳拐杖不能跑。

修道要趁少年时，六月荷花透莲池。

九月菊花遭霜打，到老修道只嫌迟。”

王氏说：“少爷，我问你，可有人家丈夫吃素，妻子也陪了吃素？”公子说：“有的。

夫吃素来妻吃斋，两朵金花一齐开。

同修道来同结果，同到西天伴如来。”

“三少爷，我问你，可有人家丈夫吃素。妻子吃荤的？”“也有。

夫吃素来妻吃荤，鸳鸯荷花两条根。

一支升到天堂里，一支埋入地狱门。”

“三少爷，可有人家丈夫吃荤妻子吃素？”“也有的。

妻吃素来夫吃荤，半河清水半河浑。

但看初八廿三月，半个明来半个昏。”

王氏说：“还有桩事我问你：你读读书蛮好，怎想到吃素的？真是闲思量，惹角落，吃得五谷想六谷。”“唉，王氏啊，我告诉你：

我在书房读‘五经’，越读越觉闷在心。

奉得母命赏春景，游看宾州四城门。

到了三清寺，遇到老道人。

送我一部《三官经》，毛病慢慢才减轻。

不是念念《三官经》，哪有性命到如今。”

王氏一听，更加伤心：“少爷，你倒出门游春玩景，得到经卷修道，我对家一坐，哪有经卷送给我呢？

少爷啊，你陪我花园散散心，我也好伴你去修行。”

众位，王氏底高心？她想：我把公子骗进花园，将今比古，将古比今，好劝他转意回心。就说：“三少爷，你先请啊。”“哦，王氏，别客气，你先请。”“少爷，夫到天边妻要跟，应当你走前面，妻走后面。”“王氏哎，假使到你王家去，我走前面你走后面；今朝在我金相府，应当你走前面我走后面，我不能坐家欺人。”“啊呀，少爷，你真客气。”

夫妻两个手携手，并并排排进园门。

王氏到花园一看，百花齐放，绿草茵茵，好不欢欣。

三公子，王氏女，花园玩耍：

桃花红，李花白，柳绿松青。

栀子花，和海棠，争相斗艳，

玫瑰花，开出来，血点鲜红。

十姊妹，并蒂莲，成双作对，

丁香花，茉莉花，香气扑人。

墙头长了虎尾草，盆里栽的万年青。

观音莲对垂杨柳，罗汉松对马尾松。

王氏抬起头来看，长春花紧靠月月红。

迎春花开赛黄金，木香花开满天星。

牵牛花开口朝上，山茶花开像红云。

夫妻双双往前走，玉兰花到面前呈。王氏看到玉兰花开得好看，就是几片叶子障眼。她心上着急，把叶子朝下一摘。公子说：“王氏啊，说你聪明么你一点也不懂事。

花开没得叶来遮，何年何月显荣华？”

王氏一听，两滴泪倒挂下来了——

三少爷啊，我比叶来你比花，花开全靠叶来遮。

三少爷啊，你倒吃素修办道，我何年何月显荣华？

夫妻双双往前行，后花园里去散心。众位，金相府里的花多哩。各个花园总有花，花总归队的，一队对一队——

东园内，栽的是，“俞任袁柳”，

西园内，栽的是，“苗凤花方”。

南园内，栽的是，“滕殷罗毕”，

北园内，栽的是，“顾孟平黄”。

有石台，和石凳，“澹台公冶”，

金鱼池，银鱼缸，“雷贺倪汤”。

数九天，落几夜，“费廉岑薛”，

风刮动，树枝摇，“柴瞿颜充”。

王氏指着一朵花问：“三少爷，这朵花我怎不识得？”公子说：“这总不识得？你往常蛮聪明，给个哑谜你猜猜。这种花叫墙上长青苔。”王氏就想：墙上长青苔？莫非发了霉才长青苔。就说：“少爷，我晓得，这叫蔷薇花。”“哎，正是，正是。”王氏又问：“这盆呢？”“这一盆，叫东海里砌瓦屋。”梅香插嘴了：“哪家海里还好砌瓦屋。”王氏说：“这屋砌在海中间就叫海棠花。”公子大笑：“哈哈，又猜对了。”“三少爷，这一盆呢？”王氏又问。“这一盆叫卖油郎不带秤。”梅香说：“不带秤不错把人家？”王氏说：“梅香呀，错不掉的。俗话说，骂不过看牛的，算不过卖油的。卖油郎算计最狠，一勺子四两，两勺子半斤。这就叫芍药花。”

公子听了笑盈盈，真是聪明伶俐的女千金。

王氏又问了：“三少爷，这盆花末？”“啊，这盆花叫兔子拜新月。”“哦，我晓得，这叫芙蓉花。”还有这一盆呢？”“这就叫姑嫂两个睡一头。”梅香说：“两人睡一头，人不挤杀得。”王氏说：“他们姑嫂二人合得好，这就叫罂粟花。”“哎，正是，正是。”王氏又问：“三少爷，这一盆呢？”公子说：“这叫铁匠店里烧稻草。”梅香说：“铁匠店不烧煤炭怎烧稻草的？”王氏说：“没法子，煤炭贵嘛，就叫玫瑰花。”“三少爷，这一盆呢？”“这一盆啊，叫马上翻跟斗。”梅香说：“骑马一阵风，两手带住鬃，性命尚难保，哪还敢开弓？连开弓总不敢，还敢翻跟斗？”“梅香，可以的，他骑马熟练，所以叫簇旗花。”公子说：“王氏啊！”

到底你是官家女，才学非比寻常人。”

王氏又问：“三少爷，这牡丹花有多少样数？”“啊，总共有二十四样。有青黄牡丹、紫白牡丹、墨绿牡丹、芙蓉牡丹、凤穿牡丹、芍药牡丹、荷包牡丹、枯枝牡丹……”王氏听到这里，又喊：“少爷，你来看啊，这一盆花多有趣，只成双不成单。”“哈哈，王氏你不晓得，这种花在我们中原只有三盆。皇上御花园里有一盆；皇亲刘驸马家一盆；我金相府有一盆。这就叫双头牡丹，要么不开，要开就是两朵。”

王氏听到一声，止不住腮边泪纷纷。

三少爷啊，牡丹花开成双对，我们为何要离分？

三少爷啊，你看看牡丹花的份，陪我回转绣楼门。

金公子心倒软下来了。说：“王氏，你不要哭，我们一同上楼吧！”他们夫妻游园，当方土地一直跟在身边。这时，花园土地想：“不好啦，今朝金三公子如果上了楼，要惯掉三茅祖师之职。”随即用手一扇，来了一阵狂风，把一朵花吹落地。公子说：“王氏，你望望看，好好的一对花，就剩一朵啦。这又有一比：我好比修行，你好比作孽。

修行的还在枝叶上，作孽的吹落地埃尘。”

王氏急得没法，在那指手大骂——

你这个瘟风啊，

我家少爷正要回心转，你活拆我夫妻为何因。

慈贞小姐连忙喊：“梅香快点上楼，替我拿针和绒线下来，把这朵花缝好，让两朵花攀在一起。少爷，这遭好同我上楼了吧”三公子说：“王氏，你这话错的。

水在大海月在天，人死怎得再还阳。

月落明星看不见，花落怎好线穿连。

王氏啊，花开花落年年有，人老怎得再转少年。”

夫妻双双又朝前走，来到西花园里。看见一对蝴蝶，飞来飞去，穿枝透叶，自在翱翔。王氏说：“少爷，你望望看，它们合得多好哦！前面的飞到东，后面的也飞到东；前面的飞到西，后面的也飞到西。

三少爷啊，蝴蝶飞到东来飞到西，如同我你小夫妻。

三少爷啊，化生还要成双对，你为何一定要修行？

三少爷啊，你就看看蝴蝶的份，陪我回转绣楼门。”

三公子心又软了：“王氏啊，你不要哭，我同你上楼吧！”花园土地说：“不好了，他又要上楼了。”就变呀变，变作一对乳燕，飞过来一口，把一只蝴蝶衔了就走。公子说：“王氏，你倒望望看，好好一对蝴蝶，活活挨拆散了！”

蝴蝶心欢喜，双双展翅飞。

燕子衔了去，拆散好夫妻。

金三公子正要对慈贞小姐讲话，慈贞忽然又喊：“三少爷，你望望那对乳燕合得多好啊。两只合吃一个蝴蝶，吃下去了还你替他梳梳毛衣，他替你理理翅膀，多亲热唷！”

之乎与也者，也者与之乎。

虽然不言语，人不如鸟乎？

三少爷啊，乳燕还要成双对，你为何硬要办修行？”

三公子心又疼起来了：“王氏啊，你不要哭，我一定同你上楼。”花园土地一看不对，马上又变，变作八爪雄鹰朝下一攫，一只乳燕飞向东，一只乳燕飞向西。公子说：“王氏，你望望看，好好一对乳燕又被活活拆散了。

夫妻好比同林鸟，雄鹰一到各自飞。”

二人正说这话，一个猎户来了。猎户拈弓搭箭，只听“嗖”的一声，雄鹰鲜血淋淋，跌落在地。猎户捉起雄鹰朝虾笼里一灌，未曾跑出多远，一只猛虎又到了。猛虎头像笆斗，颈脖子像棉花袋口，前脚像抓钩，后脚像伐树锄头，尾子像刷场扫帚，眼睛像明灯，牙齿像银针，毒气对外喷，追了要吃人。

一阵虎风了不得，把猎户拖去囫囵吞。

三公子说：“嘿嘿，王氏你想看，花园多少稀奇事。蝴蝶遇乳燕，乳燕遇雄鹰，雄鹰遭猎户，猎户遭虎吞。

强人还遭强人手，恶人又被恶人欺。

王氏啊，你看看雄鹰猎户样，不如陪我去修行。”

夫妻双双又来到金鱼池。王氏说：“少爷你望望那对金鱼合得多好，前面的鱼游到东，后面的也游到东；前面的游到西，后面的也游到西。”三公子说：“王氏哎，一样的。我到东花园，你也跟到东花园，我到西花园，你也跟到西花园。”王氏一听，两滴眼泪又挂下来了——

三少爷，鱼儿还要成双对，你怎荷花失根藕无寻。

你看看鱼儿面上份，陪我回转绣楼门。

公子说：“王氏，你只晓得乱哭，又不晓得鱼在前世里是底高？”“少爷，我不晓得。”“不晓得嘛，我告诉你。

张八赵九不曾修，投生鲤鱼水中游。

前头下了沉丝网，后面下了钓鱼钩。

连梢竹子当头打，不上网来也上钩。”

金三公子看看红日将沉，乌鸦归窝，就对王氏说：“你早点上楼吧，我也把句着实话你。

劝妻休想我，及早转楼门。

将军不下马，你另外定章程。

王氏呀，你到楼上慢慢过，我到书房去修行。”

王氏见公子一走，既伤心，又发火：“梅香，你来，我对你说句话。”“主母，底高话啊？”“我做鬼对金鱼池里坍，你就直巴嗓子喊。”梅香说：“主母，这我懂的。”王氏对金鱼池里坍，梅香就放开嗓子喊：“三少爷，主母投河死啰！”公子头也不回，直向前走。梅香又喊——

三少爷啊，你去念佛吃长斋，就怕要惹出人命来。

公子望也不望，只当没听到。梅香又喊——

三少爷啊，官盐当作私盐卖，也作兴以假弄成真。

公子停步一望，心吓得直荡，一个趟子跑去抱住王氏：“你何苦呀，若在世上挨，莫对土里埋，阎王不寻你，你不要想发小鬼的财。”王氏对地上一坐，又哭了。

三少爷呀，我金鱼池里把命丧，让你无挂无碍好修行。

公子想：不要以假成真，断送命根。就说：“王氏，快点起来，我当真吃素修道啦？我是哄你的。”王氏听见这话，爬总爬不及：“少爷，我当真舍得这条命？我也是吓吓你的。既然如此，你跟我上楼吧。”三公子说：“王氏啊，不瞒你说，我是不想让你寻死。我许了三官菩萨，道还要修的。

今朝如上了绣楼门，地府里罪孽重千斤。”

王氏说：“三少爷，啰哩啰嗦，鬼话真多。

地府里罪孽千斤重，我帮你挑上八百斤。”

公子说：“还有二百斤哪个挑？”“还有二百斤你挑。”“你要我上楼，不要说二百斤，二两二钱我总不担当。”梅香说：“主母、三少爷，你们不要愁，还有二百斤包在我们两个丫头身上。”金三公子无可奈何，只好跟她上楼。

王氏盯紧难脱身，缠住公子上楼门。

日落西山暗昏昏，忙叫梅香点银灯。

掌好银灯，备好酒菜。一歇辰光，酒菜端到绣楼。王氏问：“少爷，这遭好吃了？”“王氏啊，我午间罚愿，要到半夜子时才好开斋。”等呀等，等到半夜，王氏说：“少爷，这遭总好吃了！”“王氏啊，这个席不正，我不坐。”王氏又叫梅香把台子搀正过来。王氏说：“少爷，这遭总好吃了吧！”“王氏啊，这个酒菜不烫，我吃了要醋心格。”王氏吩咐梅香把酒菜拿去烫烫。一歇辰光，酒菜又端到高楼。王氏说：“少爷，这遭可好吃了？”“王氏啊，你望望月亮到哪里了，可曾到半夜哩？”——

王氏推窗望明月，公子吹熄桌上灯。

王氏说：“三少爷，现在已经是半夜时分了。

大星到了东南角，七撮星到月旁边。

正是亥时下三刻，等一刻就到子时辰。”

王氏正在望星望月，公子忽然翻脸，用手对王氏一指：“王氏、王氏，你还了得！你既然

望望月亮到哪里好让我开斋，为什么又要把银灯吹熄？莫非怕我先吃？

你劝我开斋都是假，还是逼我去修行。”

王氏说：“少爷，山倒下来压不死人，舌头根子要压死人哪！灯明明是你吹的，怎说是我吹的？”

总说相府没得冤枉事，这个冤枉海能深。”

三公子说：“王氏啊，不要哭。我问我，吹灯要化多大力气？”“少爷，不要四两力。”“喔，四两重的罪孽你总不肯担，还想你担当八百斤？少陪了。”王氏心里着急：“少爷，就算我吹的吧。”公子说：“我只听前言，不听后语。你要我在楼上，再给个哑谜你猜猜。你晓得：‘快刀劈竹’是底高？”“少爷，这我晓得的，竹子劈起篾来，打起箍来，把我们二人一天到晚箍在一起。”“嗯，你不要头想尖了，心想偏了。

快刀劈竹两分开，到何年何月拢起来？”

王氏听听倒没指望了：“梅香，替我把门关关，窗子闩闩，叫他来得去不得！”

蜻蜓歇在蜘蛛网，苍蝇叮了面糊盆。

蚂蟥叮住螺蛳脚，要脱身来难脱身。

今朝我做撑门杠，看他怎得下楼门。”

王氏脸一青胖，像个五殿阎王。对楼门上一蹴，像个八太。公子想：“不好，今朝不发火，我不得走哇！”就来了个乌云推月——

把王氏推跌楼板上，将身跳出绣楼门。

三公子抬头一望，天上星光灼灼，寒气逼人。金三公子又当是底高菩萨晓谕他哩，连忙双膝下跪：“天地神明，三官师父，你有灵有感，要明察弟子的苦衷。

我是挨骗进沉香阁，师父要包涵二三分。”

三公子回到书房。安童说：“三少爷，你用夜点心。”“安童，你还不曾困？”“你还不曾用夜点心，小的怎敢困呢？”三公子用过夜点心，对安童说：“安童，我不能在小书房修了，王氏对小书房是旧马熟路，这遭她天天来吵，夜夜来闹，叫我怎好修道！你替我挑点空心草，把木香棚子夹夹好；能挡风，能避雨，在里头修道也不苦；再替我扛张抬子搬张凳，又好诵经又好困；日日夜夜没人问，我好一直修成正。”

金三公子想得周，一心成道作苦修。

谁知人前无直路，磨难日子在后头。

卷三 家书进京

苦作舟，不回头。遇恶浪，向前走。
公子修行苦作舟，三灾六难不回头。
不管风狂浪又恶，一路扬帆向前走。
依还一部《三茅卷》，接过前文往后修。

前册已经讲到金三公子吩咐安童替他搬进西花园木香棚里修道，就朝诵《三官经》，夜诵《三官经》，也算得到安身处，日日夜夜来修行。

不提公子在修道，再提王氏女千金。

王氏在沉香阁见公子一走，她哭得发火。梅香说：“三主母哎，三少爷站起来与你一样高，困下来与你一样长，五点对五点，你怎压得住他？”

少爷修道劝不改，五点要请出六点来。”

王氏问：“梅香，哪个算五点，哪个算六点？”“你们夫妇同辈是五点，钱氏太太是他的母亲，比你长一辈，大一点，算六点。少爷不肯回心，要把钱氏太太请下楼，才管得住哩！”王氏一听，倒也相信：“梅香，你前头领路，搀我下楼。”

梅香挽住王氏手，拨动金莲下楼门。

主仆二人转弯抹角，抹角转弯，来到暖阁高楼。王氏见钱老夫人，双膝下跪：“婆婆万福！”钱氏太太说：“三媳，既然祝我万福，为底高又要这样哭？”“婆婆呀，非为别事，只因三少爷修道，他……”钱氏夫人说：“他修他的，与你有何相干？”王氏一听，更加哭得伤心——

婆婆呀，三少爷修道虽说不关我的事，但绝了我王门的后代根。

婆婆呀，他年纪轻轻就修道，你也少了个端汤奉茶人。

钱氏夫人一听，这倒非同小可。冤家怎想起修道的？他怎不知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？就问：“三媳此话可真？”“婆婆，一点不假。”“他在哪里修道？”“婆婆，他在小书房。”梅香说：“太太，主母，三少爷不在小书房了，搬到木香棚里去啰！”钱氏说：“何苦何苦！三媳，你不要难过，这事由我作主。我们一同下楼。”钱太夫人头上用青丝包头一扎，拐杖对夹肘里一夹——

冤家要是不回心，我这龙头拐杖不容情。

婆媳二人由梅香引路，来到西花园木香棚。钱氏在外面一咳，公子一吓，抬头一望：“啊呀，不好了，我的母亲来了！”跟手把经书盖起来，走上前去双膝齐跪：“母亲在上，孩儿拜见！”“冤家，我不要你见礼，我有话问你。你不蹲小书房读书，钻在这草棚子里作甚？”“哦，母亲，我只要心宽，不要身宽，我蹲草棚子里心倒蛮安。”“儿呀，在小书房读书有何人打扰你不安？”“这个……”“不要这个那个，你读的什么文章拿来把我看看。

只要你腹中文章满，送到京里受皇恩。”

三公子说：“母亲，我不是读的文章，是读的经书。”“喔，是《诗经》、《书经》还是《易经》？”

亲娘呀，我不读《诗经》共《书经》，单诵一部《三官经》。

钱氏说：“你读《三官经》有底高用处？可好科考，可好治国平天下？”“母亲，只好修身，不好治国平天下。”“格么，你读它何用？”“母亲，你有所不知。父母健在念《三官经》，替你们加添阳寿好长生；父母亡故我念《三官经》，你们地府赎罪早超升。

免遭生死轮回苦，报答你父母养育恩。”

钱氏一听，很不高兴：“你这奴才，不用心攻读诗书，反诵读僧道经忏，不怕被人家议论？

相府容量你修道，要笑坏朝纲多少人。”

三公子不作声。钱氏又问：“冤家，这经要念多少卷数？”“母亲，我不论卷数，只论辰光。”“要念多少辰光？”“念三百年！”“你瞎说八道，人无百岁寿，花无百日红，你有三百年寿吗？”“母亲，我哪里连三百年寿总没得？

彭祖寿长八百岁，陈抟一忽睡千年。”

钱氏说：“冤家哎，你不要念三百年，三十年总不准你念。”“母亲，我同你商议，可不可以让我念三十年！”“三年也不准你念。”“母亲，你就准我念三年吧！”“半个月总不准念。”公子一听，两滴眼泪倒挂下来了——

母亲哎，我在小书房读“五经”，越读诗书越闷心。

奉你母命赏春景，遇到三清寺里老道人。

送我一部《三官经》，毛病慢慢才转轻。

我今不念《三官经》，旧病一发要命归阴。

钱氏夫人心里想：孩儿毕竟是自己养的，一条痛肠一条恨肠。如果过份管得紧，弄不好也会断送命根哪！“儿呀，我准你念半个月，到了第十六天你要上楼。”“母亲，我晓得了。”钱氏夫人又对慈贞小姐说：“媳妇，你才间听到呱，等半个月，让他慢慢自转弯。他就上楼的。”王氏一听，喜之不尽。钱太夫人回转暖阁楼，王氏也回转沉香阁。这遭，王氏朝也望，晚也数，从初一数到十五。到第十六天王氏点好银灯，备好酒菜，等到半夜，三公子也不上楼哇！王氏就想了：我家三少爷诡计多端，可能要多呆一天才上楼呢？到了第十七天晚上，她又掌好灯火，备好酒菜，等到深更，三公子也不上楼。王氏暴躁如雷，用手一指——

天亮已是十七天整，你为何还不上楼门？

三少爷，你对我欺骗是小事，忤逆了生身老母亲。

王氏想想没办法，一夜啼哭到天明。夜静夜静，听出去不近。哭声惊动了熊、桂二氏，妯娌二人商议了：“三婶婶为底高一夜哭到天亮？我们倒去张张看。梅香，同我们下楼。”

梅香前面来带路，妯娌两个下楼门。

转弯抹角来到沉香阁，熊、桂二氏问：“三婶婶，夜静更深，你为底高哭得伤心？”王氏可怜哩，话在喉咙口说不出，只是哭：“啊呀，伯母哇！

你们越过越欢乐，我是越过越伤心。”

熊桂二氏说：“三婶婶，你哭底高？不说点我们听听？”梅香插嘴说：“二位主母呀，三主母气得说不出来了，我说把你们听听吧？”梅香把王氏哭的原因说了一遍。

熊、桂二氏说：“三婶婶，你不要哭，我们去劝劝他。”王氏说：“他是不听劝的。”熊氏说：“不是吹，三叔叔见我一到，就吓得笔堑笔——陡的。他在哪里？”王氏说：“在西花园木香棚。”“哦，我们去。俗说，长哥为父，长嫂为母，他不依我，我就发火，背起来好打的。”桂氏说：“你不要乱说，不是长哥为父，长嫂为母；是长哥为‘扶’，长嫂为‘磨’。就好比弟弟年纪小，父母亡故早，长哥要抚养他成人，长嫂要磨琢他读书，甚至还好磨他做活计。做嫂嫂的怎好撒野，背住小叔子打呢？——

叔嫂两个来打架，要笑坏府门里多少人。”

熊氏说：“那怎么办呢？”桂氏说：“我看啊，小叔叔修道，我们去与他乱闹，吵得他心里发躁，他就陪三婶婶上楼了。”熊氏说：“那我们要分三路包抄，各说各的道理，劝三叔叔回心转意。”

妯娌三个像阵风，一齐奔向木香棚。

妯娌三个商议好了，来到木香棚外，两个向西，一个向东，面对面一碰。桂氏说：“啊唷，大嫂嫂，你到哪去？”“哦，听说花园里出了活菩萨，去问问我家大少爷几时拜相？”格么，二

嫂你上哪去？”“哦，我也听说花园里出了活佛，也是去问问我家二少爷何时封侯？”“三婶，你上哪去？”“哦，我也听说花园里出了灵菩萨，我去问问我家三少爷几时回心，不诵《三官经》？”妯娌三个齐打了个失惊：“啊呀，不好了！

走得慌来跑得忙，不曾请香烛进庙堂，
梅香呀，花园又没设香烛店，只好撮土为香敬神明。”

熊、桂二氏说：“梅香替我从南面拜这个活菩萨。”金三公子想：她们来胡闹了。我朝也修夜也修，修到点功劳被她们一拜，不是秤勾打钉——直扯直。哦，她从南面拜，我好转过来朝北的。梅香一看，又从北面拜。公子头一弓，转过来就朝东。熊、桂二氏说：“梅香，替我从东面朝西拜。梅香，你们姊妹多，替我把他四面围困起来拜。今朝看这个菩萨怎样转法子？”公子急得没法，站起身来手像舞绞车榔头：“不要拜，不要拜，我还不曾成佛哩。”

熊、桂二氏拍手打掌，哈哈大笑——

自从盘古到如今，不曾看见转溜溜菩萨受香烟。

熊、桂二氏见到三公子，装着吃惊的样子说：“啊呀，哪里是灵菩萨，还是三叔叔哪！”“啊，是二位嫂嫂，好的，好的。

你们可知相府规矩重，无事不得下楼门。”

熊、桂二氏说：“三叔叔，相府规矩不在家，公公进京复命，规矩总带京里去了。现在金相府的人做官的做官，做鬼的做鬼，没得人管。”“嫂嫂，你不要出口伤人。哪个做官，哪个做鬼？”

“你家两个哥哥做大官，三叔叔做鬼坐草庵。”

三公子说：“格么，嫂嫂你不要笑我。

两个哥哥做高官，比不上小弟坐草庵。

如不相信，我做个假皇帝你看看。我做万岁，二位嫂嫂做大哥、二哥，一文一武。我这里引磬木鱼一敲，好比金殿上钟鼓齐鸣，你们就上殿来见我。不过，你们不能对这块跑，要对金殿上爬，爬前百步，退后一步。”熊、桂二氏说：“这不像个鬼爬？”三公子哈哈大笑：“我原说的呢！”

两个哥哥在朝门，进朝是个鬼，出朝才是人。”

熊、桂二氏说：“叔叔，你不要扯东拉西，我们是来劝你回心转意，夫妻团圆的。”公子说：“要我回心一点不难，我出个哑谜给你猜，猜得着，我就回心；猜不着，要我回心你们想总不要想。”三公子想了一想，出了一个哑谜：“一点红，紧同同，悬空挂，讨皇封。”熊氏一听，不晓多兴。“这我晓得的。这哑谜么，应在我家大少爷身上。如不相信，我讲把你听。

大少爷头戴乌纱一点红，身穿蟒袍紧同同。

手执朱笔悬空挂，奏本上朝讨皇封。”

三公子说：“嫂嫂，你猜错了。”桂氏说：“三叔叔，我晓得的，这条谜在我家二少爷身上。

二少爷头戴将军帽一点红，明盔亮甲紧同同。

手执长枪悬空挂，杀退番兵讨皇封。”

三公子说：“嫂嫂，倒不是我说你们，摆来摆去是摆的金相府架子，你熊、桂二家可曾带点屑子来摆摆？我不摆则已，要摆就要摆自己。

东天日出一点红，我身在草庵紧同同。

《三官真经》悬空挂，修成正果玉皇封。”

熊、桂二氏说：“叔叔，你讨到玉皇封还早哩，先由我们来替你封吧？

三叔叔修道真用功，头末修得对前冲。

前面好躲雨，后面好栽葱。

等到三叔修成正，成个饿佛上天空。”

三公子说：“不管它，倒底还修到个饿佛哩。”桂氏说：“慢，慢，我来加封我家三叔叔。

三叔叔修道心着慌，脸上修得像裱黄。

眼珠落进骷髅塘，背脊修得像稻床。

肋骨修得像纸糊窗，脚膀瘦得像细木桩。

手膀瘦得像柴棒，若是等你修成正。

一身枯骨见阎王。”

熊氏说：“我再来加封三叔叔。

三叔修道真用功，把三婶丢在冷房中。

身在草庵喝西风，腰么修得像把弓。

脚膀肿得像灯笼，等到你要修成正。

鼻子管里没得风。”

三公子说：“嫂嫂，我把你家几个小囡撂到井里的，这样刻毒地咒我？说我修成饿佛倒也罢了，竟要咒我死！”熊氏说：“这倒是的。梅香，替我倒杯香茶给三叔叔，向他赔礼。”梅香倒杯香茶给三公子。熊氏说——

叔叔呀，我们有言语冒犯你，你要包涵二三分。

三公子说：“好了，好了，冤家宜解不宜结。大嫂嫂打了招呼就算了，我来替她求堂忏悔。

大嫂送我一杯茶，茶杯照见金菊花。

大哥朝纲做御史，子子孙孙享荣华。”

桂氏一听，喜之不尽：“叔叔修呀修，修得会说好话哩，我也来倒杯茶招呼我家三叔叔。”三公子说：“二嫂嫂跟我和解，我也来替她求堂忏悔。

二嫂敬我一杯茶，茶杯照见金桂花。

二哥边关做总兵，二嫂她寒穿绫罗夏穿纱。”

王氏说：“两个嫂嫂都倒茶赔礼，我也来招呼我家三少爷。”三公子对王氏看了一眼——

王氏送我一杯茶，杯里照见玉兰花。

我在草庵来修道，王氏她作得像叫花。

熊氏见机行事：“不错，不错。我家大少爷做官，我有吃有穿；二叔叔做官，二婶婶心宽；三叔叔坐草庵，三婶婶眼泪不得干。”三公子说：“二嫂嫂不要起劲，我再说给你们听。今朝一不过冬，二不过年，你们穿一身花花绿绿衣裳，可比鬼多两只耳朵？

大嫂穿红又带青，阎王看见当妖精。

二嫂穿红又带花，阎王看见当冤家。

我家王氏不打扮，素素净净老诚人。

阎王看见来迎接，南海来了个活观音。”

熊、桂二氏说：“人可要霉杀得！把我们比作妖精，把王氏比作观音。我们不是鬼，你修道倒像个鬼哩！你两个哥哥在朝纲里做官，轿子一动，前呼后拥；鸣锣开道，喇叭涨号；八抬八极，像抬个活菩萨。”“啊，嫂嫂你可晓得，官高必显，道高则稳；官高官高，终结没得好的收梢。臣伴君王，犹如羊伴虎狼。

臣伴君王终有难，羊伴虎狼必身亡。

将军不离阵上死，猛虎也难逃陷阱塘。”

金三公子问熊氏：“嫂嫂，我这话你可懂？”“我不懂。”“不懂，我讲给你听听——如同老

虎和羊在一起，老虎一饱和羊子合得蛮好；老虎一饿，羊的个子不大，被它一口一个。两个哥哥在朝纲做官也是这样，桩桩事情好，君王不恼；一桩事情弄不好，君王就要大发脾气。

天子眉头皱一皱，御笔在手勾一勾。

两个哥哥纵然不挨杀，天牢里也要把他收。

摘下官帽革去职，你们凤冠霞帔一齐丢。”

妯娌二人听到这一声，恨不得气死又还魂。

熊氏大怒：“还不曾见这种人，这样不习上！二婶婶，我们走，随他去做鬼做人！”王氏说：“二位嫂嫂等我。”熊、桂二氏说：“你到哪里去？他念《三官经》，你要替我们念保佑经，保佑两个哥哥得太平。

保住你两个哥哥平平安安回家门，万事全休总不论。

倘若出了讹误事，一本脏账算不清。”

王氏一听，两滴眼泪倒挂下来了——

三少爷呀，你恶言恶语对我总不关心，说了两个嫂嫂要多心。

三少爷呀，你若再不转心意，我决不回转绣楼门。

熊、桂二氏说：“三婶婶，不要这样了。我们既然一同来，还是一同走吧。我们劝不醒他，也许有人能劝得醒他的。”

妯娌三个站起身，禀告婆婆老人。

妯娌三个来到暖阁楼，拜见婆婆。钱太夫人见三个媳妇一到，眉开眼笑：“媳妇，冤家可肯回心？”“婆婆呀！”

三叔叔非但不回心，反而奚落一家门。”

钱夫人问：“冤家他说底高？”“他说官高必显，道高则稳。官高官高，早晚没得好收梢。他说臣伴君王，犹如羊伴虎狼。臣伴君王终有难，羊伴虎口必身亡。他还说大少爷和二少爷——

有朝一日犯王法，御笔一勾坐天牢。

摘下官帽革去职，我们凤冠霞帔戴不成。”

钱太夫人说：“媳妇，他不是金口玉言，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。”熊、桂二氏又说——

婆婆呀，他说了大二少爷总不关心，可知道，公公也在朝纲里伴君王。

打破水缸印破壁，连累我家公公老人。

钱氏一听，大发雷霆：“好哇！冤家不肯回心转意，我们就写封书信进京，把老太师请回来对他教训教训！”

冤家修道劝不改，把家堂老爷请出来。

熊氏一听，浑身来劲。随手拿纸折迹，磨墨掭笔：“婆婆，我先写一笔。

拜上拜上三拜上，拜上公公老人：

您老膝下三个子，两个跟你在朝门。

三弟在家不习上，懒读诗书做道人。

伏望公公回家转，训他改正念诗文。”

熊氏写完，笔对下一搁。桂氏说：“让我也来写上一笔。

拜上拜上三拜上，拜上公公老人：

你在朝中做大臣，赚到银子动秤称。

用斗对家量，簸箕对家畚。

出到一个‘好子孙’，懒读诗书诵经文。

万望公公回家转，训诲三弟早成人。”

桂氏写完，笔对下一搁。王氏说：“让我也来写上一笔。

拜上拜上三拜上，拜上公公老人：
准定王门招嗣婿，你仗势将我要过门。
容量儿子来修道，害了我媳妇王慈贞。”

钱氏夫人接过手一看：“嘿，你们这样写法，不是请老太师，是怪老太师，骂老太师，等我老身亲自来写。”钱氏夫人拿笔写道——

閤門清靜度日月，太師萬福受皇恩。
你我所生三個子，倒有兩子在朝門。
三子在家沒出息，懶讀詩書做道人。
妾身年老難處治，伏望太師轉家門。

三位媳妇一看：“唔，倒底婆婆才高识广，写得彬彬有礼，道道地地。”熊、桂二氏说：“请将不如激将，何不再添上几笔。”下写——

頓首頓首再頓首，拜上公公老人：
如果見書回家轉，家中息事又寧神。
如果見信不回轉，婆媳四個要上皇城。
一封家書寫完成，封條封得緊騰騰。

钱氏夫人忙唤金龙、金凤二位得力家佣，用过早餐点心，将书信打进包袱，急速赶路。又嘱咐家佣要日不停留，夜不住宿，日夜兼程。金龙、金凤说：“钱太夫人，日间好走，夜不可行，有关口要查问的。”钱氏夫人说：“你们不必担心。你家太师进京金字灯笼不曾带去，现在正好用上。

你把金字灯笼帶隨身，銅關鐵卡照樣行。
路上有人來盤問，就說是相府的家書進皇城。”

这遭，金龙、金凤把马鞍备好，草料喂饱。

飛身甩上銀鬃馬，直奔天子午朝門。
家佣急急行，一路不稍停。
為了家書事，连夜趕進京。
出门一去二三里，經過烟村四五家。
看見亭台六七座，哪管八九十枝花。

慢走如同云推月，快走如同过天星，逢山不看山中景，遇水不问浅和深。

路上行走數天整，望見天子外羅城。

金龙和金凤就讲了：“金凤弟，人人都说皇城好，话不虚传确是真。”

无心观看皇城景，闯进天子罗城。

金龙说：“金凤弟，我们第一次进京，还不知老太师的朝房在哪里？”这时，有个巡街御史手杖一截，在街边走踱。金龙、金凤下马离鞍，上前深深一礼：“老者在上，请问金丞相的朝房在哪方？”“啊，二位免礼。金太师朝房从这向东，转弯向右，有白玉石铺街的就是。”

二位家佣动身走，太师朝房面前呈。

金龙、金凤跨下鞍，马对旗杆上一系，随用指头敲门。管门安童问曰：“何人也？”“我是滨州相府里金龙、金凤送家书到此。”管门安童开门一看：“啊，是你们二位哥哥。

你且门外等一等，我速报太师老人。”

金老太师得知家书来到。随即吩咐安童大开朝房正门，迎接老太夫人家书。

安童急忙站起身，迎接家书进府门。

老太师接过家书，吩咐金龙、金凤：“你们长途跋涉，吃辛苦，到厨房用膳去吧？”

家佣到厨房用点心，太师将家书看分明。

俗话说：“宰相肚里好撑船。”这不是他的肚皮大到好撑船，而是说他见多识广，事事胸有成竹。他看看家书，倒跟家书对起话来了：“托福、托福。”“不是的、不是的。”“正是、正是。”……安童对那一撑，接耳听声，说：“太师，你跟哪个讲话？”老太师说：“太夫人书信上写‘阁门清静度日月，太师万福受皇恩’，我答她是‘托福、托福’；‘我你所生三个子，倒有两个在朝廷’，所以我说‘正是、正是’，‘三子在家没出息，懒读诗书做道人’，我认为‘不是的、不是的’。这大概是我多时不曾回家，她们借此为名，要我回转故里张看张看。

金龙呀，可叹山遥路又远，老夫不能插翅飞。”

金龙说：“老太师，你再对下看，下面还有哩！”老太师不看犹可，一看呀——

气得脸上青云生，鞋线蹬断两三针。

“安童，替我到大夫衙门把我大儿子唤来！”

小小安童奉主令，不敢耽搁片时辰。

安童来到金大夫衙门，禀上老太师旨意。众位，金大夫在平常辰光人家来请，总要带拜帖，备八人大轿才出门。今天听是老太师唤见，不敢耽搁，立即乘一顶小轿动身。

穿街过巷来得快，直奔高厅见父亲。

大夫来到高厅，双膝俱跪。口称：“父亲万福，唤儿有何吩咐？”老太师说：“只因你母有家书一封到此，你观看明白。”金大夫接过家书，从头至尾，上下观看到底。

家书上下看完成，跟手拂落地埃尘。

老太师胡子一翘，眼睛一暴：“你这畜生还了得！

拂落家书非小可，忤逆你生身老母亲。

我五更当皇报一本，你违母逆父罪不轻。”

金大夫见老太师不理会他的心情，两滴眼泪倒落下来了。

父亲呀，拂落家书非为别，只恨三弟要修行。

老太师说：“儿呀，既是如此，你不要哭，我们来商议商议。你看我回转呢，还是不回转？”“父亲，你一定要回转。如果不回转，让他们婆媳四个赶到京城，叫文武百官一看，你的面子要失落一半。

婆媳四个上皇城，要笑坏朝纲武共文。”

老太师说：“儿，我朝纲事情多端，怎得回转？”金龙、金凤就说了：“当今做官之人回家有几种回法。有的告老回家，有的告病回家，也有的被革职回家。我家老太师可以告病回家。

老太师就称身有病，告病回家养精神。”

老太师说：“你信嘴一塌，不从实情出发。我脸上红泼泼，身上胖突突，伤风咳嗽总没得，怎好告病？你们要晓得，我如告病不准，乌纱就不稳。”金龙说：“太师，这不要紧。你到参药铺买栀子三钱，荷叶三片，用槐花擦耳，荷叶水洗脸，一天洗三遭，三天洗九遭，就可变成面黄肌瘦，病腔就出来的。”老太师随手用散碎银子叫安童到参药铺买三两槐花，三钱栀子，三片荷叶，一天洗三遭，三天洗九遭，用青铜镜一照，哈哈大笑——

怪不得金家要发财，麻利军师总到我家来。

金大夫一看：“父亲，妥了，妥了。你真的面黄肌瘦，病腔出来了。

爹爹呀，你脸色如同裱黄纸，眼落骷髅半寸深。

看你毛病很不轻，告病回家定能成。”

金大夫将父亲的告病本章写好，等皇上五更早朝，面见皇上：“万岁，微臣之父有告病本章一折，伏乞我主龙目观看。”天子一看：“哦，金爱卿贵体失调，你把他扶上殿来见我！”金大夫想：“阿弥陀佛，好了装病，不然就怕命也送掉！”金大夫随手来到父亲朝房：“恭喜父

亲，皇上等你验病准本，不过你要装重点，说话声小点，要有病腔啊。”这遭，老太师扶住金大夫的肩头，金大夫抱住老太师的夹肘——

金大夫将父亲歪歪斜斜扶上金銮殿，
他脚一蹬，手一松，金丞相一个踉跄跌倒在殿中。

万岁问：“卿家，你后面何人？”“万岁呀，是我的老父亲。”“老爱卿，抬头见我！”

丞相抬头把眼睁，万岁连连叫几声。

万岁，我现在头疼如同千刀砍，腹痛好似万箭穿。

耳目昏花不得过，四肢无力欠精神。

万岁呀，我热起来如同炉中火，冷起来好似水生冰。

万岁呀，我毛病上身就如此重，不晓得可有命残生。

金丞相是朝纲耳目大臣，万岁见他病到如此样子，倒也十分心疼。爱卿呀：

你三天之前还面如三月桃花红喷喷，今朝怎像九月菊花又遭霜。

爱卿呀，现在你是心肺不适，还是脾肾不宁，快诉于寡人得知情。

金丞相说：万岁呀——

我平常从无灾和难，这叫立时起风云。

昨夜东北风毛雨伤了我，就寒寒热热不分清。

万岁说：“金爱卿，你不用愁，这叫‘急惊风’。乡有民医，国有太医，我把太医召来，替你对症下药，细细调理，你的身体自会早日康复起来的。”金大夫一听，吓掉大半条命。他心里有话：若是被太医看出他父亲没病，这个欺君之罪如何担当得起？他就赶紧磕头，跪下来帮求——

万岁呀，恕我父亲有个家乡份，让他回去会会我生身老母亲。

万岁说：“爱卿，孤王江山千斤重，你父亲肩挑八百斤，他不在朝纲，哪个操劳国事呢？”金大夫说——

万岁呀，父亲不在朝纲内，还有我兄弟两个人。

我帮执笔安天下，二弟帮皇治乾坤。

天子一听，果然高兴：“老爱卿，孤王准本，你速回宾州治病。格么，卿家，你是有功之臣，我对你也不轻欺慢待，赐你半副銮驾，八人大轿，把你送到宾州。”金大夫一听，连忙跪上一步：“请万岁免费龙心。假使我父亲用銮驾回转，逢州有州官接，过府有府官迎，在路上要耽搁时间，延误其服药调理。伏乞我主赐免见牌一扇吧！”

逢州不需州官接，遇府不要府官迎。”

天子准奏，赐免见牌一扇。金大夫谢主隆恩，退后百步，来到自己朝房，对金丞相说——

金殿上面若是转不过弯，就要步步踏进鬼门关。

“父亲呀，三弟年纪轻，你回去训教要耐心，不可用处治下官的法子来对付他。

三棒五棍把他来吓坏，对不起我生身老母亲。”

金丞相说：“这我晓得。不过，我不在朝纲你要谨三分处事，退一步做人。

我今不在朝纲内，‘三年无改’父放心。”

金太师跟手向书仪官交过印信，又派人到水码头雇官船一只。动身之日，文官送出金銮殿，武官送出正阳门——

个个跪在码头上，就像童子拜观音。

金丞相站到船头上把手摇摇：“众位年兄不必客气，你们朝房事情多端，请速速回转吧！”丞相一路不停，来到宾州城内憩官亭。顿时放炮三响，惊动宾州城内民众、官员。这遭，众官员个个拈香，前去迎接，用八人大轿把丞相送到金相府。

钱太夫人闻讯走出高厅，正要上前，金太师已下轿相迎，一把搀住钱太夫人——

我想你想到肝肠断，望你望到眼睛穿。

钱太夫人也说一套客气话——

我把你当作怀中乳，时时刻刻挂在心。

夫妇两个手携手，并并排排进高厅。

太师来到高厅，梅香奉过香茶解渴。钱太夫人跟手吩咐厨房不要歇手，办菜办酒，为太师洗尘。一歇辰光，酒菜停当，端到高堂。老太师问了：“夫人，我多年不在家，金相府的人丁怎不兴旺？”钱氏夫人说：“你少说点，你不在家，我梅香也多买了几个，安童也多买了几双，人口只有变多了。”太师说：“夫人，我不信，我讲把你听。

往常我回来有三儿迎，今朝怎不见小书生？”

太夫人说：“老太师哎！”

我家书上面写得明，你装聋作哑为何因？”

老太师说：“不错不错，怪我健忘。现在三儿在哪个寺院，哪个庙堂？等我去望望。”钱氏夫人倒为难起来了——

太师呀，千百间房子他不蹲，木香棚里诵经文。

太师一听，漫不经心：“夫人，还好哩，一脚踏牡丹——造化又造化。三儿修道只有我金相府晓得，外边人还不知道哩。安童，替我把三儿呼唤前来！”

安童奉了太师令，急急忙忙向前行。

安童来到木香棚，口喊：“三少爷，你还在这里念倒头经哩，不得了啦！”“奴才，大惊小怪，天塌下来啦？”“天塌下来不要紧，老太师家来了，叫我来唤你。”

三公子闻听这一声，吓得三魂少二魂。

三公子说：“你这奴才，我家父亲回来怎不对我通报一声，让我好去迎接他？”“啊呀，还提迎接，我们晓得老太师回来，连忙备轿，他倒来到府门口了，怎来得及向你通报？”三公子一听，只好将引磬木鱼一搬，《三官经》对怀里一按，双膝跪到地上，叫声“师父呀！”

父亲准我修办道，我再回来陪世尊。

倘若不准我修行，就少陪师父领头人。

师父呀，若是我父言语冒犯你，你要包涵八九分。

师父呀，此番我若有长和短，你要照应我二三分。”

安童说：“不要做鬼了，还不快点去，太师在那里立等哩！”

安童前头来引路，公子在后紧相跟。

三公子来到高厅，拜见父亲。老太师笑眯眯，走上前去：“三儿免礼。”太师用手一带，三公子对他怀里一蹴。“儿呀，金相府大概有人对你偏茶扣饭，让你瘦到这种样子？”“父亲，不是的。安童、梅香听说听道，不敢五难六犟。只怪我自作自受！”“哦，我晓得，是我儿读书用功，操心劳碌，吃点茶饭总不养肉。”“父亲，不是的。”“好，你把长文章、短文章，新文章、老文章，统统拿来把我看一遍，今年皇上开大考哩。”三公子一听，浑身松劲。叫声：“父亲呀！”

真人面前不说假，假人面前莫说真。

我‘五经四书’总不读，单读一部《三官经》。”

金丞相说：“儿呀，好的呢，不管底高经，字嘛，一样的识，书嘛，一样的读。今年皇上开考是考‘三官诰’，这是天下诸子不为，唯是我儿独有。

只等皇上开大考，你稳中状元头一名。”

三公子说：“父亲，你说错了，《三官经》不好进京科考。”“喔，既然《三官经》不好科考，

读他何用！”三公子说——

父亲呀，我念经不是去赴考，为的是和阎王攀交情。

身后不受轮回苦，及早吃素苦修行。

金丞相说：“儿呀，我这么大年纪还不曾想到阎王小鬼，你年纪轻轻的，怎想到它的呀？要修么，到老来好修。”“父亲，你不相信，我说把你听。

小时不修老来修，老来修得气吼吼。

腰驼背曲路难走，黄泥护到颈脖头。”

金丞相说：“冤家，我晓得你修行是拗气，其实是对妻房不满意。你大嫂嫂是熊总督家小姐，二嫂嫂是桂翰林家千金。王氏不过是四品黄堂太守之女，门第不高，生得又不美貌。这次等我进京，请六部大臣到侯爵府里帮你说一个。

娶一个美貌千金女，把王氏当做路边人。”

公子说：“爹爹呀！

要谈闺房女，好丑不能欺。

高田是祖产，丑女是真妻。

当年张敞嫌妻丑，天空里毁拆蟒袍衣。

即使妻子再美貌，也代替不了上天梯。”

金丞相说：“哦，我晓得，你大哥是文，二哥是武，你无官无势，怕日后分家要吃苦。那我写封信到北荫山关把你母舅请来，早点替你们分家。

好田好地分把你，丑的分把你两哥哥。”

“父亲，此话错矣！田地是空的。”“怎样空？”“你不相信，我说把你听。

田也空，地也空，空挣田地，

到后来，只落得，七尺坟莹。”

太师说：“儿呀，你不要田，多分点房屋把你吧。”“父亲，房屋也是空的。

房也空，屋也空，空挣房屋，

到久后，四块板，就可安身。”

太师说：“你不要房屋，多提点金银财宝把你。

金银财宝你多得，另提几件宝和珍。”

三公子说：“父亲，金银财宝也是空的。

金也空，银也空，空有财宝，

到久后，见阎君，赤手空拳。

金银要惹事，财宝是祸根。

亲眷为它恼，邻舍为它争。

弟兄之间为钱财，骨肉亲当做路边人。

皇上为了金共银，两国相争动刀兵。”

太师挨他缠得没法，说：“你这冤家！”“啊呀，父亲，你提到冤家二字，我倒想起一个陈员外来了，他终年无子，就东庙里求神，西庙里拜佛，开头生一个儿子叫金银，后来生一子叫财宝，最后生一子陈员外嫌多了，就叫他冤家孽障。说，‘我这么大年纪了，你来把罪我受！’到了以后，阎王要捉陈员外了，他喊金银，‘金银呀，阎王要捉我了，你跟我到阎王家去，替我担当点罪孽！’金银说，‘我不跟你去。’又把财宝喊到身边，‘财宝，你跟我上阎王家去？’财宝说，‘我不同你去！’陈员外没法，把冤家孽障喊到身边，‘冤家孽障，阎王要捉我了，你陪我去，替我担当点罪孽！’冤家孽障说，‘好的，我陪你去。’

金银财宝带不走，冤家孽障紧随身。”

太师对他一相：“嘿，你竟打趣于我？我一不打你，二不骂你，好言相劝，你竟羞辱起我来！安童，头号枷锁嫌重，三号枷锁嫌轻，替我把二号枷锁搬到高厅上！”安童把二号枷锁搬来对高厅上一摆，三公子吓得不敢动弹。太师说：“安童，拿来看的？替我动手！”安童说：“老太师呀！”

自从盘古到如今，哪有奴才枷主人。”

金丞相说：“我老太师做主，石头化卤。替我把他枷起来！”安童没法，跑去对三少爷面前一跪。金三公子说：“安童，不怪你，你们动手！”安童把三少爷的头对枷里一卡，罚他掮枷。太师在枷锁的封条上写道：一天回心，一天开枷；一个月回心，一个月开枷；一年回心，十二个月开枷——

三年不肯回心转，三十七个月坐死你马房门。

三公子问：“父亲，一年十二个月，三年只有三十六个月，还有一个月可算饶头啊？”“冤家，这要看你的运气。三年闰中间是三十七个月，三年闰两头是三十八个月。

按规矩一天不得少，活活坐死马房门。”

丞相将言说，冤家你听清。

只怪你无义，莫怪我无情。

四个安童把三公子连枷带锁搀到马房门口说：“少爷，你是坐碎谷房还是坐马房？”“安童，碎谷房怎样，马房怎样？”安童说：“碎谷房和马房差不多，一排房子两个门。”“安童，我就上马房！”安童就问了：“少爷，你几时回心？”“奴才，我要回心不在高厅上回心，枷到马房就回心啦！”安童一听，浑身松劲。叫声——

少爷呀，你如三天不肯回心转，就要活活挽死我安童四个人。

三公子说：“格么，你们丢手，等我一个人扛一歇工夫，你们出去相相再来换可好？”四个安童相互瞄着眼睛，齐齐一丢，压得公子眉头一皱。四个安童连忙又换起来。心想：啊呀，这个骨尸怎这么重的？一个麻利安童说：“你们三个人搀住，我出去一下。”他到竹园里斫四根紫竹，把枝梢一秃撑住枷锁四个角，上面再用链子横起来。这样，下不卡肩头，上不顶上腭，搬点砖头衬呀衬，给三少爷当张凳。哎，三公子往下一坐，又开起心来了：“安童，替我到怀里摸。”“三少爷，摸底高？”“把我的《三官经》摸出来，我要念哩！”“啊呀，你到这种地步还念这个倒头经？”“奴才，锁得住我的手，锁不住我的口，我有口气总要念的。”安童替他从怀里摸出经书来放在枷板上让他念。念到边，手不得上去掀。三公子叫声：“安童来呀，快点替我替经。”安童一听，连忙对外跑。三公子喊道：“奴才，快点替我替经啊。”“烧经烧经，我身边没得火，不去拿火怎烧得着？”“奴才，哪个叫你用火烧的？替我替到那半边。”“啊依喂，少爷，你是相府之子，读书识字，我家父母手里穷，沿小不曾开过蒙。

人倒像个冲天棍，斗大的字识半升。”

三公子说：“格么，我做个关目你总懂得的呢。我一遍念到头，用嘴一尖，你就替我替到那半边。”安童说：“少爷，你念经倒有功劳，我替经又没功劳。”“安童，我也分点好处给你。

功劳修到十分整，同你来个二八分。”

不说金三公子带枷念经，安童帮忙。再提丞相大人心狠哩，吩咐厨房一天只准送三碗汤粥，而且他亲自督厨，不准烧厚。梅香就想：“年少后生，一碗汤粥够做底高啊！况且三少爷平时待我们也好，就把粥碗舀满。”哪晓得汤粥薄，一端一渥，手指头烫得像根红蜡烛，跑去对枷锁板上一搁，嚅嚅突突就哭。三公子说：“梅香，你要做出这种腔调来做底高？你愿送就送，不愿送又没哪个强逼你？”梅香说：“三少爷，不是我不愿意送，是粥烧得薄，一跑一渥，我指头烫得像红蜡烛，你说我可要哭？”“原来是这样！”三公子对碗里一望——

梅香呀，我家廒房米麦千万石，今朝怎穷到这功程？

梅香说：“米是多哩，不过老太师监好厨的，不准烧厚。”公子把头勾起来对碗里一望：“安童，快点把我搀出去。”“为底高？”“不好，不好，马房要倒。”“少爷，这马房实墙实盖，怎得倒哇！”“你说不倒，怎晃动的？”“少爷，是粥汤起浪，照见屋梁在荡。”公子依还又对碗里望望，一望就怪梅香了：“你作孽啦。”“少爷，我作底高孽？”“粥汤么就汤点，春二三月芋头种很贵，你帮我园个芋头芽子在碗里，我吃了又能多饱多少时啊？”梅香一望：“少爷，碗里不是芋头芽子，是你的鼻影子。”三少爷一听，果然相信——

梅香呀，你不要再送粥来吃，我情愿饿死马房门。

梅香说：“三少爷你吃，一米度三关，充充饥也好的。”三公子没法，端起碗来做偈文一首——

一碗汤粥薄悠悠，鼻风一吹两条沟。

远看好像西湖景，缺少渔翁下钓钩。

三公子等粥冷尽，摒住气，一口喝到底，就两粒半段米，碗总不用洗。梅香收碗，三少爷问梅香：“你可从沉香阁经过？”“少爷，那是必经之路。”“你替我带个信把王氏，叫她在金相府里慢慢过吧！”

如果金相府不好过，就到娘家去安身。

譬如当年没出嫁，还是闺门女千金。”

梅香路经沉香阁，拜见三主母。王氏问：“梅香，你在哪里的？”“我送早点给三少爷吃的。”“喂，你告诉他，我公公回来了。”“三主母，你现在才晓得？三少爷已被老太师枷进马房里了。”“不枉的，他要念这倒头经哩！”“三主母，你心真狠哩。三少爷还叫我带个信把你……”“他说底高？”“他叫你好过么，在金相府里慢慢过；如果金相府日子不好过，就到娘家去安身。”王氏叹了口气：“梅香，有底高法哩？去帮说情吧，又没哪个帮我作证。”“三主母，你如去帮三少爷说情，我去帮你做硬证。”“梅香，你去帮我作底高证？”“三主母，这你不要问，到时候我会说的。”

一主一仆人两个，气气闷闷下楼门。

王氏来到暖阁高楼，一见婆婆，喃喃突突就哭。钱太夫人一看，心里很不高兴：“三媳妇，你何苦啊？我家三儿么，不过就为修道，已经给老太师押进马房了，你还要他怎样？”梅香说：“太太，不是哇，三主母是来帮三少爷说情嘛。现在三少爷情愿回心，点火烧经，不修倒头道了。”“可当真？”梅香说：“太太，我还说谎吗？”钱太夫人说：“只要他回心，我去帮他说情。”

婆媳两个手携手，高高兴兴下楼门。

钱太夫人拜见老太师。王氏拜见公公。老夫人说：“老太师，三儿现在情愿回心，点火烧经，我来同太师商议商议，能不能看我的情面把他放出来。”“夫人，我跟他是爷儿父子，不是前世冤家，今世对头，只要管到他情愿回心就好啦！安童，替我开枷落锁，把他带来见我。”

安童奉了太师令，三步并作两步行。

安童来到马房：“恭喜三少爷，贺喜三少爷。”“你这奴才，笑我坐马房啊！”“不是的，老太师叫我来替你开枷落锁，带去见他。”“可曾有哪个帮我说情？”“只见三主母和老太太在那块，可能是三主母说的情。”三公子说：“王氏，你何苦啊！”

你真是有眼有珠不认人，白白为我费精神。

宁可钢刀头上滚，今世不开酒和荤。”

三公子说：“安童，你不要开枷。你们要懂规矩：当皇枷要当皇开，当府枷要当府开，当我父亲枷的，还要当我父亲开。”

四个安童连枷带人搀到高厅上，急坏丞相老人。

老太师眼睛一暴，胡子一翘：“奴才，我叫你替三少爷开枷落锁，带来见我，为底高原封不动？”“老太师，不能怪我们。三少爷说我们不懂规矩：当皇枷要当皇开，当府枷要当府开，当老太师枷的，还要当老太师开。”丞相忍住一肚怒火，为三公子开枷落锁。

丞相运足千斤力，枷锁扳得碎纷纷。

叫安童眷到后花园，一概把它化灰尘。

老太师吩咐厨房动手，办菜办酒，一歇辰光，端到高堂。“儿呀，打不断亲，骂不断邻，只要能开荤饮酒，我们还是爷儿父子。来，陪我饮酒。”“父亲，席不正不坐。”“我家三儿拘礼哩。安童，替我把台子搀正了。”安童把台子放放正。“儿呀，这遭好坐了。”“父亲，父子不同科。”“哦，忌讳我老头子。好的，好的，我坐旁边，你一个人吃。”“父亲，热酒我不吃。”“好的，冷冷，冷冷。”又等一歇：“儿呀，这遭总好吃了吧！”“父亲，冷菜我不吃。”“好。安童，替我拿去回烫回烫。”安童又拿菜到厨房里热热烫，端到高厅。“儿呀，这遭总好吃了？”“亲爹呀！

要我回心又转意，我还要几件宝和珍。”

太师说：“儿呀，你不过要发财唷，我从京里回来的辰光不就对你说过，只要你开口，要底高我总归把你的。”“父亲，我家里没得。”“没得不要紧，可以进京向皇上要。”“父亲，皇上也没得。”“皇上没得，我好请皇上出旨到十三个省里去觅的。”“父亲，我们中国总没得。”“中国没得好到外国借的。”“父亲，天下总没得。”“冤家，你说说看，到底是底高东西？”三公子说——

父亲若要我转回心，西天太阳往东行。

母亲若要我转回心，东海龙潭起灰尘。

哥哥若要我转回心，人死到“五七”再还魂。

嫂嫂若要我转回心，湿水灯草着火明。

王氏若要我转回心，白发变作少年人。

钱太夫人说：“太师，可有几件拿把他？”太师一听，气得没命。说：“夫人啊！

他句句说的刁难话，退道心没得半毫分。

一件东西总办不到，看他回心不回心！”

老太师即命安童把家法板子请得来。安童随手将家法板子拿来对高厅上一放，两眼直望。“安童，家法请来是看的？替我动手！”安童说：“老太师，他一岁是主，我百岁是奴。

世上没得奴欺主，奴仆不好打主人。”

老太师对三公子说：“嘿嘿，安童也看主仆之面，你竟不看父子之情！”金三公子说：“安童不打，你好打格。”

丞相闻听这一声，拨开心头火一盆。

一把抓住他青丝发，拳打足踢不留情。

丞相打人不在行，一记打在公子的性命堂，呜呼哀哉见阎王。安童喊：“老太师，三少爷挨你打杀了！”老太师手一松。三公子“崩叮咚”，头朝西，脚朝东，身子一动也不动。王氏走上前去背背：“三少爷，起来唷，我们上楼。父打不仇，母打不羞，我们走吧！”王氏背呀背，三公子倒一动也不动了。

喊他不作声，两足不打蹬。

脸上白得像张纸，牙关骨咬得紧腾腾。

王氏毕竟跟他是夫妻，有感情的。一见这种腔调，叫声：“三少爷啊！”

你早也修来晚也修，修到这种祸场头。

公公呀，你既要把他来打死，何必把我娶过门。”

老太师一听，心中烦躁：“大胆王氏！三儿是我养的，我打死他与你何干？”王氏挨老太师一吼，只好住口。只是哭得不得过——

三少爷呀，你年纪轻轻正好过，二八青春就不做人。

公公哎，人说虎毒不食子，乌鸦也知爱亲生。

我王氏前世又不曾盗你的墓，为何要拆散我夫妻两个人。

三少爷呀，你黄泉路上等等我，亲亲夫妻一同行。

王氏越哭越伤心，气直对喉头上涌。

高哭三声亲姊妹，她活跳鲜鱼也丧残生。

钱氏夫人对老太师说：“好了好了，你规矩重哩，管男女有用哩！打死三儿是自己生的，躁死王氏是别家人，可要偿命？

给你再蹲一个月，金相府要改作枉死城。”

老太师一听，随手吩咐安童备轿。安童说：“太师，备轿做底高？”“我进京啦！我在京里太平平，腾腾空弄封书信叫我回来。才给三儿稍微加点规矩，啊喂，她倒又心软了！”钱夫人想：“不能让太师发火，他对京里一躲，两条人命丢把我，我这日脚怎得过！”赶快走到太师面前，背背他的衣袖，拍拍他的肩头：“太师，我才间高声两句，你包涵不起，我来赔礼，家里出了这种事体，还要同你商议商议。”太师说：“好哇，有事应当商议。你们不要惊慌，我在京里见得多哩！——安童，舀碗阴阳水来。”安童一听，吓得没命：“嘿嘿，我家死一个不算数，死二个；死两个不算数，还要死三个、四个，这下有得死哩！”“奴才，你口出胡言！”“太师，你叫我到阎王家去取水，阎王不要捉我去变鬼？”“奴才，哪个叫你到阎王家去取水？”“喔，你叫去取阴阳水，不到鬼门关就取到啦？”“奴才，河水么是阳水，井水么是阴水。河水同井水一并就是阴阳水。”安童连忙拿副水桶，挑一担水对高厅上一放。太师说：“奴才，叫你取一碗水，怎挑一担来的？”“让三少爷和三主母洗个澡，好活快点。”老太师用碗舀上水，吩咐把小夫妻俩的头发打开。他三仙胡子一分，喝水一喷——

人不伤心心不死，冷水激面又还魂。

夫妻转还魂，嘴里只是哼。

行走两三步，枯木又逢春。

金三公子对钱氏老母看看，叫声：“母亲，

譬如我沿小关节重，三六九岁丧残生。”

又对太师望望，叫声：“爹爹哎，

我才间到了鬼门关，两个童子用手搀。

阎王要我修办道，你为何又喊我把魂还？

爹爹哎，金相府里多余我，阎王家却少我善心人。”

太师闻听这几声，更加恼怒八九分。“好，你这个三冤家！‘父在观其志，父没观其行，教而不改，可谓大逆矣！’安童，替我拿枷锁来！”“老太师，枷锁被你扳了得呱。”“不，那是二号枷锁，替我取大号的来！”仍将三公子一枷一锁，贴上封条，押进马房。

太师气昂昂，枷儿进马房。

任你生铁硬，久打必成钢。

老太师又吩咐安童：“替我断他饮食三天，不准送一滴汤水，看他还修不修！

哪个偷送茶和点，一起同罪受苦刑。”

安童架住金三公子来到马房门前：“三少爷，哪里安身？”“还是照旧，送我进马房。”三公子二进马房，安童仍旧用四根紫竹撑住四角，搬些砖头衬衬，让三公子坐下来。三公子

说：“安童，到我怀里摸摸看。”“三少爷，摸底高？”“把我的《三官经》摸出来念。”“三少爷，老太师吩咐断你饮食三天整，不晓你性命可稳。肚子这么饿，还念它做底高？”“安童，这不要紧，俗话说，‘三天不吃，挺肚子过桥’。你不信，我说点古人的事把你听。

孔圣人，在陈国，断粮七日，
有弟子，公冶长，菏泽借兵。”

安童说：“三少爷，你怎好与孔夫子比？他到有弟子到菏泽借兵解难，你有哪个到老太师面前说情？”三公子说：“格么，我不好与孔圣人比，好同伯夷、叔齐比。

有伯夷，和叔齐，推位让国，
首阳山，采薇食，苦度光阴。”

安童说：“三少爷，你更不能与伯夷、叔齐比。他们赌气不食周粟，还能在野外挑薇菜度日。你身上的枷锁千斤重，怎得抽身？”三公子说：“我不比伯夷、叔齐，还可以与颜回相比。

有颜回，在陋巷，不改其乐，
一箪食，一瓢饮，苦读五经。”

安童说：“三少爷，你也不能同颜回相比。他还有一箪食，一瓢饮，你半瓢在哪里？”众位，金三公子在马房遭难，第一天好过，第二天难熬，到三天饿得眼前金星直冒。他想想不得过，倒哭起来了：“师父哎，

弟子在马房遭磨难，你在灵山可知闻？
总说修道有好处，我看不如劝世文。
饿死马房我情愿，《三官经》丢下给何人？
师父哎，你早来三天能救到我，晚来只好会魂灵。”

一口怨气不打紧，惊动三官大帝尊。

三官大帝端坐八景宫中，忽然坐卧不安，心血来潮。他掐指一算，晓得一半：“啊呀，我徒弟在马房遭难危急，呼我搭救！”

三官大帝忙动身，蓬莱山到面前呈。

三官按落云头，站在仙山：“玉清首徒，前来见我！”玉清真人抬头一看：“师父，你无事不出门，到此有何吩咐？”“首徒，我给你一样东西，你即速下凡，赶到宾州金相府。金福公子被父责打，正在马房遭难，你去把他度到终南山，让他成其正果。”“师父，为徒即刻就去。”

玉清显神通，驾云又乘风。

前往金相府，度救修行人。

众位，玉清真人来到马房门口是二更以后，三更将初，半夜子时光景。玉清对马房里一望，四个安童坐在一起，轮流看望。玉清一想——

任我玉清道功深，一人难度他五个人。

玉清真人没主意，只好到当方寻“土地”。众位，土地菩萨住哪块？

土地老爷本姓张，住在村头角落上。

玉清来到土地庙前：“土地可在家？”土地老爷上街点卯去了，土地娘娘莲花夫人把头伸出来一望：“我才间眼皮发跳，猜有神到。原来是玉清真人啊！有何贵干？”玉清说：“我来向你借桩东西。”“借底高东西？拣有的拿。”“有是有的，不知你可肯借？”“借底高？”“借四条睡魔虫。”“有，尽你拿。”玉清真人拣了四条精精壮壮、肥肥胖胖的睡魔虫，对袖中一拢，来到马房门口。玉清真人手一松，四条虫子对四个安童鼻子里一攻。这四人齐齐的“阿呸”一个大喷嚏。打打呵欠，揉揉鼻子，眼睛涩罗呵，像是要做窝——

瞌睡一来了不得，打呼如同响雷阵。

玉清见安童入睡，就在马房门外面转溜溜，踢砖头，惊动一下三公子。金三公子想：有

人来了。

可是安童送茶点，端进让我度残生。

玉清一听：啊呀，他饿得厉害哩，要赶紧度他动身。随即口出诗言，让金三公子晓得——

远望青山绿沉沉，山旁站着一个人。

可惜腹中无一口，田中农夫一直行。

金三公子一听：“啊呀，这是一个字谜呀！——青山绿沉沉，哎，山是绿的；山傍一人，哎，是仙字；腹中无一口，哎，他晓得我肚子里三天总不曾有一口汤水进去；哎，不对，福应该是我金福的福。福中无一口，只剩示和田了；田中农夫一直行，是个神字。呵呵，我师父来了！”

诗中我知神仙到，师父连连叫几声。

师父哎，我在这里遭磨难，快来搭救落难人。”

玉清真人说：“师弟，我不是你的师父，是你的师兄，师父叫我来度你的。”“师兄，我有枷锁在身，不能开门。”玉清说：“我有四句佛言，你只要能对得出来马房门自然会开的。”三公子问：“哪四句佛言？”玉清说：“你修行好比栽棵稻，你晓得这稻是何时报的芽，何时开的花，何时结的籽，何时可归家？”三公子回答说——

三清寺得经稻报芽，木香棚苦修稻开花。

马房遭难稻结籽，师父度我稻归家。

三公子答出这一声，玉清打开马房门。

三公子问：“师兄，你来度我，可曾带干粮？”玉清真人说：“师弟，不要说干面，粃子总不曾带。”“师兄，你不要开玩笑，我饿得心里发慌，站总站不住，问你可曾带干粮！”“啊，干粮啊？师父有点东西给我带来的。”“底高东西？”“有半粒豌豆，带把你充充饥。”“啊呀，你真是小人做事不大，大人做事不小，这半粒豌豆够我做底高？还不够塞牙齿缝哩。”“师弟，你不晓得。

豌豆半个红来半个青，费了师父多少心。

五百年时间长一粒，带到马房来度善人。”

公子拿起来对嘴里一撂，牙齿几嚼，酥松松，甜滋滋：“吾所欲也！”“师弟，你可饿啦？”“师兄，不饱不饿，真正好过。”这叫——

天赐灵丹药，凡人不知闻。

欲修成正果，自有度难人。

玉清说：“师弟，我们走哇。”“师兄，我身上有枷锁，叫我怎得走？”“啊，不难，我来念开脱咒：‘天开锁，地开锁，神开锁，鬼开锁，吾奉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，敕！’”

一个“敕”字非小可，枷锁脱落落地埃尘。

三公子说：“师兄，我金相府前门关的，后门闩的，围墙又高，又没梯，倒要插翅飞哩！”“哎，就是要插翅飞。师弟，你背住我的肩头，我背住你衣袖，你眼睛一闭，不要吸气。”玉清真人用拨金关一道——

把公子拨到云端里，飘飘荡荡就动身。

玉清一想：我不能一次就度他到终南山。不让他遭点烦，他也不知修道难。主意已定，真人将云头一收，把他对荒地一丢。公子抬头一见，前不靠村，后不着店。

师兄哎，一片荒地草萋萋，叫我修道往哪里？

玉清在空中叫道：“左手为东，右手为西，面为南，背为北，你速往甘肃，从特道州转个弯，径往终南山！

路在口边逢人问，寻访高山办修行。”

卷四 上终南山

苦尽头，难方休。神州度，任遨游。
修身历尽千般苦，苦到尽头难方休。
神州三官解厄运，极乐仙山任遨游。

上册之文方才讲到玉清真人把金三公子度到中途，把他对荒山野地一丢，告诉他终南山在甘肃特道州。金三公子直奔北方而行。他走过一里又一里，行了一程又一程，只觉衣衫单薄，疲乏难忍。玉清真人故意同他作难，用丝棉纸在手中一搓，仙气一呵，顿时天上黄橙橙，乌昏昏，北风呼号，大雪纷飞，三公子冻得牙齿敲铛当，浑身像筛糠。叫声：“师兄哎，
修道之人运气低，出门遇到大雪飞。
早知今日要落雪，怎不叫我带寒衣？”

玉清真人随手用灵芝仙草一变，变作雨伞一把，蓑衣一件，丢到金三公子面前。金福走近一看，前无人影，后无足迹。他想，一定是师兄送来搭救我的。

该应我修道又出家，师兄在云端里送袈裟。

他把雨伞拿到手，又吟偈文一首——

雨伞生来亮堂堂，山竹做柄篾做簧。
寒冬腊月挡风雪，夏日炎炎遮太阳。
蓑衣雨伞随身带，哪怕它雪重风又狂。

公子朝前奔，想起他父母两个人。

双亲呀，我已不在马房里，寻访高山去修行。

公子朝前奔，又想到妻子王慈贞。

贤妻呀，你在沉香阁享洪福，我在狂风大雪中。

玉清在空中一听，心上一惊：师弟，你思念父母出于孝心；思量王氏，莫非是起了邪念？既出邪念，不访让我来试他一试。玉清摇身一变，变作一个绝色美女模样。看见公子一到，连忙对雪坑里一跳，嘴里就喊：“行路君子，过往客商，做做好事，救人一命，胜造七级浮屠。”公子想：人到难中须搭救，见死不救罪孽深。随即问道：“你是男人还是女人？”玉清说：“如字没得口，安无宝盖头。”公子一想：如字没口，安无宝盖头，总是“女”字。就说：“呵呵，你是个女子，我不可救，男女授受不亲，少陪了。”公子越走越远，女子越喊越响：“欲知心肠狠，当数吃素人。

人落雪坑总不救，你枉到高山去修行。

歪心也能修成正，佛国里蹲不下许多人。”

公子一想：这话不错，如果我不去救，修到点道功，不要挨她咒骂掉？随即退回雪坑，把雨伞柄伸过去：“来，背住我的伞柄，好拉你上来。”

公子修道心意诚，伞柄搭救落难人。

公子前头走，女子后面跟。公子问：“女子，你上哪去？”“我上终南山。公子，你上哪去？”“我也上终南山。”“啊，原来你是修道之人，这样我和你是同路。”公子想这就讨嫌了，弄个女子跟在身边，多不便呀。就撒谎说：“喂，你不要跟我走，我不上终南山。”“你上哪去？”“我上天。”“呃，你上天，我跟你上玉皇家去烧香。”公子一听，赶紧就溜。女子说——

恩人腾云前头走，我好驾雾后头跟。

公子说：“当真哦，我又不是神仙，怎得上天？我去投海死哩！”“哦，我原要上海龙王家去看看水晶宫哩！”

恩人要去投海死，我要跟你到水晶宫。

“当真哩，我上马房去受罪，你可去呀？”“我怎不去？”

恩人呀，你上马房去受罪，我就替你来看门。

公子说：“你这个女子，不要头想尖了，心想偏了。”

我家有王氏四品太守女，哪个喜欢你歪心邪念人。

女子说：“恩人啊，你有王氏大娘，那再好也没有了。

我们两女合一夫，她做正来我做偏。

我早上起身快一点，洗脸水送到她床头边。

她睡被子我给她牵，她吃菜么我给她搛。

嘴么学得乖巧点，叫么叫她大娘娘。

生到男来育到女，好替我们三人接香烟。”

公子听了一肚子气：“你这个女子多没得道理，我救了你倒不是了？”“这叫我怎说呢？救倒救我上来了。”“怎说？你有夫家回夫家，有娘家回娘家。”“啊呀，恩人啊，说我命苦，好像盐卤！”

从小父母就丧生，叔伯抚养我长成人。

长到二八十六岁，嫁个油头小光棍。

到了夫家三天整，死掉公婆两个人。

丈夫他朝朝夜夜不归家，吃酒赌钱瞎胡混。

连三管他上正路，一命呜呼送残生。

蹲在他家没依靠，半夜三更逃出门。

衣单薄，天寒冷，多亏恩公救我出雪坑。

靠张靠李靠不到，靠你恩人配为婚。”

公子说：“不要胡说，我吃素修行，不来那一套。你就像蚂蟥叮住螺蛳脚——死总不脱身。”“啊呀，恩人啊，你既然不要我嘛，索性不要救我，我蹲在雪坑里，倒是五面着实，只有一面冒风。”“算你会说，东南西北只有四面，你怎说出六面来？”“喔唷，上头一面，底下一面，加起来不是六面？”“好的好的，既然天气寒冷，我这件衣裳是我师兄送把我的，我就把你吧。”随手把袈裟脱下来把她。女子把袈裟对身上一穿：“啊呀，我倒上你个大当，你这个袈裟领大，上面落雪都朝下灌！”“格么，我雨伞也把你。”伞也把了她。公子说：“小弟子好有一比。

雪里赠衣人间少，雨中送伞世上稀。”

女子拿了袈裟、雨伞：“恩人啊，你叫我对此一站，站到明朝中，不把膝馒头站腾空？你真正不要我么，还把我推到雪坑里去。”公子说：“人真邪哩，好人做不得！”公子急得没法——

就狠狠心肠把女子推到雪坑里，口念弥陀往前行。

玉清真人一阵仙风，上了天空。三公子回过头来一望，影迹无踪。叫声——

师兄啊，你不要三番五次来试我，师弟丝毫没邪心。

公子走啊走啊，越走岔路越多，心里倒急起来了——

师兄啊，日在东来月在西，不知终南高山在哪里？

玉清真人连忙叫当方土地去带路。土地说：“真人啊，我道功小哇，就怕度不到。”“哎，你去度度看嘛。”这下土地一变二变，变做樵柴汉子模样，带了绳索扁担，一路哼哼唱唱——

大雪落了一天天，片片盖在扁担上。

读书公子识不得，疑是青锋白玉剑。

三少爷一听：嗯，樵夫总出口成章，我不还他一首，算不得相家之子——

雪花飘东又飘西，落到地上盖土泥。

天赐银装裹山谷，地结玉毯衬马蹄。

土地问：“哪个？”“我，修道人。樵夫哥哥，你到哪块去樵柴？”“我到终南高山去樵柴。”三公子想：恐怕离终南山不远了。就问：“樵夫哥哥，这里到终南高山还有多远？”樵夫说——

你要问我几路程，三千八百十五里不差半毫分。

公子说：“啊喂，这么远的路去樵柴，你准备几个月家来？”“几个月，你倒不说几年！

杨木扁担软绵绵，樵担松柴白相相。

半途之中歇一歇，担到家中才出太阳。”

公子说：“这样快？”“快？还有快的不曾说给你听哩！

寅时起身把门开，终南高山樵担柴。

杭州城里卖一卖，不到卯时就转来。”

公子说：“你这种快法子，挣的钱多哩！”“嘿，挣钱？

樵柴汉子心高命不好，逐日樵柴逐日烧。”

公子问：“可以带我去呀？”“带你去？带你去可以，你脚头子倒要放快点。”公子说：“你年纪大，我年纪小，追你总归追得到。”土地菩萨走前面，公子走后面，看他跑得不快，公子放趟子也追不到。土地菩萨越跑越高，跑到九霄，遇到玉清真人：“啊呀，我原说道功小度不到哩。”玉清真人说：“也好，度一段算一段。你丢下来我再去。”玉清真人摇身一变，变做放牛牧童。仙风一散，对地下一站。嘴里哼哼唱唱——

水满池塘草满陂，山衔落日浸寒漪。

牧童归去横牛背，短笛无腔信口吹。

公子一听：“嗯，放牛童子，出口成章，我不还他一首，算不得相家之子。

笛子生来两头空，千歌万曲在其中。

宫商角羽配成调，调调都吹《喜相逢》。”

牧童问：“哪个？”“我，修道人。牧童，你到哪块去放牛啊？”“我上终南高山去放牛。”公子想：这遭大概离终南山不远了，刚才那樵夫是说昏话的。就问：“牧童啊，离终南高山还有多远呀？”牧童说——

你要问我几路程，三千八百十二不差半毫分。

公子想：啊唷，刚才年纪大的说三千八百十五，才间讲讲说说跑了三里差不多。“牧童啊，外面底高时候了？”牧童说——

东方发白晓星高，大庙和尚把钟敲。

正是万民在安睡，当今天子坐早朝。

公子说：“唔，天要亮了。牧童啊，你到终南高山放牛，几时回来？”“不歇多少辰光，我每天把这头牛啊——

牵到终南高山上吃饱草，西洋湖里洗个澡。

家来耕掉五十亩老沙田，碾掉十担谷子九担稻。

家务营生做一遍，接着再把晚茶烧。”

公子说：“啊喂，你怎这么快的？”“这么快啊？今朝我是用的牛，我家的马还要快哩？

我前天骑马上陕西，母亲抓米来喂鸡。

陕西城里回家转，鸡子还不曾啄到米。”

公子说：“真快，真快。”“快？还有快的哩！

我家妹妹同我赌东道，她点起火来烧眉毛。

我骑上一匹马，打马上如皋。

如皋城里回家转，望望她眉毛还不曾焦。”

公子不相信：“哪有这么快？”“嘿：还有快的哩！”

我在水碗上放根针，骑起马来上杭城。

杭州城里回家转，望望银针不曾沉。”

公子说：“这算顶快的了？”“顶快？还有快的哩！我家有匹飞毛腿马，那才真快！”

他耳在西天听佛法，足在北天踏云霞。

手在南天把仙桃采，身在东土乐逍遥。”

公子大吃一惊：“嗯，不慢不慢。牧童，你出口成章，读了多少诗书呀？”牧童手对天上舞

舞，朝四面八方举举，又对胸口头拍拍。公子说：“这哑谜子我不懂。”“你不懂啊？这叫做——

天空当做一张纸，四海龙潭做砚池。

南山松树做枝笔，写不尽我腹中诗。”

公子说：“啊喂，你的诗这么多呀！牧童，你住哪里？”牧童说——

清明时节雨纷纷，路上行人欲断魂。

要问牧童家何处，世代居住杏花村。

公子说：“喔，的确不错。

杏花村上出好酒，居然也出大能人。”

“牧童啊，你今年多大年纪啦？”“老弯。”“九十？”“少弯。”“九岁？哦，你读过几年书啦？”“读过六年。”“啊喂，你真聪明。你三岁就开蒙啦？”“六岁。”“六岁？读三年读到九岁，哪里有六年？”“有个原因的。我早上念书夜里背，夜里念书早上背。

时间虽只是三载，连夜里算来整六春。”

公子说：“哦，你这么好的天资么，怎不读书，出来放牛呀？”牧童说——

去年端坐学堂中，先生称我是神童。

只因父母双亡故，今年来做放牛童。

公子说：“哦，不错不错，为了生活。所以说‘将相本无种，男儿当自强’。往往沟头岸坎上埋没了多少人才啊！”牧童说：“修道之人，我还没问，你从何方而来？到哪方而去？”三公子想：他倒出口成章，我怎么好说俗话呢？就说——

一为迁客去长沙，西望长安不见家。

黄鹤楼中吹玉笛，江城五月落梅花。

牧童说：“喔唷，你出来千把里了吧？”公子说：“是的。牧童啊，你可不可以把我带到终南高山？”牧童说：“我做不到主呀，要问我这条牛哩。我的牛肯么，它就送角；不肯么，它就追人截。”公子对牛面前一站，叫声——

牛啊，你定是前世未曾修，背驮日月不抬头。

你度我终南高山去修道，免受轮回度神州。

这条牛真懂哩，把头低下去，把角向公子送过来。公子一想：我在三清寺得经时罚过愿的，永不骑骡马畜牲。就双膝对地下一跪，叫声——

师兄啊，终南高山路程远，我暂借此牛代步行。

这下，公子把脚对它角上一搭，往牛背上一夹。玉清真人说：“唔，背对背，靠好了啊！两眼要紧闭，耳听风响，不能睁眼，我这头牛跑起来快哩！”二人背靠背，双目紧闭。玉清真人用拨金关一道——

把它拨到九霄去，云雾滔滔就动身。

公子只听耳边呼噜噜噜如雷响，终南山在面前呈。

玉清真人歇下来：“修道之人醒觉醒觉，到了。”公子睁眼一望：啊呀，真正快哩。便问：

“师兄，你究竟家住何方？”玉清真人说——

小道下山来，黄花遍地开。

你问家何处，祖先在蓬莱。

玉清真人一阵仙风，上了天空。这下公子上了终南山。不曾跑多远，山上跳出个武士打扮的人，手提竹节钢鞭追下来了。“大胆强人，这是仙人之境，你来何干？”公子一见：“啊，我倒被你一吓。我当你是草寇大王哩！你说是仙人之境，我倒不怕你了。我来修道的，你家师父哪个？”“我家师父是三官大帝。”“啊唷，我家师父也是三官大帝。”“格未，师父叫你来就不该叫我来，叫我来就不该叫你来。你来倒来了，我又不好赶你走。这样，我们来比一比，哪家官职大，就让哪个登在这个山上。”公子说：“好的。”众位，刚才跳出来的是哪个？是九门提督之子王天罡。王天罡就比势了——

我父亲在朝九门提督职，母亲皇封正夫人。

我是提督府里香烟后，拜师求道来修行。

公子倒笑起来了——

说你家父亲官职大，比我父亲低三分。

王天罡问：“你家父亲多大官职？”“多大官职？

他是当朝一品文宰相，母是皇封太夫人。

两个哥哥职位高，一大夫来一总兵。

我是金相府里三公子，有官不做来修行。”

王天罡说：“我来修道的，不和你比官势。俗话说一山不容二主，这山嘛，就算让你，但我有言在先，以后哪个先得道升天，就以哪个为主，哪个晏成仙，就帮为主的管山门。”公子说：“好的。”这下——

师兄弟两个拍手掌，更改没得半毫分。

王天罡从此离开终南山，就到宁波府定山修道。他后来脱胎得道，还是金三公子去度他的呢。

王天罡晏了三天修成正，封为令官菩萨管山门。

丢开这个不说。单说三公子一路上山，一路吟偈——

弯弯曲来曲曲弯，弯弯曲曲上高山。

今朝来到山顶上，不成正果不下山。

三公子来到山上，见有草地一块，松树一棵，打算就在松树下修道。哪晓得一摸，《三官经》倒抛掉了。公子想不好了，经书不曾带，白吃辛苦到此地。不过不要紧，已经在家念了三四个月了，就背呀背，想呀想，倒背出来了。

日夜背诵《三官经》，忍受煎熬苦修行。

玉清真人想：我家师弟是凡胎哦，要吃人间烟火的，这里又没得五谷怎么行哦！遂用杨枝净水一洒，松果结得蛮大，球球累累，百鸟一见啄了吃。三公子想：百鸟好吃我也好吃。拾一个对嘴里一撂，牙齿几嚼，油滋滋，酥松松。哈哈，我所欲也！

饥饿就吃松枝果，渴用山泉润口唇。

不提三公子来修道，再提安童四个人。

四个安童，到早上小雄鸡一啼，睡魔虫虫入泥，人醒过来了。“三少爷，东天上晓星了，起来念早经哦！”一望，哪有三少爷，六少爷总没得！枷锁脱在地上。安童喊：“不好了哇，三少爷溜掉了呱，赶快去报！”有个安童说：“去报哇？报呀报，皮鞭在那里跳哩！”

说我们只晓得兴得慌来相得忙，没得心事管马房。”

有个安童问：“这怎办？”“怎么办，我们把脚底老太师看。”有个冒老九安童把鞋子一

脱，袜子一拉，对肩头上一甩：“走啊！”“上哪去？”“噫，你不是说把脚底老太师看？”“啊喂，这样去要吃门杠。”“那到底怎办？”“溜走哇！”

东的东来西的西，各自改名换姓做生意。”

有个安童说：“你倒说得便当，我家老太师一品当朝，能管天下，对哪里溜？”“这样，我们先起个马前课。我们四个人互相背住，眼睛闭起来。到哪里，旋到哪里；旋到哪里，就蹲哪里。”这下，四个安童互相背住，眼睛闭起来，他们在那里的时候，玉清真人在云端里望得清楚清楚。

拨金关一拨不费心，太行山到面前呈。

有个安童眼睛一睁：“啊唷，快点，不好了哇。

横一岸来竖一溜，跌在老太师家泥堆头。”

另一个安童站起来一望：“不是泥堆啊，泥堆没得这么大哇！你望望看，还有石碣，这是山啊。快去看看，这叫底高山？”有个萝卜花眼睛安童跑去一望：“哦，是太行山。”另一个安童对那一望：“唔，你眼睛萝卜花，到夜不认得家。‘大’字肚里有一点的。这是太行山啊，我们上太行山去修道啊！”“我们修底高道？”“唔，我家三少爷念《三官经》嘛，我们好去念‘三官号’呢！”“好的。”四个安童上山了。

第一个安童说：“弯弯曲来曲曲弯。”

第二个安童说：“弯弯曲曲上高山。”

第三个安童说：“今朝上山来修道。”

第四个安童说：“我现成瘌子做和尚。”

一来来到山上，遇见虚无老祖在山上访徒。安童对地上一跪：“拜见师父，我们来修道的。”“你修道念底高经啊？”“我们念‘三官号’。”“哦，只有《三官经》《三官忏》《三官诰》，倒不曾听说有‘三官号’。你倒念点我听听看。”这下安童到山上拾一根柴当木鱼棰子敲，就念“三官号”：“南无三官大帝菩萨，南无三官大帝老子，南无三官大帝老爹，南无三官大帝太太，南无三官大帝祖宗……”虚无老祖说：“呸！这叫什么‘三官号’，分明是胡扯乱闹！我教你，念六字真言。”“师父，怎样叫六个字真言？”“就是‘南无阿弥陀佛’。”

不表安童在太行高山得到安身处，另表相府一段情。

金相府的梅香，真是扁担戤城门——三年会说话，个个会做偈子的。早上起来，一个梅香说——

金相府里我第一，脸上不洗像黑漆。

眼睛睁得像玉碟，说起话来像霹雳。

第二个梅香说——

金相府里我出奇，叫我专门管放鸡。

鸡子赶它竹园里，鸭子赶它阴沟里。

狗子赶它场心里，一竹子打它脖里叽。

再把黄鼠狼请出来，叫它竹园里看小鸡。

第三个梅香说——

天光光来地光光，笤帚生来独柄装。

刷了前厅并后堂，还要替三少爷扫马房。

众梅香嘻嘻哈哈来到马房一望，心吓得直荡：三少爷和安童总没得了。立即来到高厅：“老、老太师哎，不、不、不好了啊！马、马、马房里挨贼偷了……”“奴才，慢慢点说，偷掉底高？”梅香说——

门不开来户不开，偷掉一张八仙台。

太师说：“去查查看，是好的还是坏的？”“老太师，好的怎说，坏的怎说？”“坏的，是夜把手偷了去换老酒，马马虎虎，不去追究；偷掉好的，拿张名片，送到宾州城，叫承审衙帮我看，限他三天。如果说——

他三天不把台子送到金相府，我叫他狗官做不成。”

梅香说——

太师啊，马房里偷走三少爷，顺带安童四个人。

老太师根本不相信，哪有贼子会偷人？

钱太夫人一听：“老太师啊，这点线索你总看不出来？”“夫人，你倒看出底高线索？”“我问你，三天之前，哪个在你面前说情的？”“我家三媳。”“亏你还记得，我看是年少夫妻恩爱，她买嘱安童，纵夫逃走。”

夫人说的无心话，太师以假就当真。

太师随即吩咐梅香：“替我把三媳王氏唤来！”

梅香奉了太师令，哪敢耽搁片时辰。

梅香来到沉香阁，拜见三主母：“老太师唤你，小人奉命前来。”王氏一听：“哎哟！

今朝婆婆不唤我，公公唤我为何因？”

有个快嘴梅香倒说起来了：“三主母，你不晓得？

马房里逃走了三少爷，又带走安童四个人。

还说是你买嘱安童，放他逃走的。”

王氏闻听这一声，跟手跌倒绣楼门，

又是啼哭又是滚，乌云扯得乱纷纷。

不好了哇，总说没得冤枉事，我这件冤枉海能深。

有个聪明梅香连忙跑去一把背住：“不格，三主母，我家老太师当朝一品宰相，不会冤枉人的。你去总归要去，太师要审问你嘛，你要笃行之，慎言之，明辨之，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。我家老太师不见得就吃掉你呀。”王氏没法，只得去见公公。她身上也不打扮，随手把楼门一锁。梅香说：“主母，你要锁门做底高，等会儿不上来？”王氏说——

梅香啊，我楼房户槛一尺三，下楼容易上楼难！

也有的梅香在暗里挤眉眨眼，交头接耳：“唔，她有数的，有数的……”

梅香挽住主母手，忧心忡忡下楼门。

王氏来到高厅上，拜见公公老人。

金丞相看见王氏一到，眼睛一暴，胡子一翘：“大胆王氏，你竟有吞天大胆，买嘱安童，放夫逃走！”王氏一听，直喊冤枉——

公公呀，少爷逃走我不晓得，安童逃走也不知情。

老太师一听，用手一指：“王氏，王氏，我晓得你咬口紧哩！”

我晓得东海潮头不会自转弯，你放夫逃走还夫难。”

“梅香，替我拿枷锁来！她放夫逃走，就要替夫担罪！”梅香拿了枷锁来到高厅，咣当对那一撂。有个梅香弯下腰来对王氏说：“三主母，你晓得三少爷逃在哪里！就照实说了吧！”

还出主仆人五个，省得你去做罪人。”

王氏说：“我不晓得，这是件冤枉事。你们该动手就动手吧！”梅香在老太师催督之下，只好把王氏枷起来。太师又在枷锁上贴好封条：今日还夫今日放，明日还夫明日放——

如果还不出人五个，活活坐死你在马房。

一枷一锁，梅香换了王氏就走。王氏回头对金丞相望望，边哭边说——

公公呀，你在朝纲为大臣，是非黑白不能分。

自己男女管不住，毒棒毒棍打好人。

梅香说：“三主母，既然你有这么好的口才，为底高在高厅上不辩上几句？”“梅香，在公面前有三尺禁地，我不能辩嘴。”梅香说：“三主母，撵你上哪去？上马房还是上杂谷房？”王氏说：“三少爷在哪房？”“在马房！”“那就送我上马房。”

王氏进了马房门，哭哭啼啼泪纷纷。

哭声爹爹呀，你在广南为官好几载，至今怎不转家门？

爹爹呀，你怎不来到金相府，替我女儿把冤伸。

喊过爹爹又叫娘，你把我当作掌上珍。

自从嫁到金相府，他们当我是路边人。

亲娘呀，你要快来金相府，搭救女儿出火坑！

梅香说：“三主母，你母亲来接你嘛，家里又没人支宾待客，怪只怪你家三少爷要修哩！”一听这话，王氏又哭了——

三少爷呀，你逃走应该让我也晓得，我好跟你一同行。

三少爷呀，你走之前对我说一声，我替你担枷也甘心。

另一梅香说：“三主母，三少爷走如果把你晓得，你肯让他走？”“唉，梅香，只怪我自己啊！

我不怨天来不尤人，要恨只恨我自身。

总怪我前世不曾修，今世里才种下这祸根。”

梅香又劝：“三主母不要哭了。三少爷不是逃掉的，是出门收账的。”“梅香，你怎晓得？”“主母你看哎，账簿子还在这里哩。”梅香不识字，拿起《三官经》来把王氏看。王氏一看《三官经》，犹如钢刀戳她心。破口就骂——

《三官经》阿《三官经》，你是金相府的惹祸精。

依我性子要把你撕得粉粉碎，点起火来烧干净。

梅香说：“三主母呀，你不要撕。三少爷念《三官经》逃掉了，安童哥哥念《三官经》跑掉了，你念《三官经》么，念念你也作兴就飞掉了。”

梅香说的是无心话，后来就弄假成了真。

王氏说：“梅香，《三官经》是不好惹的，惹了它要招灾酿祸。我要修不念《三官经》，你们替我到观音庵抄一部《观音经》回来。”梅香照办。从此，王氏就一心念起《观音经》来了。

王氏千金女，披枷在马房。

前生做得孽，今世自承当。

不提王氏来修道，再说在广南为官的王大人。

王老爷在广南为官，耿直无私，官清民乐。他第一任三载完满，老百姓又留他复任三载。

王乾任满又复任，六载才得转家门。

众位，王老爷在广南复任三年，王氏在马房披枷修道三年，金福公子在终南修道也是三年。金福公子在终南山三年修得怎样了？

修道修了三年整，功劳不见半毫分。

金三公子在终南山松树阴下修道，饥吃松果，渴饮山泉，一气苦修三年。不见功劳，心里想了：总说《三官经》好，哪晓还不如劝世文。我要是依了生身父母，蹲在书房里诵读“五经”，倒也可以龙门高跳了。

三公子起了退道心，惊动南海观世音。

观音老母端坐洛迦高山，忽然心血来潮。掐指一算，晓得一半：金相府三公子在终南山

修道三载，没有成仙得道，让我下界助他。

观音菩萨站起身，带着善才龙女下凡尘。

观音老母云头一落，来到终南高山，叫善才童子变作孩提模样，拿把锹在半山挖井。金三公子看见就问：“你是哪个，为何在半山挖井？”“哦，我是修道之人。家里老母生病，嘴里干得要命，我拿锹挖井，取水回去烧茶给她吃。”“啊呀，你一锹怎挖得起井来？等你挖好井取水烧茶末，你母亲不干渴杀了？”“是呀，一锹是挖不起井来，但我修道人有长心。”三公子一听：啊呀，这是说的我啊！我也是修道之人，就是没有长心。他稀稀步子就跑走了。一跑到前山，看见一个老婆婆用根铁棒在石头上磨。这老婆婆是龙女变的。三公子上前深深一礼：“老婆婆，你在这里做底高？”“哦，我的孙女要绣花，缺少一支引线针，我在替她磨针。”“啊呀，你这么大年纪磨铁棒，等你把它磨成针么，你孙女已跟你差不多岁数了，还绣什么花啊？”“哦，相公，修道之人常说呱——”

世上无难事，就怕用心人。

只要功夫深，铁杵也能磨成针。

金三公子听见这一声，脸就红到耳后根。

金三公子直对山上跑。一路跑一路想：我修道三年不成正，说来说去还是道功浅哇！

九月菊花满地铺，华幡宝盖缀明珠。

不怪修行难成正，只因我还欠功夫。

依还回到高山上，再做刻苦修行人。

观音带善才、龙女回转，走到天空遇到文殊和普贤二位菩萨。文殊、普贤问：“三奶奶，你在哪里的？”“哦，金三公子在终南山修修没得指望，起了退道之心，我去劝他一把。”“可曾回心啦？”“又去修起来啰。”“好。这是他家师父马虎，不曾想到去度他。既然这样，让我们去度他成仙。”

文殊、普贤站起身，飘飘荡荡下凡尘。

来到终南高山，文殊拔根青丝细发一变，变做一只玉兔模样；普贤一变，变做斑斓猛虎一只，玉兔在前面溜，猛虎在后头追。玉兔溜得没处躲，就对三公子怀里一攻。老虎脚一扒一个潭头，尾子一甩像扫场扫帚，跳上趴下要吃他们。金三公子一想：玉兔是弱小生灵，还不够猛虎一口，要吃就吃我吧！猛虎知道三公子想的底高，就坐下来等。金三公子把怀一开，叫玉兔溜走，对玉兔说——

你盘山过岭要小心，备防猛虎再追寻。

玉兔一走，猛虎等吃金三公子。金三公子说：“猛虎，你肚子真饿，我来割块肉把你。”金三公子望望身上很瘦，就想用刀到左手膀子上割肉。可是没得刀，就用指甲代刀，揭下一块肉约有四两重，对盘石上一搁。猛虎眼一白，“扑秃”，倒吃下去呱。还在那舔嘴撩舌，还想吃。金三公子到右膀子上又揭一块，对盘石一搁。“扑秃”，老虎又吃下去了，但还不罢休。金三公子说：“猛虎啊！”

一只玉兔没得四两重，我两块臂肉重半斤。”

三公子又对猛虎望望：“猛虎，你肚子大哩。我身上这点肉斋僧不饱，困下来尽你咬，你喜欢我身上哪块肉就吃哪块肉！”猛虎可吃他？不吃他。就从他身子这边跳到那边，那边跳到这边。跳来跳去不过是吓唬他。

这边跳到那边去，那边跳到这边来。

今朝三月二十八，菩萨替他脱凡胎。

正是当年有此事，“圣诞”流传到如今。

文殊、普贤替三公子脱去凡胎，和观音一同回转。走到半天空又遇到玉清真人。玉清真

人问：“啊呀，三位菩萨在哪里忙的？”观音说：“我助金三公子修道的。”文殊、普贤说：“我们替他脱凡胎的”玉清真人问：“可曾替他换法名呀？”“这倒不曾。”玉清说：“让我去！”

有道是：人无法名不成仙，锁没钥匙怎得开？

玉清真人来到高山，变作一个道人，手执鱼鼓简板，唱起了道情——

小道下山来，黄花遍地开。

鱼鼓一声响，唱起道情来。

小道下山来，漫步走长街。

寻钱沽美酒，自斟又自筛。

小道下山来，逍遥又自在。

问我家何处？世居在蓬莱。

金三公子闻听道情声，“师父”连连叫不停。

玉清说：“你倒叫我师父，你晓得我是哪个？”“哎，怎不认得？是你把我度出马房在此修道的，我怎能忘记哩。”“哦，你既认得我末，我就告诉你：你已经由观音、文殊、普贤三位圣母替你脱过凡胎了。我是来替你换法名的。修道之时可以叫乳名金福公子；修成正果要取法名，不可再叫乳名。”

金三公子你听清，法名叫元阳小真人。

三天之内有黄鹤到，驮你上天讨封赠。”

玉清真人替三公子取过法名，腾空而去。观音来到南天门，人还未到，嘴里就闹：“三官，三官，你好不糊涂，好不马虎！你家徒弟在终南山修道，道功完满，你还不替他封仙，度他上天？”三官大帝说：“他还没有脱凡胎，取法名哩！”观音哈哈大笑：“你还蒙在鼓里。金三公子脱凡胎，换法名，已由我们姊妹三个和玉清真人帮他做了。玉清真人还准他三天之内有黄鹤临凡，驮他上天成仙哩。”三官大帝说：“啊呀，对不起，倒又烦劳你们了。”随即来到御宰台前拜见玉主。玉主召黄鹤前来，命黄鹤立即临凡。

黄鹤奉了玉主令，掠翅起飞下凡尘。

仙风一息，黄鹤对终南山松树顶上一立。口中叫喊：“元阳，元阳，我来驮你上天。”元阳只听其声，不见其人。心想：“啊呀，我这个名字没得别人晓得，只有我家师父知道，现在是哪个喊我？”抬头一望，是一只灵鸟。元阳问：“啊，你可是黄鹤？是黄鹤你飞下来。”黄鹤飞下来，元阳一看，只有鸿雁那么大的个子。就说：“黄鹤，你能驮得动我？”黄鹤就说了——

三天之前我还驮不动，今朝轻轻驾你上天空。

元阳上前用一只脚一踏，黄鹤身子斜总不斜。两只脚一盘，像和尚坐蒲团。

翅膀一蓬尾一动，把元阳驮了上天空。

三官大帝弟兄三个正来天宫接表，元阳一见他们——

双膝跪到平阳地，“师父”连叫两声。

三官问：“哪是你师父？”“哈哈，三位总是我的师父。”三官说：“徒弟啊，我愁你中途要退道的，哪晓你竟还能修到底！”

三官挽住元阳手，到御宰台前讨封赠。

来到御宰台前，拜见玉主。三官对玉主说：“这是应化童子，已经修成正果，应该成其本位。”

玉主一看笑颜开，这等善人哪里来！

“元阳你吃尽苦中苦，我今朝要封你神上神。

元阳前来听封赠，三茅祖师治乾坤。”

三官大帝不眠笏，跪在那里求玉主加封元阳神职。玉主降旨——

元阳前来加封赠，应化真君你当身。

三官大帝仍不眠笏，还请玉主加封他神职。玉主再次降旨——

元阳前来加封赠，接本章童子你当身。

生死权在手，日日接表文。

加封再加封，可谓神上神。

玉主一封，还要到王母宫中再封，才得成功。王母娘娘对元阳说：“不好了，你要早来三天，我要封你个八仙。元阳一听，两滴眼泪倒落下来了——”

师父呀，八仙没得我的份，我枉修道到如今。

王母说：“元阳，你不要哭，我还有一仙不曾封呢！”

元阳前来听封赠，八洞飞仙你当身。”

王母顿时赐他钻天帽一顶，腾云鞋一双，袈裟一件，聚风带一根和慧眼一副。元阳说：“我朝也修，夜也修，怎就修到这些东西？”“嘿嘿，这是无价真宝，天下觅不到。你如不信，我来讲把你听。

钻天帽，头上戴，上天入地，

腾云鞋，穿起来，足底腾云。

袈裟衣，穿在身，佛家衣钵，

聚风带，腰间束，八面威风。”

“别看慧眼是两个框当，戴起来越望越清爽。对上望见三十六天堂，对下望见十八层地狱；对东望见扶桑国，对西望见老祖说法台。”“师父，你说的我总望到了，真是个宝贝。”“徒弟，你再戴起对王氏绣楼上望望看。”元阳一望，心里一荡——

楼上灰尘寸把深，王氏不在绣楼门。

楼下结满蜘蛛网，阶上青苔绿沉沉。

元阳想：“不好了，王氏上哪去了？在家一无依靠，可能到极乐村岳母身边去了？”他又把慧眼戴起来对极乐村一望——

岳母端坐高楼上，她越是年老越精神。

“啊呀，莫非到广南我岳父任上去了？”他又把慧眼戴起来对广南一望，只见岳父在衙门里开堂问事，精神抖擞，好不忙碌，王氏也不在广南。王母说：“元阳，你再对老陆地上看望，王氏可在你家老陆地上？”元阳说：“我家哪有底高老陆地、新陆地啊？”“马房就叫老陆地。”他回头对马房里一望——

王氏正在马房门，披枷戴锁做罪人。

元阳可认得王氏？认得的，但又不敢认。就怕一认末，师父要责怪他想妻。就说：“师父啊，这女子不晓得种我家几亩田，少我家多少粮。

看见一个女妓娘，点头数脑哭青天。”

王母说：“呵呵，不要吃了果子忘了树，尝了橘子忘了洞庭山。她不是张三与李四，就是你家王氏女妓妻。因你被玉清度上终南山，她被你父亲押进马房，替你担枷做罪人。你要赶紧临凡，把她度上北海浮山修道。”“师父啊，我不去。父亲同我三世里冤家，七世里对头，我哪能够临凡？”“徒弟，你抵不得从前了。现在你有百般仙法随身，能够移山倒海，撒豆成兵，呼风唤雨，唤雨来临，指山山崩，喝水断流，完全去得的。要不然，我再赐你一颗灵丹。”

元阳奉了师父令，带了灵丹就动身。

仙风一歇，元阳对马房门口一立。这在什么辰光？二更已尽，三更将初，半夜差不多。元阳抬头一望，梅香四个，结股成帮，四个人看住王氏一个。元阳想——

就凭我元阳道功深，一个人也难度五个人。

元阳想想无主意，也就如同当初玉清度他自己一样，向土地借了四个睡魔虫虫，向四个梅香鼻孔里一放。

梅香困觉如小死，麻麻木木不知神。

元阳真人在外面转溜溜，脚下踢砖头，嘴里咳断咳断吼。王氏说：“外间哪、哪个呀？”

可是梅香投送茶和点？快快端进马房门。”

元阳不做声。王氏想：啊呀，大概是跑路的，不认得路哇！就问：“你是找错户，还是跑错路？我告诉你——

向北就是金相府，向南通到宾州城。

元阳还是不做声。王氏想：啊呀，可不要是贼？公公对我无情，莫怪我对他无义。我也有一份家业，尽你偷吧。就说：“嘿，你听好，要吃东西进厨房，要偷衣裳进香房，要偷宝贝进库房。我家东库里是金，西库里是银，随你偷那桩。

多偷金来少带银，你快做逃灾避难人。”

元阳想：不好哇，把我当贼啦！我来喊她的乳名，让她晓得我是哪个。便喊：“慈贞小姐，你家亲丈夫家来了！”王氏一听，更加伤心，叫声：“不好了哇！”

夜半并深更，来了小光棍。

闯进马房内，冒名喊‘慈贞’。

我高叫安童捉拿你，送你披枷戴锁进牢门。”

元阳说：“哈哈，王氏，不要哭。我真的是你家三少爷。”“你是我家三少爷？我问你，我们游看花园，说过哪些话的？”“王氏呀，我记得呱，告诉你。

我比叶子你比花，花开全靠叶来遮。”

王氏说：“你这个油头光棍，在外头听见的，扁担头上套来的。你是我家三少爷么，你晓得我属底高？”“王氏啊，我们是两条黄牛合张犁——同耕。

丁卯年来属兔生，卯年卯月卯时辰。”

王氏听见这一声，知道正是三少爷转家门。

三少爷啊，你离我倒有三年整，今朝怎思量转回程？

“三少爷，你快点走吧，不要连累我。

金相府要捉拿你，赶紧逃难去求生。”

元阳说：“王氏啊，不要哭。我成了仙，上了天，捉不住我了。我奉师父之令，来度你的。”“少爷，你是白白来了。马房的门关的，里头的大门闩的。”“哈哈，这你不要愁，我能开的。”

元阳老祖道功深，大开马房两扇门。

王氏问：“三少爷，我问你：你是船来的，车来的，还是轿子来的？我这身上重枷重锁，一步总不得走。”“哈哈，枷锁是锁不住你的。”元阳随即念道：“天开锁，地开锁，神开锁，鬼开锁。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，敕！”

一个“敕”字不费劲，枷锁脱落落地埃尘。

王氏脱开枷锁，说：“少爷，我肚里饿来心里嘈，一步总不得跑。”“你坐马房么，怎不带点干粮来的？”“少爷，我哪晓得坐马房？早晓得这样，不要说干面，细籼也要抓两把带在身边来。”“哈哈，不是干面、细籼，是干粮哦。我到身边摸摸看，有没有吃的东西。”元阳到身边一摸：“哎，还有半粒豌豆。”“三少爷，你大人做事不小，小人做事不大哇！肚里饿，心里嘈，豌豆要嚼两大瓢哩！”“你胡说，不要吃胀杀得。只好吃半粒，吃一粒都要胀的。”王氏把豌豆对嘴里一撂，牙齿几嚼，闷酥蜜甜，连声说：“啊呀，不饱不饿。真正好过。”“好过？你不要当它是豌豆。

它半个黄来半个青，费了我师父许多心。

王氏啊，这豆五百年才结这一粒。三年前，师父带半粒把我，度我逃出马房；今朝我带半粒把你，也把你度出去。”“三少爷呀，我……我……膝馒头发松，直对下要壅。”“来呀，你背住我肩头，我保住你衣袖。如果耳听风响，你不要睁眼。”王氏照办，说声：“走、走哇，少爷！”“行、行哇，王氏！”一个说走，一个说行，二人脚底就腾云。

把王氏带出浮云三千里，北海浮山面前呈。

仙风一收，元阳把王氏对浮云山一丢。元阳说：“王氏，眼睛睁开望望看。”王氏一望，啊唷喂，平口泼浪的水。

一望无边东洋海，浪涌千里怕煞人。

王氏说：“少爷，此地四周总是海，脚下有个滩，倒像个浮余山。

我在家还有马房坐，此地何处把身安？”

元阳说：“王氏啊，你要住房子容易的。你眼睛闭起来，我来帮你砌房子。”王氏眼睛紧闭。元阳用手招一招，千根木头趁浪飘；念动真言咒，张班鲁班下凡尘。凡人要造好几春，仙界只要片时辰。

张班鲁班下凡尘，蚰虾胡子两边分。

砧砧斫来斫砧砧，日出卯时造完成。

房子造好了，元阳说：“王氏啊，你再把眼睛睁开望望看。”王氏睁眼一望哦，金漆旺旺，鲜红堂堂。

屋上总盖琉璃瓦，根根椽子雕金花。

元阳问：“王氏，这下可开心呀？”“少爷，又没有哪个陪我作伴哦！”“哦，这也容易的。”元阳念动真言咒，道魔仙姑下凡尘。道魔仙姑姊妹四个，齐叫王氏“三娘娘”，也有送她引线，也有送她木梳，也有送她镜子。王氏说：“哈哈，仙女呀，我不梳妆打扮，不要木梳镜子；也不绣花纳朵，不要引线剪刀。”“三娘娘啊，这是无价之宝，哪块觅得到？你如不信，我讲把你听。

引线生来两头尖，一头穿线一头连。

虾兵蟹将百零八，穿成佛珠念成仙。

木梳弯弯像把弓，天天搁在绣房中。

金丝秀发重整理，一忽睡到东方红。

镜子生来四角方，一块青铜亮光光。

前一照来后一照，照见你在望西方。”

元阳说：“王氏，这下可有点开心呀？好在此修行啦！”“少爷，那你到哪块去？”元阳说——
我修道不忘师父恩，到福禄宫中接表文。

王氏说：“三少爷，你倒走了，把我丢掉，你几时来呀？”“噢，我将袈裟为凭。

文佛袈裟紫云衫，一心削发做和尚。

尔为尔来我为我，无事不到你浮山。”

王氏说：“三少爷，你有心成佛，我也有心上天。我也来表个心意。

文佛袈裟紫云衫，一心削发做尼姑。

修身来到汪洋海，不要你这小丈夫。”

元阳真人站起身，福禄宫中接表文。王氏在北海浮山，由道魔仙姑姊妹四个陪她修道。

也算得到安身处，北海浮山办修行。

丢下此事暂不表，再提金相府内情。

第二天小雄鸡一啼，睡魔虫虫入泥，金相府马房里的梅香都醒过来了。有个梅香眼睛

不曾睁，嘴里就开声：“不好了，东天上晓星，三主母好起来诵早经啦！”另一个梅香说：“吵底高嗓？三主母，六奶奶总没得了！”众梅香眼睛一翻，只见枷锁一摊。七嘴八舌，吵得不歇：“这遭不得了啦！三主母又没得啰！你们赶紧去报。”“去报？报呀报，三十门杠发跳。你挨打三十，我挨二十九，又痛又现丑。我们去说谎吧！”“说底高谎？”“啊，说上天的谎，入地的谎，飞过海的谎。”有个梅香说：“我、我、我去说个脱节谎。”“好的，说谎说得脱节，打起来总不肯歇。”

说谎梅香前面走，圆谎梅香后面跟。

人还不曾到，两人就哇哇叫：“老、老、老太师……不、不好啦！”“大胆犬奴，怎样不好？可是楼房要倒？”“不、不是的，三年前的事体又到了哦。”“你这奴才，底高三年前三年后的事体？”

三年之前逃走主仆人五个；

太师问：“三年之后呢？”

三年之后，三主母逃出马房门。

老太师一听，拿梅香出气：“哈哈，我晓得得了，你们调得忙，笑得忙，哪有心事看马房！”“老太师啊，不要冤枉我们哎，我们掮枪舞棍，有瞌睡总轮流困，从来不曾离开她。就到这几天哦，不晓得翻点底高腔，主母在家念调儿‘梅香啊，我要成仙啦！嘿，我要上天啦！’

今朝到了半夜中，腾腾空空起狂风。

东边吹得滴滴搭，西边吹得叮叮咚。

谯楼更鼓三更响，又刮起一阵转溜溜风。

屋上吹了一个洞，吹得三主母上天空。”

太师说：“你这奴才，怎不背好了她的？”一个梅香说：“我背住她的手哇，给她一冲，一个倒栽葱，我就随手背住她的鞋后跟。

太师如果不相信，鞋拔衬还在我手中。”

太师说：“当点心，我要叫安童去查的。”“太师，尽管去查。”梅香说谎心虚的，赶紧在前头先跑。一双鳊鱼脚，倒有八寸八，一跑劈劈啪。来到马房门，台子上面垛大凳，捧住个门杠，冲掉三根椽子四块瓦，开了一个大天窗。等太师一到：“太师啊，你看呀，就是走这块出去，上天的。”

太师想想真稀奇，马房能有上天梯？

太师想想无主意，去对钱氏夫人说：“不得了，金相府今夜出了大事情。”“怎？”“三年之前逃走不孝子，今夜逃走了王氏三娘。”“太师啊，我在家当家数载，虾不跳，鱼不动。嘿，你到家规矩重哩！你会枷会锁哩！”

逃走公子是自己生，逃走王氏是别家人。”

亲家四品太守，也是个朝廷命官。他要是——

到金相府里接婿女，你怎还得出来他们两个人？

交不出婿女两个人，亲翁也不是省油灯。

太师一听，心神不定：“安童，替我划轿过来。我在朝纲里好好的，你们婆媳四个写家书进京催我回来。要说不回来吧，你们要赶了进京；现在我回来了，又把事情对我身上推。

我到朝纲去保主，非关我事半毫分。”

钱氏一听，吓了大半条命。太师一走，天大的事都丢把我了。钱氏夫人晓得老太师生气，赶紧陪个笑脸：“太师，不要动气，我们来商议商议。一人商议没得智，二人商议没得事。三年之前呀，宾州兴灯，多少人家小姐轧跑掉了，写个告示贴出去，也慢慢寻到的。我家不好出个告示？”“夫人，这个人家要笑的。出告示末，印又不曾带家来，告示不用印，算底高

告示？”“啊喂，你真真考究哩？红笔拖拖，画它几个螺螺。

告示张贴四城门，哪敢讹断你老人！”

太师说：“啊呀，夫人，八股文章我会写的，这告示我不会写。”“噫，你不会我会。我来开口，你帮助手。上面写它几个大字：‘金相府告示’。下写：‘当朝一品，同缘钱氏，终年所生三子。长子习文，接本御史；次子习武，边关总兵；三子金福，一不习文，二不学武，懒读诗书，好做道人。被父责打，送进马房，受刑不过，黑夜盗库金银，买嘱安童，带妻逃走，不知去向。送信者赏银五百，送人者赏银一千。若藏金家儿、媳，一旦查出，满门抄斩，鸡犬不留。各各遵照毋违！’”太夫人说，太师写。写好了，太师叫来安童：“替我把告示张贴四门。”安童一听，对那里一钉，动总不动：“老太师，就一张告示，叫我糊贴四个城门？要说撕做四块，有头无尾，又看不到个鬼。要是不撕开贴吧，管到东门，又管不到西门；管到南门，又管不到北门。”

太师一听笑颜开，依还又照样写起来。

一张眷两张，两张眷四张，四张眷八张。

告示张贴四城门，城里城外总知闻。

俗话说：江湖常常流活水，南北道路有人行。上市上街的人就议论纷纷：“老朋友，我上当哩。钱粮国税完得早，不曾讨到巧。”“怎呀？”“城里有皇上告示贴出来了：监牢里罪犯赦一半，国课钱粮减三分。”“你这个老朋友哦，皇上告示么，有九头狮子黄金印盖上头的，它上面又没印，不是皇上告示。”又有人说：“东门外面有爿绸缎店，只晓得卖，不晓得欠，他出告示招揽生意的，我们去买便宜货！”也有人说：“金相府里三公子跑掉了，出告示寻人。”“唔，作兴的。听说金三公子吃素修道，作兴成仙，作兴上天，也作兴给菩萨度走了。”还有人说：“这种人家威风到顶了，不得再发达啦。”

也有人，说金家，气数已尽，

也有人，说金家，冤孽再生。

上等人，说金家，成仙了道，

下等人，说金家，出了“报应”。

相府告示像只红嘴绿鹦哥，买的少来看的多。

有的念告示的人想发财，头上不念，尾上不念，单零零念中间：“送信者赏银五百两，送人者赏银一千。”哎，卖菜的老朋友倒听见了：“二老官啊，帮我把担子带家去吧。”“你上哪去？”“我上金相府啊。他家儿媳跑掉了，我去送信啊。”“亏你想得好，我来帮你带担子，你好去领赏？”“何苦哦，你我住在沟东沟西，请你这点事总不肯？”“老朋友，你不要想发广东财，他家逃走一子一媳，外加安童四个，还说库里少了金银，告示上又未曾载明少掉多少——

背不起他说句糊涂话，你倒要还他金子又还人。

这个卖菜的给他一吓，命总没得：“这样说，我不去了。”但他还想碰碰运气——

挑副担子就下乡，卖点百合和生姜。

耳朵放长点，眼睛放亮点。

如果碰到金家儿媳妇，赏到银子是一千。

不提相府出告示，再提广南王大人。